

〔清〕張五緯 輯

風行錄

百菊溪中丞風行錄叙

歲庚申，余奉天子命廉訪楚南，謁別朝紳，出膺外吏，兢兢焉如懼失墜。道經岳麓陽，都人士嘖嘖稱太守賢。泊接治堂於官，與之言識力，有過人處。輒心計曰：是固循吏中之有守有爲者也，默志之。比之省，舫齋祖中丞亟稱其才；借治首郡，不數月間，政通人和，百廢具舉，道不拾遺，案無積牘。古人謂風流而令行者由此其選也。會衡州穡事不登，賑濟孔迫，復檄治堂經理之。措置井井，民氣復而庶務亦就理，故百姓之被其澤也滋多。而流風善政，益無減在屋沙、岳麓時。嗣余由浙之黔，與治堂一晤於湘江舟次。繼而轉徙天南，遂久不相見。去冬問政東來，途出泮江，晤魯心齋太守。心齋與治堂皆著績熊楚間者，因即以治堂詢。心齋出一編見眎曰：「此岳陽士大夫爲治堂梓以述德者，名曰風行錄，見是編如見治堂也。」余於途間讀既竟，言雖不文，而摘伏發奸，洞若觀火；興利除弊，朗若列眉。且彙三郡中之條教號令，而一旦梓行於紳士。知紳士不惟不以爲畏憚苦難，而思之、慕之、則之、傲之，甚至尸之、祝之而不得，而集之、而梓之。嗚乎！此以知民情之大可見，而善政之入人深。行治堂之言，胡政不舉，曷令不行？旋至而立有效也，地方何憂不治？余自幼承先業，竊科名，備位詞垣，觀風學校，承乏畿圻者，垂三十年。毅然思有所表見，以答遭際。顧志焉而未之逮，荷主上下次柄用，秉臬開藩。今復畀以封疆重寄，凡求所謂當務之急者，日願與諸大夫講明而切究之。讀是編而竊嘆先得我心，

其言有物也。方今聖明在上，求賢若渴，才哲蔚起，果其爭自濯磨，早夜求治，夫何不可登循良之選者。不必治堂，不必不治堂，有治堂之守可也，有治堂之才可也。有治堂之守之才，而力行是編可也；無治堂之守之才，睹是編而觀摩奮興焉可也。天下如治堂者多矣，予固不數數見之，或庶幾旦暮遇之。讀是編而以佩治堂者，慰治堂且冀百爾君子之皆爲治堂也。故不禁心折，而樂爲之序。

嘉慶九年甲子，上元後三日，三韓菊溪百齡書於桂林節署。

百齡野中丞題詩跋

司馬溶川廉訪使序

涇陽張氏右族也。其家風雍睦，嘗以七世同居，荷聖天子御製詩章褒美焉。迄於今，且十世，姒續益蕃，而聚族合爨者如故。治堂太守以克家令子，年未弱冠，由貳尹從吏事於江右。效能著績，累遷南昌司馬，廿餘年間，莅臺司者數以十計。寬猛奇正，性學不一，而莫不倚之若左右手。理繁治劇，行所無事，咸謂其才大，其能多。庚戌夏，余秉臬江右，得與共揖。初見之，聞然少年耳。聆其言，敏慎簡要，皆有次第。察其政，無煦煦之仁，而所治有雍雍之氣；無赫然之威，而所爲有肅然之體。謹於事上，恭於交友。友朋咸賴之，亦能收友朋之益，無甚之者。余然後知治堂非止能吏，是循吏也。乙卯藥洲中丞以累決疑獄，例得上聞，奉特旨入覲，還出所著初任須知一卷質是於余。余循覽一載，益知治堂用心之厚，從事勤而講求精也。夫人筮仕之始，得有親民之職，視所治如一家，鄰境如宗族，等而上之，以至於督撫大吏，官愈尊則家族益大，家國一體，齊治同源，無以異也。一家之中仰事俯育，旁及平交，教養賓祭，事不一途，而道非一轍。加之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無論巨族名宗，雖數口之家不免。非用心厚而勤事精求者，處之弗離即慢，鮮能無愧堂構者。治堂是編雖爲初任者言之，然意不盡言，言不盡意，在善讀者類推意廣，承家可也，當官可也，爲能吏爲循吏無不可也。今年春，治堂蒙恩

特授知兗州府事，未莅任旋以憂免。他日本此類推意廣，因時制宜，益勤其事，而彌精於求。即一郡之治，等而上至督撫大吏可也。吏事云乎哉？初任云乎哉？是為序。

時嘉慶元年秋七月既望，江西廉訪使者司馬駒書。

夫天下之為郡縣者，其始也必以治民為本。而後可以及於刑賞。夫刑賞者，治民之具也。治民之具，必以法為準。而法之為用，必以情為斷。情者，法之所由生也。法者，情之所由歸也。情法相濟，則民無不化。情法相離，則民無不怨。故君子之治民也，必先慎乎法。而後慎乎刑。慎法者，慎其始也。慎刑者，慎其終也。始慎則民安，終慎則民服。民安則民化，民服則民治。民治則國安，國安則天下歸之。此治民之要道也。然法之為用，必以情為斷。情者，法之所由生也。法者，情之所由歸也。情法相濟，則民無不化。情法相離，則民無不怨。故君子之治民也，必先慎乎法。而後慎乎刑。慎法者，慎其始也。慎刑者，慎其終也。始慎則民安，終慎則民服。民安則民化，民服則民治。民治則國安，國安則天下歸之。此治民之要道也。

江西廉訪司馬駒書

岳陽孝廉徐經師叙

昔周公之居東也，當其未至，東人慮見公之難；及其既至，東人喜見公之易，於是乎賦伐柯之詩。迨成王欲召周公，東人明知公不可留，而惜公之去，於是乎賦九罭之詩，一則曰於汝信處，再則曰於汝信宿。東人之依戀公，若孺子之於戀母。狼跋之卒章，曰德音不瑕。蓋公居東之日，與東人言者，皆公之德音也。公將去而思公之德音，公不可留而公之德音長留可也。此東人服公之教，思公之誠，微詩人其孰能言之？岳郡負山濱湖，形勝最雄，特以界乎南北之衝，地瘠民貧而多訟。朝廷簡賢能以鎮守之，實湖南之劇郡，非可卧理者也。自嘉慶己未歲涇陽張公守郡，期年之間，政化大行，士習民風，蒸蒸日上。始而畏公，繼而德公，繼且愛公。有斐君子，終不可諉兮。今日邦人之於公，誠有終不可諉之慕焉。公治行著於江右最久，岳郡風烟比鄰，當公之未來，固已竚公之來。及公之既來，果有以慰民之望，感慮公之去。無何，公量移長沙，又量移衡州。於是飲食、祭祀必祝公之歸。今年二月公果歸，岳百姓額首相慶，以樂公之歸，而慮公之去更切矣。督撫知公，聖主知公，湖濱一郡誠何足以囿仁麟而翔威鳳哉？於是哀公平日所頒之條教，並長、衡兩郡所頒者都爲一集，名之曰風行錄，梓而行之，家寶一編，朝夕觀覽，提撕警醒，以爲省身寡過之端。蓋公之條教，皆公之德音也。幸及公之未去而勉從公教，而是編之流播，惟願邦之人終身奉之，子孫守之，則民生日裕而風俗還淳。公之德音常在人心，與

東人之詠周公何以異哉？他日者，公建牙開府，入贊黃扉，佐天子出令，薄海將沐公之德音而綉裳赤舄，邦之人獨得申其私慕，實此邦之大幸。清選得附名簡末，則又清選之私幸也。公姓張名五緯，字治堂，號蓮浦，陝西涇陽縣人。公家九世同居，疆吏以聞，高宗純皇帝御製七言律詩二章，特詔頒賜旌其廬。公恪守家法，此公出治之本也。應並著之，俾共仰焉。謹序。

嘉慶八年七夕。巴陵縣舉人原任江華縣教諭，在籍候選徐清選頓首拜撰。

史柘溪觀察使序

余自捷南宮、擢儀部，循例需次者，幾二十年。是時四方寧謐，百姓安樂壽考。余以閑曹備官襄贊，奉職尤易。日與諸名公巨卿講求治術，縱談經世事。凡所爲修之家而獻之廷者，靡不洞徹其本原而窮極其始末。至於吏治之瑣雜，民風之變幻，目所未睹，耳所未聞，輒心易之，以爲無足介意。庚戌秋，奉命出守滇南外郡，下車即詢風俗，勤考課，自上臺頒示，以及牧令之所申請，悉心周覽，日不暇給。於是又知民俗之刁悍，實有出於人情意計之外者。而地方官吏或怠慢自安，稍不加檢，罔不墮其術而懼其咎，思欲剔除弊習，編列成規，爲筮仕者導之先路。時值獫狁不靖，軍問往來絡繹旁午。又奉大吏差委，督兵協捕，觸冒瘴癘，罷竭心力者歲餘，而於地方庶務，多或未遑詳悉。迨凱旋奏捷，余例得議叙，恩賞逾格。旋又以卓薦，俸滿保題，赴京引見後，特擢湖南衡永觀察。夫衡、永爲民獯雜處之地，奸宄出沒，號稱難治。衡又當楚南喉咽，商賈輻輳，人情豪悍。余蒞任數年，漸悉弊竇。翦兇懲惡，良淑稍安。又慮一人知識不能周悉，冀得一有守有爲者與之商榷共理。今年六月，適岳州太守治堂張公來攝衡篆，余素聞太守之廉明端直，足堪倚仗，心竊喜之。及見其設施籌畫，佈置裕如，數月以來，庶政就理，四境恬然，又益心韙之。因歷叩其生平抱負，必有大過人者。太守猶謙讓，未遑即自陳所見。諮詢久之，始出一編以相質正，皆歷任江右時得之心而筆之書者。余然後知太守之化理如此其神

且速者，蓋有本矣。余既以有志未逮為恨，及讀太守所著，又幸其先得我心，因序數言於卷首，俾廣為傳佈，以為當世之為循吏者法。

嘉慶六年，嘉平既望，湖南衡永觀察使積容書。

（此處為模糊之正文，內容難以辨識，僅能辨認出「嘉慶六年」等字樣）

史林判牘考

涇陽張公歷任岳長衡三郡風行錄序

竊以守土親民之官言吏治不言教化，而欲民之日遷於善，此必不可得者也。然教必兼養，驅饑寒之人而爲善，此又必不可得者也。論語曰：「善人教民七年」，可使足民。必曰比及三年，今能自必其久任乎？湘中素稱產米，近則歲屢豐而穀彌貴，田不加闢，生齒日繁，訟獄滋興，情僞百出，將何以養之、教之哉？且泥乎古而不通乎今，非獨收效遲也，必有扞格難行者矣。不見夫醫者之爲病乎？藥是良藥，方是古方，服之而病不瘥，良以古今人不相及，稟受已不能無厚薄之殊。加以七情六慾之感，風寒暑濕之侵，隨時隨地各有不同。惟能窺乎百骸腠理受病之源，洞若觀火，緩則培其本，急則救其末。其立方也，師古人之意，不泥古人之跡，而後藥不妄投，效可立見，是所謂良醫也。爲政之道亦猶是耳！孟子曰：「有達材者。」孔子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達之云者，知能通達之謂也。以一己知能之通達，達乎民之隱，達乎政之體。以故居官一日，則盡一日之職。盡一日之職，則有一日之效。若是者，於我太守涇陽張公有焉。公家世孝友，少承庭訓，年十三孤露，十九筮仕江右。太夫人訓公曰：「少年人何事不可學，而能當官文書，豈必籍幕中捉刀者乎？」公受命惟謹，鷄初鳴，攝衣冠而興，燒椽燭兩枝，治事無間寒暑，垂三十年如一日。嘉慶四年夏，奉命守岳州，期年移守長沙，又期年移守衡州，又期年復歸於岳。公所至利有可興者必興，弊有未革者必革。所頒條教，洋洋千言，援筆立就，識

見明卓而思慮精到，患未形或先事以弭之，獄已具或因事以誠之。良善者閱之而鼓舞，奸黠者閱之而面赤背汗，改過遷善，有潛移默奪之功焉。而於穀價昂貴，民食不給之時，尤悉心籌畫，務令貧富相安而相濟。數年以來，積存底本，彙爲巨編數冊。巴陵士民沐公之澤最深，請刊刻傳佈，名之曰風行錄，俾闔屬士民，家奉一編，以永公之德而問序於玉垣，固不敢辭也。謹按周易渙卦九五之繇曰渙，汗其大號。玉垣詳考諸儒經說，概刮其意爲之說曰：汗爲心液，達於膚腠，宣人之壅滯，愈人之疾苦。爲民上者，布政令於百姓，所謂渙，大號是也。然必居得其政，履得其中，而所渙之號，亦必由心而發，乃能洽於百姓之心，有以宣百姓之壅滯，愈百姓之疾苦，如人身之汗，由中心決於四體，有以渙群邪而復元氣。此繇詞之義也。若我太守張公之條教，洵足以當之矣。三代以下，言治術者莫過於諸葛武侯之治蜀，所傳條教或疑其文彩不艷，而過於丁寧周至。史官陳壽曰：「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群下矢誓故也。武侯所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今公之條教，可謂千載一轍矣。公方慮村夫野老不能盡喻我意，是以不憚丁寧周至，若文彩之艷奚爲哉？當今聖天子宵旰親政，勤求民瘼，公之政績將膺特達之知，不次超擢，敷奏陳謨，稽拜於彤廷，必能如陸宣公之奏議，爲天下後世所傳誦者。玉垣雖不敏，尚能爲公序之。謹序。

嘉慶八年五月二十日小暑，權巴陵縣知縣澈浦陳玉垣頓首拜撰。

風行錄卷之一

岳州府

嘉慶四年六月到任

嚴禁歲試各弊

爲歲試屆期，特嚴積弊，曉諭告誡事：照得考校爲朝廷之盛典，童試實科目之始基。持衡者弊貴整除，赴試者分宜謹飭。本府訪得岳郡歲科試卷，禮房往往昂價居奇。初考自六七十起，終覆加至數百文止，並不遵照例價。積習相沿，牢不可破。推原其故，皆由門印暗得陋規，飯食借資供給，以致單寒介士，應覆無資，非無上進之心，實慮銖求之累。而貧而不肖者，即至玩法售交，誤人子弟。是卷價之昂，所關甚鉅。況門印所費，不過油硃，保難捐廉發給？若夫終覆獎賞飯食，原因該童文理清通，量加優待。如仍取給於卷價之中，則官收加惠之名，童輸供應之實，以人食人，尤爲可笑。更有學中結費任意濫取，多方勒捐。查廣文均從科目出身，何以司鐸以來，頓昧從前面目？一任學書、門斗勾串把持，毫無覺察？此皆責之在官者，固宜體恤諸童，亟爲禁革。至於諸童應試，尤須謹守父師教訓，士先品行，而後才華。諸童齊集郡城候考時，斷不可宿娼賭博，酗酒滋事。進場應試時，更不可袒衣跣足，來

往叫囂。甚至賞試招搖傳遞，懷挾代倩諸弊，或竟干犯繼燭，雷同抄襲，不完各規，條宜自製佳文，切莫擅施故技。茲屆試期伊邇，合先出示曉諭。爲此示仰閭屬應試諸童及書吏人等知悉，此番考試，歷次卷價，均遵定例，以三十文爲率。學中結費准取錢十五文以作借卷造冊紙筆之需，所有門印費用及終覆飯食，概由本府捐廉備辦，不准得受絲毫陋規，以遵功令。至於本府考校，一秉至公，杜絕請託。倘有棍徒撞騙，許即指名稟府，以憑按例查辦。其諸童齊集郡城，不得故犯前指不法各款，致罹三尺。入場應考如有犯招搖傳遞者，定行提究。有犯懷挾代倩者，定行逐出。有犯繼燭雷同者，概不招覆。有犯抄襲不完者，概不錄取。以上諸條毋得誤蹈，自貽伊戚。而且清真雅正，文章之格律，當遵溫厚和平；詩句之鏗鏘貴叶。膳寫既須端楷，草稿尤重全完。脫穎者，定當拔爾前茅；磨勵者，幸勿辜予厚望。各宜勉旃毋違。特示。

嚴禁無情詞狀

爲嚴禁仍遞無情詞狀新造財豪名色，以杜誣累而厚風俗事：照得本府蒞任以來，訪聞岳郡積習，每藉子虛烏有之事，率捏不經荒誕之詞。妄控滋累，事非實在，詞不近情。又慮無以聳聽，擅加爲富不仁字樣，摭拾劣蹟瀆陳，一蒙准理，即多方嚇詐。此地棍串害良善，訟師賣弄之故技也。查作詞原以伸理冤抑之情，是以官爲設立代書，即有親朋鄉里，代爲據事直書，亦所不禁。如敢肆其簧鼓，誇張爲幻，不第原告人致受誣告之尤，即作狀人亦干教唆之罪。積弊成風，誤犯可憫，業經本府分別出具剴切告

示，並飭發各縣遍貼曉諭，復於狀式內刊載二條，各在案。茲據巴陵縣民婦孫龔氏具詞控告族叔孫尚恒父子佔屋一案，本府當查該氏前負冤單，於放告日跪於塔下，並無呈詞諭解，冤單呈閱。據稱因年饑，同夫入川覓食，所存房屋封閉緊鎖，今已離家二十餘年，夫病故。本年因避教匪奔回，八月內至岳，不見舊屋，止見新廳棟宇，供與冤單約略相同。本府當堂詰問，覓食遠行，封鎖房屋，自應託人照管，有無鄰佑族親字據。該氏緘口無詞，毫無指實。隨將冤單擲還，逐出稠人廣眾之地。共見共聞之事，何物訟棍，膽敢以事隔月餘，料必遺忘，故作死灰復燃之訟。詞內抹煞前情，飾砌裝點，捏稱託族叔孫尚恒看管。又稱財豪孫尚恒父子謀創成錦。又以孫尚恒作爲抱告。種種矛盾，殊涉不經。既稱祖遺分秉等語，果有分關秉執，何以自甘緘默？今日具控，又不檢呈執據，顯係主唆申詐。本府前發告示及添刊狀式，止許就事論事，不得再用富豪等項字句，豈竟猶未盡知耶？果使竟用富豪句語，或可僞爲不知。今詞內新造財豪名色，其爲明知避用，更無疑義。意欲聳動本府允准乎？蓋欲使孫尚恒閱詞自計耳。該訟棍之奸巧，膽玩不法已極。若不嚴拿懲治，將見爲富不仁之誣，從此又易爲財豪不義之害也。本府示禁安在哉？除據詞批示並查拘訟棍任國第枷號示衆外，恐爾民未盡周知，合再詳晰出示曉諭。爲此示仰屬軍民人等知悉。嗣後遇事呈告詞狀，告狀人止應就事論事，作詞人猶宜據理直書，不得混用富豪、財豪一類句語，串通詐害；亦不得混用摭拾遠年無據之詞，賣弄刀筆，致涉無情不實，各貽重究。至善於譏謗，工於頌揚，亦屬無耻之尤，並着一體禁革，以杜誣累，以厚風俗。本府言出法隨，斷不曲持三尺。如謂紙上空談，一經再誤，則訟棍任國第之鑒，亦當視同覆轍也。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札飭各邑查辦刁佃控案

爲刁佃欠租踞莊，嚴飭速行斷迫，以杜訟端事：照得置產招佃，兩有裨益之舉。按畝交租爲大勢，皆然之事，且田主每年輸糧納餉，活口養家，全賴於斯。雖歲有豐歉，田有肥磽，應減應交，自有常例。照議按田完納，最屬公平，何以抗欠霸踞，竟至刁佃成風？推原其故，非恃莊屋遼遠，即欺田主愚懦。更有可仗以逞其刁者，一經田主控迫，即以應交租穀之半賄囑原差，遂可安然無事。或賄商經差，捏情誣控，計圖抵塞，或主婦女蠻賴強索貨資，甚至毀壞田屋，做死恐嚇，裝傷訛詐，誣告田東，經差串同私押，藉此又得分肥。是田主空賠無租之賦，佃戶反享無田之租。由此刁風日盛，言之殊堪痛恨。總因有司率以告租爲細故，蠢役隨視官法如弁髦，既受賄而包庇佃人，復持票而盤算田主，縱使迫得些須，並且化爲烏有。歷任相沿，致成惡習。若不立法嚴飭，何以儆刁蠻而安良懦？除出示曉諭外，合亟札飭。爲此札仰該縣立即遵照，嗣後如遇田主控告刁佃欠租踞莊等情，查明如係積年慣欠，爲數雖少，以及年歲豐收而新欠多租，並佃戶借貸田主錢穀積欠未清，將佃戶差喚到案，查照原有進莊銀兩，照數抵償外，所有餘欠，仍即嚴行比追給領，勒令出莊，另招耕種，不得任聽惡佃抗踞至春不起田。此指並未欠租者而言。如上年控迫在先，頑佃抗不清楚，挨至次春輒云田已耕犁，糞草已佈，藉端索詐，霸不退莊。此等刁風，尤應嚴究。其田主將產轉售，新業戶另欲招佃，即令鄰保公同估給工本，不得藉臨春不退，恃強抗踞。至田塘莊屋應否修理，以杜藉端抗欠之弊，倘不肖佃戶架捏情詞控告田主，當堂訊明，

如係虛誣，即應據實究辦，毋任串賄經差，包庇拖欠。自此嚴飭之後，如有赴府控告刁佃抗欠，蠻賴詭詐，並經差包庇前項情事，定即親提刁佃嚴懲，並將經差鎖拿到案，從重究辦。仍將通飭各屬辦理控佃章程，再行出示曉諭，務須城鄉周知，並將遵辦緣由報府，以憑察核，慎毋違延。速速。

再行諄切曉諭刁佃欠租霸莊

爲再行諄切曉諭以杜訟端事：照得置田完課，佃種交租，情事相同，本無二致。前因刁佃欠租踞莊，以致紛紛控追，經差復受包庇，遂使積習成風。業經本府出示嚴禁，並飭縣凡遇此等控案，查明如係積年慣欠，爲數雖少，以及年歲豐收，新欠未清，將佃戶差喚到案，查照原有進莊銀兩，照數抵償。外有餘欠，仍即嚴行比追給領；勒令出莊，另招耕種，不得仍任聽惡佃抗踞至春不起田。此指並未欠租者而言，如上年控追在先，頑佃抗不清楚，挨至次春輒云田已耕犁，糞草已佈，藉端索詐，抗不退莊，此等刁風尤應嚴究。其田主將產轉售，新業戶另欲招佃，即命保鄰公同估給工本，不得藉臨春不退，恃強抗踞。至田塘莊屋應否修理，令該佃戶請田主勘明，自行修葺，以杜藉端抗欠之弊。倘有不肖佃戶架捏情詞控告田主，當堂訊明。如係虛誣，即應據實究辦，毋任串賄經差，包庇拖欠等因。除行縣遵照外，合再諄切曉諭。爲此示仰合屬軍民人等知悉，爾等當思田主置業艱難，每年輸糧納餉，活口養家，全賴於斯。所有應納租穀及早完交，免致催索。即偶遇歲歉，應交應減，照依常例，慎勿逞刁圖抗，致受比追。即使賄差拖延，於本身毫無實濟，與其被控終須完納，莫若先清，轉得安寧。倘敢怙惡不悛，

一經控告，定即親提到案，按法究辦，決不姑寬。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札巴陵封僱船隻於票內註明隻數

札巴陵縣知悉，照得岳屬襟江帶湖，凡遇往來差使，不得不僱募船隻應用。本府蒞任，訪得岳郡向無船行，止有小夫頭名色，三五成群，假藉差使名目，攔河擄舡，搬錨撤槳，指官脅制。稍不遂意非法勒措，即逞強毆搶，大爲行商之害，不可不嚴加懲創。久經本府出示嚴禁，並飭該縣遵照。如遇差需用舡隻，須憑縣印封條，仍於差票內註明舡數，勒限即日繳銷。各在案。今查羅希榮於十七日所呈十五日縣印封條，何以並不遵照即日稟銷，竟敢稽存三日，以致藉有印票，將往來船隻攔河截留，任意訛詐，膽玩已極。本應立斃杖下，以快人心。姑寬時日，先將小夫頭段愷、易華、船總江科兒責懲，枷示河干，交地保嚴行看管，並將陳興、姚華、杜德、胡先、劉槐等一併示革外，合亟嚴飭。爲此札仰該縣即便遵照前檄，嗣後如有差事需用舡隻，務須給發印封，仍於差票內註明舡隻數目，勒限即日繳銷。並將段愷等差名即於卯冊內開除，毋許復充，再行滋事。並不許私立舡總名色，倘仍前玩違，定惟該縣是問矣。慎毋自貽後累，切切。

嚴革小夫頭毋許藉舡總名色復充

爲再行嚴切曉諭事：照得小夫頭橫行湖面，爲害商旅，業經本府示革，並將先後辦理章程，行令該

縣除卯立案移交。各在案。今據該縣具稟招充舡行一節，查岳郡水陸衝衢，往來仕宦客商經由之地，何以歷年竟未設有舡行？其故自由惡役等之沿河截留串詐，以致往來舡隻，視岳郡口岸爲畏途，既不敢稍停舟楫，復何敢泊岸流連，自貽後累。所以舡行不能立，即招之亦無人承充也。現在惡習既除，蠹役已革，以後弊絕風清，舡隻可不期而至，行人亦不招而來矣。似可毋庸出示招充。若謂岳郡爲濱臨洞庭，非比小港河灣之可以停泊，即革去小夫頭亦無客舡泊岸久停，果係實在情形，如此則舡行更可不必立矣。若專爲差使而設，則以前之小夫頭、舡總何嘗不是專爲差使無帖之舡行也？如所稟出示招充，則將來之應招而充者，焉知又非今日已革之小夫頭、舡總輩也。是以絕一弊復生一弊，既去一縣立之小夫頭，仍請司頒之行帖，一經詳明有案，蠹等又何妨頂名朋充？從此以後，師授共徒，弟承其兄，父傳其子，同惡共濟，奸黨相承，其流毒更大，貽害逾遠矣。本府接稟之下，平心細閱，再四思維，覺舡行之應設與否，應聽輿情之可有可無，斷不可官爲創意立說也。所有差使過境需舡，已飭該縣給發印封並於差票內註明舡隻數目，勒限即日繳銷。如遇大差過境，需舡較多，總須於數日前封僱所發印封，或三五張十數張不等，其至晚未能足數，所剩無用餘封，不難回縣請換，再往。至於緊要差使，例由驛路，更不必濫應舡隻。即急不可待之私差，必要坐舡，亦不肯候至次日。是印票即日之繳換，均於差使緩急無礙，豈能再任差役等捏故玩延，又生詐索賣放之弊。除再飭縣移知新任一體遵照辦理外，合再嚴切出示曉諭。爲此，示仰合屬軍民及舡戶人等知悉，已革之小夫頭段愷等已飭縣除退卯册差名，誠恐以後該革役等改名復充，仍前串詐，及捏稟設立舡行，及私借糧戶頂名朋充，是小夫頭名目革猶未革，舡總名色

除猶未除耳。蠹等名姓，其年貌身材，爾等久已切計，多有熟識，倘有此項情弊，許即指名稟究，以憑從重究辦。本府言出法隨，決不稍爲寬貸。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申明乘危搶奪定例

爲申明乘危搶奪之定例，永除勒僱撈匿之惡風，以靖湖岸而安難商事：照得採捕舡郎，即俗稱網舡釣戶。如遇商舡遭風着淺，有能救援，不取財物者，官酌量賞給。乘機搶奪得財物者，加等問擬流徒。如有殺傷，另從重論。其漂流撈匿，及受僱詐稱已失，亦應分別坐贓竊盜科斷。推原例意，察善惡之殊途，即賞罰之異用。因瀕湖之漁戶，居民所宜身體力行不容誤犯者也。洞庭湖面遼闊，風信靡常，來往商舡易滋事。本府抵楚之始，即訪得漁戶，居民間有撈搶財物之事，甚且傳爲日則救生，夜則爲匪。到任以來，旋據貴州都勻府生員陳占元具控鄭必揚撈匿箱物，並稱在伊樓上搜有贓據。本府驟閱之下，不勝髮指，當即籤提訊究，以期懲一儆百。嗣經疊次審訊，實係救援後覬覦撈匿，功罪尚堪相抵，實以準情酌理，斷追完案。而匍匐公堂，受累已不爲淺。特恐湖濱民戶識爲從寬了事，復肆干犯效尤，殊失本府平心定斷之意。查重湖覆溺情狀，顛連惻隱爲懷者，自必亟欲援救。因而事後受謝，豈必有傷廉惠？特不可預爲勒措稽遲，轉致物件漂失。至於撈匿搶奪，則是以己之安待人之危，以人之死益己之生，非惟天理所不容，亦且國法所必逮。而塘兵、地保並不留心查察，甚或染指分肥，蔑理玩法，莫此爲甚。合亟出示曉諭。爲此，示仰沿湖漁戶、居民及塘兵、地保人等知悉，嗣後如遇過往商舡失事，爾等自必

迅速救援，幫同撈獲，聽本人量爲酬謝，並官爲獎賞。倘敢乘危搶奪，撈匿侵吞，或經訪問，或被告發，本府惟有細鞠實情，分別究辦，斷不能絲毫曲法枉縱。爾等具有天良，豈不知他人物件難以侵匿成家，而律有明條，定予拿究。至於救生艙戶，身係在官，有犯自須倍究。且爲良爲匪，公論自在。既已熟悉該處情形，何不獲賊稟究，以洗從前積耻之冤。而塘兵、地保均有稽查之責，果能就近彈壓，原可懷柔商旅，而各犯亦得免累訟庭。嗣後如遇指控前項，一經訊實，該塘兵、地保如有染指分肥，固須從重究辦，即僅止失於覺察，亦必責革示儆，斷不寬貸。本府此番示諭之後，爾等務各父誡其子，兄勉其弟，朋友鄉鄰，互相勸導。當知救難濟人，不犯乘危利己，將見爲善之必昌，作惡之必滅也。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剴切曉諭救生船舵工王懷義冒功

爲剴切曉諭事：照得岳郡濱臨洞庭，湖面寬闊，風信靡常。每於險要處所設立救生船隻，以資防護，法至善也。本府蒞任以來，訪得各埠救生船隻，不但水手不全，並船隻俱無。業經本府詳請打造齊全，分設各埠，以資救濟。本府自省旋岳見金泊港地方客船遭風沉溺者甚多，惟聞漁船乘危撈搶貨物，並不見有救生船隻前往救護，隨提各埠舵工水手赴府查點。該舵工等即將老幼充數，並倩人前來應點。業將各埠舵水人等一並革除，並札諭各埠保甲另行舉報，赴府查驗，以憑着充在案。至岳陽門舵工王懷義訊據供稱，本年三月二十日伊已救活六人，四月初二日伊又救活四人，曾經赴縣具報等語。今本府訪

查三月二十日王懷義只救活三人，魚船胡維堯亦救活三人，伊並冒爲己功，報請賞給。又查四月初二日救活人口，係岳陽門河下之渡夫王懷俊擺渡過江，適炭船沉溺，順便救援。旋經王懷義並民船四、五隻前來接救，伊又冒爲己功，報請賞給。似此混飾邀功，本應責革，姑念伊在河下曾有救活人口之事，較之各埠舵工載貨離埠遠出及怠惰偷安者，情尚可原，姑寬免革。所有實在救活人數，候飭縣按名照例如數賞給。但其以少報多，及全冒請賞，不法之處，亦應重責以儆。除一面詳議稽查妥辦章程具稟撫憲外，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該舵工人等知悉，嗣後各宜仰體皇恩憲德，船上器具必須堅固齊全，水手亦須精壯足額，遵照本府議定章程，常川巡邏，在埠守候，以資救濟，而收實效。毋得仍前怠玩，致負本府力行善政剔除積弊苦衷。倘敢仍蹈故轍，遇有客遭風落水，有失救援，或帶同魚船乘間撈搶貨物瓜分，及撈救人口以少報多，以無捏有，冒功掩過等弊，或經本府訪聞，或被告發，除將該埠舵工水手即行究革，盡法嚴懲外，所有扶同徇隱之保甲，亦一併究治，決不寬貸。凜之慎之，毋違。特示。

嚴禁漕務積弊

爲嚴禁漕務之積習以符定例以蘇民累事：照得民間輸納天庾，正供賦稅，既有定額，徵收更有章程，不容稍滋弊混，擾害閭閻。功令何等森嚴，憲誠何等諄切，自應遵守奉行，以昭慎重。乃各屬衙門吏冗役多，均視徵漕爲利藪，以致小民觀望不前。轉釀抗欠越控之案。是豈民之無良，實由辦理不善，柔懦者不免受剝削之虞，刁梗者轉自增訟庭之累。本府痼疾在抱，漕務猶切衷懷，除歷禁諸弊，均經各

憲申明例禁，欽遵諭旨飭行禁止，業已遵奉曉諭在案，毋庸複叙外，本府下車之始，即訪得本屬各縣經理漕書承催里差，人數繁多，每致滋累。查例應報府點充，里差猶宜防範嚴密，豈容呼朋引類，糾約把持？稍有稽察不周，即至情弊百出。蓋多一人即多一人之費用，少一人即少一人之侵漁，勾串逞威，爲害匪細。而糧書里差，且有於秋收後下鄉勒收規穀之風，尤爲不法。又訪得米已下倉，並不隨時掣給，印串索取票錢，每石勒至七八百文及千餘文不等。如稍拂欲竟至指串不給，復肆稟官差擾。小民既因米已完倉，急圖歸計。且慮身無執照，異日追呼。用是竭蹶商挪，傾囊而予，以老農終歲之餘膏，供悍吏一朝之醉飽。興言及此，何痛如之。本府既已訪悉弊源，自不便因例禁業已周詳，稍爲膜視。查該縣楊命熟諳民情，於徵漕重條，自應實力整飭。除面諭該縣妥爲辦理並飭遵示禁革外，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合屬徵漕吏役人等知悉，爾等於徵收漕條時止許正身承值，革除仍前糾合多人把持滋擾，糧書里差示革下鄉勒收規穀，至於糧戶完納漕米業已上倉，不准藉紙筆之資，勒收分文，指串刁難。此番示諭之後，倘敢仍蹈前轍，一經本府訪聞得實，定即查拿究辦，斷不寬貸。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禁止紳士派捐修葺倉神廟

爲訪聞欲興造輿論特行禁止以節費用而肅功令事：照得官工民力久定，營造章程不容稍滋更易，致起擾累。茲本府訪得岳郡紳士有因巴陵倉神廟宇卑隘，欲爲公葺高大，以壯觀瞻之議。聞聽之下，不勝駭異。查倉神廟宇向隨倉廩一併估計請修，歷係官爲經理，未聞有派捐糧戶之說。且倉神亦非爾糧戶應

祀之神，現奉諭旨，嚴禁一切積弊，果係應辦公事，尚不容地方官任意科派，況並非要事，又非因公，而以無關緊要之廟工，不應倡捐之紳士，群起聚議，此即謂之假公好事。要知公事不可以假藉也，凡事一蹈假公之名，即使至公無私，難免假公濟私之謗。竊謂樂善美舉尚未落成，而派捐訟由，將接踵而至矣。爾紳士何昧焉。不察任情，好事至此耶？本府表率茲邦，情殷教化，既恐鄉民浪費資財，復恐爾紳士誤於嚴例，不忍不肫誠訓誨，剴切嚴禁。爲此，示仰閩郡紳衿士庶軍民諸色人等知悉，爾等務須各事耕讀，俱安本分，共慶昇平之樂，莫作累民之擾。倘此番訓飭之後，仍有好事之輩倡言興作等項，或假官名色，勒輸民財，浪爲糜費。一經訪聞或被告發，斷不稍爲寬貸。至從前有無此等集費情事，亦不得藉有此示，復肆挾嫌妄控擾累，亦干未便。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再申拿辦匪棍譚學庠原委

爲再申拿辦匪棍之原委，剴切曉諭事：照得本府訪得巴邑漕務歷年有等無賴衿棍得規把持，因係傳聞，並無確據，且欽奉節次諭旨，革除積弊，未便復行究辦。乃職員譚學庠自京回籍，赴本府衙門呈遞摺稿，並稱伊係布衣，仰蒙聖主明察不罪，諭回本年漕務似亦有涉自請監收，動輒口稱入朝，即日可以出仕，裝點一切，語言情狀之間，頗屬矜詡。本府接見之下，已覺可疑。尚未料及譚學庠即係歷年得受漕規害民之首惡，並爲該縣責革倉書也。當以本年漕務，欽奉上諭，極爲嚴切，業經屢飭，欽遵查照，實力奉行。且該職員本年越格條奏之處，未奉通行，何得妄行錄呈？當諭令既蒙恩釋，應知感激自愛，

毋稍意存高興，致干未便。復照案嚴諭該縣楊命掃除積弊，照例徵收，並委署巴陵縣丞鍾仁、典史朱聚雲在倉監收，譚學庠固不時往來倉所，即合邑士民亦准其在旁觀視，是以花戶踴躍輸將，甚爲寧貼。乃譚學庠既無可乘之隙，即無可啖之費。因不能向書吏暗索漕規，復圖向花戶明施科派，輒以除弊雖伊一人之力，究沐倉神庇佑，是以府縣始能將積弊掃除。遂倡議於倉外另擇寬闊基址創建倉神廟宇，並設府縣位，呈送金字牌匾，違例派捐，煽誘鄉愚，兼思肥己。本府得有訪問，不勝駭異。查建祠送匾，久奉例禁。況節奉諭旨，整飭官方，凡屬臣工，無不思激發天良，實心盡職，亦何敢辜恩邀譽？值此功命森嚴，朝野肅清之會，設有人舉發，本府即置百喙難辭。縱或無首告，郡邑之中豈無端人正士，竊疑譚學庠自京回籍，捏情荒誕，而反附和求名，本府更難靦顏居於爾民之上。是以驟聞髮指，深切悚惶。隨出示禁止，一面傳喚紳士質訊。間詎譚學庠以修建倉神廟等項，係伊創議，今奉示禁未經存伊顏面，心懷不平，膽敢於本月二十一日戌刻，聳令花戶赴本府衙門，聲言該縣排次不公，不肯連夜收米，大肆吵鬧。而譚學庠即在大堂之外往來號召，爾民皆所目擊。本府當飭差查，旋即跑避。次日因值天雨，該縣照例停收。辰刻，復有聽訟之監生謝廷直入宅門喧嚷，並將看守宅門衙役常朝魁毆傷。本府出堂查訊，並飭差役拘帶譚學庠到案。本府因其出言無狀，當飭鎖押，譚學庠將鎖鍊搶獲在手，抗拒不遵，而謝廷直一味刁蠻，亦肆頂撞。隨將該犯等收禁，本府因思本年漕務係欽奉節次諭旨，掃除積弊，譚學庠雖曾越格上言，不過小民敬獻芻蕘，未奉通行知照，譚學庠竟以除弊居功，已屬狂妄。乃復藉此派捐，因奉示禁，不遂所慾，復假公濟私，挾制官長，並於法堂之上擅呼鄉民爲百姓，妄言要買人心，以致無知劣

監，隨同附和，實屬不法。況該縣今年漕務照例徵收，爾等閭邑士民俱有公論，即昏夜封倉，天雨暫停辦理，亦無錯誤。本府以事關漕務，跡涉嫌疑，該職員甫自京回，竟存姑息，將來愈事驕縱，不但干預政令，並視糧戶爲佃人，永以規例爲收租。良懦鄉民誤信狂言，更恐受其詐害，無以復安衽席矣。本府業將該犯等查拿究辦，並出示曉諭在案。特恐鄉僻小民未盡周知，且輿論波靡，未能傳信。合再剴切曉諭。爲此，示仰合郡士庶軍民人等知悉，本年革除漕弊，出自聖主天恩，與譚學庠具奏毫無干涉。本府此番查辦譚學庠本無成見，因其屢次干犯，法所不宥，並未意存軒輊，爾民亦共體本府除暴安良之意也。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譚學庠案定後再諄切訓諭

爲先事預防，互相勸勉，挽回頹風，流弊自除事：竊照光天化日之下，虎豹豺狼原所必有之物。夫豺與虎豹盤踞山林，非附己者不能知其爲害，非智勇者不敢入其窟穴。若夫狼爲獸隨處可到，到處可以害人，其敢於肆害者，恃與狼爲奸耳。人亦盡識其爲狼，皆明知其與狼爲奸，非不易制，更非不可立制也。乃竟任狼狼之胡行，噬人無厭，實養之縱之，遂其害人之性，猶之棍徒譚學庠等也。譚學庠乃獸中之狼，毛開甲、周玉章、傅九紹、潘金等即獸中之狼。若無毛開甲等之狼類，即有譚學庠之孤狼，亦不能逞其奸志，肆其奸行。從前漕弊起於何年，始自何人，大小糧戶每年所共知共見者，當其狼狼爲奸之初，若即群起而攻，何致流弊屢增，遭害日盛其始也。或疑其爲衙門辦事，故不與較。迨後不數年間，

而新造高房大屋，置買良田美產，除每年花賭盡意糜費外，尚能置產幾及萬金之業，則其每年包漕分肥之贓私，人所共悉，並可約計而知，何以甘受其愚弄詐害若此？是歷年漕務之壞，實由於譚匪等之狼狽爲奸，而譚匪之惡，亦由於士民等之養癰成患。去春進京條陳漕弊，人皆知其即往年告漕鬧漕之伎倆，且共議該犯係革書朦捐鬧漕漁利之徒，不應條陳漕弊。及至譚匪回岳狂言大話，在愚民原不能知奉旨嚴禁漕弊之在先，在後而士民中亦有頗知事體者，即以漕弊既經條陳奉旨嚴禁，何以所上奏摺至今邸抄未見？詰之該犯，隨以事關漕弊已奉廷寄各省督撫查辦，更爲速迅回答。從此無論賢愚共信爲真，任其租賃民房，妄稱巴邑公所，日夜在科與漕書聚會，擅定里書去留，倡議建祠派費。其時反有稱其爲能人者，有號其爲才子者。鄉愚遇之，稱功頌德；城紳見之，揖讓周旋。不月餘由稱譚新爺、譚老爺竟稱至譚大老爺，敬之畏之，隨聲附和之，遇事聳惠之，聞其橫行街市，並有多人隨從之，是狼狽之外，又添一班狐羣狗黨。其始也，原不過以誑愚人，繼而人皆信誑爲真，久之，該犯亦不自知爲誑矣。遂至忘其所以，竟以本府節次示禁斂錢建祠爲不存伊顏面，膽敢來郡逼脅糧戶，昏夜直至府堂，以該縣天晚封倉藉端喧嚷。次日天雨，復有謝廷同糧戶人等赴府滋鬧，毆傷差役。在其意不過使糧戶喧嚷，以爲本府必傳其進署面諭，開道鄉愚，藉此又可稟見回復，面求建祠設立長生牌位一事。初不料謝廷之毆傷差役打入宅門，更不知聚衆咆哮公堂爲犯法耳。聞該犯在京曾有人勸其不可再蹈前轍，及蒙恩釋放回籍，初見本府時，諭以安分守法，彼時察其詞色頗知感畏。迨後本府因公晉省，相隔不過月餘，何致昏迷狂悖若是？且其逢人誇耀條陳漕弊，仍日夜進署與漕書聚會，毫無顧忌。可知該犯平日貪奸妄縱，惡貫滿

盈，正該敗露之時。是上天不容其漏網，又豈容其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耶？即如該犯既已回鄉，擇期於十八日嫁女，一見禁止修祠告示，即於二十日下午趕到郡城。當其時，若有助其氣壯其膽促其來，真有莫知爲而爲者。二十年來，目無法紀，不知有父母官長，不知有鄰里鄉黨，不知有親情族誼，不知有尊卑長幼，不知有同胞手足，頹敗風俗，誘壞人心。不數年，三子俱亡。一旦自投法網，變產賣屋，其禍接踵而至。可見報應之速。且原擬薦越赴京告重事不實之罪，發邊遠充軍，經大部議照棍徒無故生事擾害發遣例，改發烟瘴，更覺罪當情真，益見天理昭彰，分毫不爽。現在積惡既除，積弊自能漸去。夫所謂積惡除而積弊可去者，何如詞訟無人唆使，斷不致糾纏，不結械鬥，叢毆無人主使喝令，不能釀成鉅案。人命案件無訟師不致有頂屍混扳，累月經年，拖累多人，害人傾家蕩產之事。油火事件，無地方棍徒，則無人與經差說合，耽承糧銀漕米。無地棍受賄開端，斷不敢明目張膽，任意明加勒折。至衙門中本無不舞弊之書差，惟州縣爲最盛。州縣各房各班中惟糧房、戶房、刑房、捕班爲弊藪。然必得勾結地方棍徒，棍之名不一，有光棍、漕棍、訟棍、賭棍、痞棍，如此等棍徒，則各比其匪，各號其名。至於譚匪之棍號，則兼有並行，書差無不與之交結，真無弊不作之棍徒也。故直罪之曰積惡。積惡除，而積弊自能漸去也。但其附從狼狽爲奸之徒，尚有倖免法網者，急早猛省回頭。此外如有此等過惡者，亦宜洗心痛改。本府志切風清俗美，惟願人人向善懷刑，故不憚煩勞，用再諄切訓諭。爲此，示仰閭屬軍民人等知悉，嗣後務宜父詔其子，師訓其徒，兄誡其弟，無事不得擅入衙門，不可干預公事。事不干己，不可逞強好能，非分之利，害必從之。不可惟利是趨，君子趨吉避凶，未聞趨利盡能避害也。即趨

避亦有道焉，若必見吉而後趨，見凶而後避，其機已遠，恐反不能趨而不能避也。要當無吉無凶之時，日行趨避之事，吉不期而自來，凶不期而自化，從此互相勸勉，先事預防，不獨積弊可去，抑且漸次返樸還淳。倘有頑梗不化之徒，不聽教誨，不遵約束，仍犯前項積惡者，立即稟官究治，慎毋稍存姑息於目前，致貽後禍於異日，譚匪即前車之鑒也。勉之望之，毋違。特示。

曉諭速完舊欠運費

爲曉諭速完舊欠運費事：照得岳州衛運費一項，籍資旗丁用度，無論出運與否，一例徵收，歷經咨達有案。查乾隆六十年漕糧蠲免，嘉慶元年漕糧緩徵，二年漕糧截留，均經咨准部覆，行知照常徵給在案。無如頑丁不知例案，嘉慶元年前有尹首萬、花維貞等因漕船連年減歇，運費照舊徵收，疑係字識旗丁串通舞弊，列款控經糧憲，訊明議結。而屯丁尹光翟、方舒亭等又復因減歇旗丁仍領運費，心懷不忿，且未知前案係援恩旨未究，遂疑奉部准徵之說，係守備字識假捏之詞，起意赴九門提督衙門具控，乃至遞回漕憲衙門，訊照誣告減徒，咨准部覆在案。所有各屯丁抗欠運費等項，亟行趕追。本府前在省垣，面奉道憲諭飭。業於蒞任後面委該衛辦理去後。茲復疊奉檄催。誠恐抗欠各屯丁猶未週知，合亟出示曉諭。爲此，示仰該衛屯丁人等知悉，爾等如有從前聽信伊等控理抗欠運費未完者，即趕緊踴躍赴衛完繳，毋得仍前刁抗，致干提比，並蹈尹光翟等之覆轍也。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曉諭設立總埠頭章程

爲敬陳末議公懇示禁事：照得案據馬陵縣生員趙攀桂、胡經田、職員廖希周、何善潤、監生李有德、客民陳鼎和、蔣天秀、劉祥順、彭永齡、鍾泰昌、崔義大、行戶羅兆隆、李恒泰、李月如、陳天成、吳毓松、陳秀章、舖戶向義茂、李天順、周義春、張德乾、苗恒茂、盧萬泰、地保鄭啓泰、羅啓賢、黃必騰、邵光照、彭大音等，以前事稟稱，竊巴邑濱臨洞庭，檣帆絡繹。近因縣役小夫頭把持索詐，擾累行舟，荷憲蒞任，訪拿究革，飭差查辦。嗣據過往客民、船戶公稟，請復岳郡總埠頭舊例，復錄詞傳諭士民諮詢芻蕘，務期有利無弊。生等凜遵集議，仍以原充總埠頭之戴成連、薛興富、趙祖榮等三姓公舉，照舊充當，稟允遵行，並飭妥議章程具覆。生等公同會議管見八例，伏乞核示，勒石飭縣遵照等情到府。據此，查岳郡向無船行，近有縣役數名，擅稱小夫頭名色，串同私設船總，乘駕划船，攔湖邀截，藉稱差使，需船勒索，起貨騰艙，強搬篙槳。一遇船隻灣泊，需索埠頭錢文。偶遇差使，以少拿多，飽壑者放行，不遂者留難，以致來往貨船視同畏葸，不敢灣泊。本府下車之始，即訪拿不法之小夫頭段愷、易華，並私充船總之江科兒，枷示湖濱，飭縣親給印封，填明僱借船隻數目，僉差妥辦，按日更換印封，永革小夫頭名色去後，旋據署巴陵縣李令稟請設立船行以資經理。本府當恐該縣更換名目弊混，勢必仍以積蠹承充，則絕一弊復生一弊，官設尤甚私充，隨經嚴行駁飭，未予准行。嗣據過往客民、船戶以縣差仍多據累，稟復舊有總埠頭，陳言剴切，利弊周詳。並稱總埠頭戴成連等並無過犯，

祇緣小夫頭排擠告退。本府閱悉之下，見其持論秉公，事堪歷久，當即傳諭士民、行戶人等公稟去後。旋據生員趙攀桂等查明戴成連、薛興富、趙祖榮等均屬誠實堪充，批飭公同妥議章程，另稟在案。茲據前情，除將呈到規條親加裁核另札飭縣遵照外，合行臚列曉諭。爲此，示仰士民、行戶、地保諸色人等，暨來往客商、船戶，並總埠頭戴成連、薛興富、趙祖榮等知悉，嗣後務須遵照後開規條，秉公妥辦，倘敢復滋勾串詐擾，侵吞船價各弊，許被累之人赴各衙門控究，以期永久平允遵行，均毋負本府整除積弊再三籌酌妥立章程安集商旅之苦心也。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計開

一、巴邑本城西南北三門原有埠頭四處，設立總埠頭承辦船務，嗣因小夫頭冗設，總埠頭卸役。今公舉戴成連、薛興富、趙祖榮等三姓充當。其西北門及南門之馬家灣現在無認充，未便日後控爭另舉，臻滋弊混。至復立總埠頭，期在有利無弊，倘總埠頭日久弊生，仍蹈小夫頭惡習，責令地保隨時稽查士民、行戶訪察，如有違犯，立即公同稟究。

一、每遇差使過境，及本城各衙門需船無多，應由縣印發封條，專差總埠頭印標，註明隻數，交給承辦。總埠頭即帶同該船戶赴縣，面領船價，隨將差票繳銷，總埠頭不得侵扣分文。若遇大差，需船衆多，仍由縣僉差頭役協同總埠頭辦理。該縣於接到差信，即日發封條僱備票內註明船隻數目，本日所餘印封繳縣，另換次日印封再往。縣役不得專諉總埠頭獨辦，誤差均干責處。倘縣役藉端索詐，許總埠頭指稟。如總埠頭串同分肥，許被害船戶赴衙門控究，地保容隱一併究處。

一、巴邑境內陳排頭、鹿角城、陵磯三處出產茅篷船，不堪應差。其三江嘴、黎家灣等處出產剗子船共數百隻，設有船總一名，專應新□紮幫擺渡及運送青岡驛馬料、鹽斤、煤炭、竹木等務別項差事，總埠頭不得派及至三眼橋以上一帶驛路，遇有大水需用渡船伺候。文報俱照向例辦理，不得干涉總埠頭，致滋擾累。

一、巴邑應差船隻，只有倒划船、廠稍船、稍窩船三種，如需用巴杆、滿江紅等項大船，由縣議價倩僱，專差赴上下游辦理，不干總埠頭之事。再總埠頭辦理船隻，除大差外，只許就灣泊地方封僱卸載空船，不得攔湖截阻裝貨行船，並禁革持強搬留篙槳。如違，許被害之人稟究。

一、巴邑西南北三面水汛綿長，如銅船自荆河直下毋庸議外，遇有過境差船，向例支給水脚，由總埠頭帶同船戶赴縣具領，下河開行，不得諉延。

一、巴邑催辦船隻，向有定價。今本府核定，均仍照各原價給發。赴本省差倒划船發價五百六十文，廠稍船發價八百四十文，稍窩船發價一千一百文。赴常澧差與省差同，赴北省差倒划船發價六千文，稍窩船發價一千二百八十文，以上船價由縣實發實給，總埠頭不得吞扣分文，致干究處。

一、巴邑河下長水橫河若有埠岸，照舊辦理。至長短差事以及引泓號簷搭扛探等差，亦各照向例辦理，毋庸紛更另議。

一、戴成連、薛興富、趙祖榮等三姓，俱係土著民人，各有家室。原充總頭並無工食口糧，本城行戶糧食船及各舖店貨船抵岸卸載後，向有埠頭成規，今公舉伊等仍復舊役，各客民行戶俱情願照舊酌

給，以資養膳辦公。至過往灣泊貨船，不許向索分文。如有違犯，公同稟究。以上公議規則八例，均經本府核飭遵行。

稟彙催各案

敬稟者：本月十三日接奉署臬憲達札奉憲臺姜撫憲寄札轉飭查照彙催各案，速即趕緊分別嚴催辦理，務於兩月限內掃數完結，並按十日一次將已結若干案、未結若干案具稟查考。至上批詞訟及各屬自理案件，亦即上緊清理，務使案無留牘，慎勿視爲具文，延擱不辦等因。奉此，卑府伏查詞訟案件最關緊要，若任其糾控不結，每易釀成命件，而牽連輾轉，必致拖累無辜，卑府於六月初三日在省接印，旋奉委辦事件，隨傳諭在省書辦具稿清查詞訟。因省寓案卷無多，僅將上批事件分札嚴催。迨卑府於七月十三日抵岳，詳查府中上批自理詞訟共有一百數十件，逐一細核案據，有亟應審辦者，有亟應查勘者，亦有原控情節本輕，而又案擱多年，兩造久無續控並或原告逃亡，及事犯尚在疊次欽奉恩赦恩旨以前，案有可詳銷完結者。至奉各憲批飭，卑府親提之件，均關緊要，當即分別照案專催各該縣衛在案。嗣卑府接閱邸抄，敬悉欽奉上諭，通行福建李藩憲條奏清釐積案一款，卑府誠恐准咨轉行，尚需時日，隨即恭錄，檄行各該縣衛知照。一面於提審案中擇尤要者，專差提解亦在案。嗣奉糧道憲陳憲臺札飭，以卑府屬詳結之案寥寥，嚴行申飭。卑府展誦之下，甚爲惶悚。其時卑屬均值交卸之期，各令甫經到任，以致集解詳辦稍遲，尚非任意延擱。復又分案專催，並差提承辦經承訊究，迄今尚未據復到。茲奉前因，

卑府復查岳郡訐控詞訟，半係洲土墳山，非勘不明之件，前因湖波洋溢，蘆草充盈，查勘易滋混淆，時當冬令，正值水涸蘆收，一望平蕪，易施丈量，而墳山曲直亦已木脫草枯，不難履勘。各該縣如果實力奉行，似可於封印前次第完結，不致復逾兩月憲限。至於指控命竊姦贓鬥毆等案，大半從前誤聽訟師，率以無據之詞架控，內中或係原告避匿，或係兩造不願終訟，及事閱多年，尚在欽奉恩赦恩旨以前之案，更可就案詳銷完結，無事苛求。而情節較重及現在疊控糾纏，並奉各憲批飭，卑府親提之案，總計不過十之二三，該縣等果能迅速審轉集解，以便卑府分別提審，覆核轉詳，亦可依限完結。惟是岳屬民情最稱刁健，一經上控准理，原告即不受縣差傳喚，起減自由，恃蠻刁抗，而訟師包庇，藉資衣食。倘依期投審結案，即無可資之費，遂作嚇誘拖延之計。而經承差役復又異跡同心，設臂指之助稍弛，即清釐之效莫建。且如提審之案，日久抗解，查催之檄，奚啻筆秃唇焦，或以一二人批解塞責，或要證故意漏傳，復以嚴檄補提，而先到者業已耽延在都。房錢飯食，在在需費，日久囊空，籲求暫釋。及查補提案證，復又杳然，勢不得不作仍行發回之局。卑府自蒞任以來，曾經出示嚴禁訟棍、書役把持，並節飭各該縣衛妥協辦理。迄今三月，屈指提審批結之案不過二十餘件，現奉憲行轉催大部議飭查定例清釐，除再嚴檄飭催各縣衛並專札諄囑謹遵憲限分別審詳集解，卑府提審轉詳並飭各該縣衛將自理詞訟依限審結，不致再行延誤外，合將卑府辦理積案原委先行稟覆。為此，肅具蕪稟，伏祈鈞鑒。

啓本屬速辦積案

逕啓者：頃接署臬憲達札飭，奉姜撫憲轉飭查照彙催各案，速即趕緊分別嚴催辦理，務於兩個月限內，掃數完結，並按十日一次將已結若干案，未結若干案具稟查考，至上批詞訟及各屬自理案件亦即上緊清釐，務使案無留牘，慎勿視爲具文延擱不辦等因。奉此，除將辦理積案原委詳晰稟覆各憲另備公牘抄呈冰案外，第查詞訟糾纏不結，最易釀成重案，辦理即費周章，隨時實力清釐，最爲要務。弟抵任後，詳查尊處未詳未解之案甚多，是以疊次專催。嗣後泐函奉布臺端，湯公曾否移交，迄今未荷示覆。想尊處非公務煩冗，即係家計關懷，心緒欠寧，未暇計及訊解耳。因思弟任江石者二十餘年，凡地方公務，日夜冰兢，時虞綆短，僅知以勤補拙，尚免隕越貽羞。恭蒙高宗純皇帝垂念審案微勞，任以表率之職，旋值先慈棄養，適當道路不寧，以致丹旆難旋，遂爾驚憂成疾。報痊後礙於成例，黽勉入都，復荷岳陽之命。弟蒞任以來，每企迢遞之雲山，時切未安之窀穸，雖長途梗塞，歸葬蔑由，以境遇揆之，當無復甚於此，不日分符受祿，敢不民事是圖？必云公而忘私，弟固未造成人之域，即就移孝作忠之義，而專以孝言，似此撫字簿書，亦不過勉任折枝之命，諒不同挾山超海誼絕筆倫也。嶺南一案實屬前事之師，弟展閱之餘，幾至不能成寐。所有應訊應解之案務希寅長大兄撥冗詳查案據，分別辦理。如以尊處公務倥傯，一時未能兼顧，即望賜示弟知，以便命駕琴堂，就近審辦。既省兩造赴郡之費，亦免書差集解之勞。弟賦性迂拘，藉此聊釋登高臨深之懼，同舟至好，痛癢息息相關，寅長大兄切勿誤會鄙忱，弟

幸甚，各憲慰甚，兆民感甚矣。專此佈瀆，順候升祺，諸惟丙照不一。

啓本屬幕友催辦各案

耳食芳名，未瞻風度，采蕭采葛，時切慕思。邇惟老先生佐理花封，頌聲鵲起，嘉實賢主，美盡東南，引領五雲，曷勝欣祝。茲懇者：現在欽奉諭旨清釐積案，弟已札致貴東趕緊查辦，諒不致復行延擱，第多年訐控，案積如山。兼之頭緒紛煩，不免望而生畏。在貴東公私輾轉，或以經理爲煩，老先生卓犖長才，實弟之所久欽心佩者，清油幕下，分廉享天祿之榮，冤獄書中，得間溥求生之澤。寧人息事，在在可種福田，自不欲以勞形稍謝切磋之誼也。弟菲材鹿鹿，蛟負時虞，每企高賢倍深心折，倘荷秉清不棄，上爲鼎致掃除，則相與有成，俾無塵積。弟自當以先生之經濟宏猷，逢人遍誦，尚不僅以後期良晤面致謝私已也。特此佈達。恭候文祺。諸惟雅鑒不戢。

風行錄卷之二

岳州府

嘉慶八年二月回任

曉諭呈報節孝

爲曉諭呈報節孝以昭實行以維風化事：照得閨門乃王化之始，自古爲昭節烈，有褒嘉之典，於今爲烈。誠以草野士女，生當盛世，或以青年而悲黃鵠，或於白髮而勵冰霜者，多不乏人。正宜崇獎幽光，予以褒揚。此正蒞斯土者，亟宜採風問俗，俾潛德不沒於閭里，懿行可式於來茲，方成有美必彰之舉。本府躬膺民望，歷守他郡，每採菑蕘，不掩人善，矧茲閨閣，豈乏芳規？茲復重守此邦，竊見首縣陳令倡率都人士重修邑乘，諒所纂輯，類皆山川景物，風土人情，必已分門考訂。至與孝子順孫，貞孝節烈婦女，一有見聞，尤必秉公採錄，無任遺漏。昨於放告收詞間，據紳監徐部掄、李正傑等遞李張氏、張賀氏二婦懇請當給匾額等情前來，披閱之下，實堪矜賞。除將該生等呈稟批准外，悉心揆維，合亟出示曉諭。爲此，示仰閭郡紳耆士庶軍民人等知悉，嗣後鄉里士民婦女，果有前項貞烈節孝，苦志完節者，自當好是懿德，應令戶族保鄰鄉耆紳士人等出具親甘各結，開列實行，公共具呈。其在有力之家不妨邀請

題明建坊，以廣皇仁。即或力有未逮，亦須據實合詞，方許到案具呈，給予匾額，以誌芳型。毋得覬覦現修邑乘，罔顧忌諱，輒以難逃公論之舉，思爲沽名激譽之便，希冀妄列誌乘，有煩案牘，甚或藉端漁利。一經訪聞或被指告，除先將該戶族嚴拿究懲外，並將出名具呈之紳士，一律治以冒妄之罪。庶實行以全，而風化亦彰。懼毋好事自逞，本府斷不能顛預從事也。各宜凜遵，誌局首事等亦須遵照，均毋玩違。特示。

嚴禁訟棍教唆

爲嚴禁訟棍以安良善事：照得例載，一切詞狀止許一告一訴。告實犯實證，如有波及無辜，及牽連婦女，一概不准，仍從重治罪。又誣告人罪，即坐所告之罪。又積慣訟棍，播弄鄉愚，照棍徒生事擾害例，發極邊充軍。各等語。律例森嚴，不容稍貸。本府前守此邦，探知民情好訟，起於教唆，曾經再三示諭，言猶在耳。近聞奸惡棍徒潛居城市鄉村，以包訟爲利藪，恃刀筆作生涯。凡無知鄉民，遇有微嫌細故，輒從中巧言播弄，主謀設計，增減情節。始以細事而架大題，旋以一事而累多姓，或假設字約或裝點傷痕，一經控准，不惜傾囊以應，及致產蕩家亡，欲罷不能。若輩則飄然事外，愚民悔之無及。此等惡棍擾害地方，言之殊堪髮指。除嚴飭各該縣訪拿外，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閭閻軍民人等知悉，爾等各守本業，保全身家，小事則忍，小忿則耐，兄弟宗族勿以口角傷和，鄉鄰戚友毋因財利肇釁。忍得一時之氣，免受拖累之苦。如果婚姻不明，田土互混，及豪強擾累，迫不得已，不妨據事直

書，簡明呈訴，庭訊自有公斷，萬不可牽捏虛情。其有因貧寫狀及前項包訟等輩，務各及早斂跡，別尋生業，保爾身家。慎勿仍蹈前轍，罹於法網。自示之後，如敢藐視不遵，一經訪拿或被告發，訟棍則按例嚴辦；其聽從之人，亦分別究治。本府言出法隨，切勿以身嘗試也。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諄戒詞狀架控

示諭閭郡作詞人等知悉：照得訟獄之興，原因事關切己，身負冤抑，不得不鳴官究治。本府前守是郡，聞一種訟棍以刀筆爲生涯，挑唆爲長技，偶遇平民雀角之爭，本可解釋，而若輩輒從旁挑控，強詞奪理，幾至公言莫入。並稱衙門熟習，有事力可承辦，捏寫詞狀，增減情節，小事大題，顛倒是非。平日守分之人聽其煽惑，竟若長城可恃；銀錢任其誑騙，酒肉供其醉飽。及至經官審理，全屬子虛。愚民身受刑罰，家資耗散；訟棍則囊橐充盈，置身局外。夫爲政首重息事寧人，地方一有唆訟之徒，其設計害人之私心，惟恐居民無事。可見凡作詞狀之人，鮮有不喪盡天良者。是以本府前番蒞任，多方開導示禁，不徒曉以理法，且極體人情，仍准作有情之狀，真可謂曲盡此心，法外施仁矣。今次在省接印後，誠恐有故智復萌，仍蹈前轍之輩，又經剴切曉諭在案。回署半月以來，閱批各屬詞稟，有案者既不叙明原詞；審結者復不聲說原斷，一味怪誕隱晦，愈見情僞百出。豈不知本府辦理政務從不假手於人，必欲復以嘗試，或以本府在任日少，離任日多，尚未深悉爾等伎倆，或料本府自謂已治已安，甘心自欺，恐未必再如前番之振作。否則何以任意架控藐玩朦混，肆無忌憚以至於此耶？要知本府駕輕就熟，終始堅

心於地方一切，更易於尋踪覓跡，自不難剔弊除奸。丁得恕姦佔馮氏，唆告本夫，業經拿案供招，發縣監禁，照例究辦在案。此固唆訟者之報應，亦即唆訟者之前車。本府引以再諭者，蓋以本府示訓一切，不徒托諸空言也。除另示代書外，合再備言利害，諄切曉諭，各宜猛省，極早痛改。慎毋藐視，切勿輕嘗。此諭。

曉諭代書慎蓋戳記

示諭代書知悉：照得設立代書，給發戳記，原以杜訟棍包告代遞之弊，伸庶民負屈受害之情，並有所稽查。而無情不經者莫得逞其私忿，法至善也。本府回署半月以來，公事次第舉行。恐民隱壅聞，其一切攔輿呈稟，概准投收。批示閱批，一切呈詞，均係親自裁決。今本府查閱所收呈稟，多有內用怪誕字樣，罵人語句，或有案已審結，隱瞞前案，捏情瀆翻，希圖朦准，互爭洲土山場之案未經審斷者，輒行先請示禁，種種無情不經之事，業經本府查核批飭。但作詞人狃於積習，昧於事理，自謂不妨一試，或可僥倖朦准，殊不知本府勤求民隱，熟悉民情，於閱批一應文稟及審理一切訟案，惟秉此公心實心以應，悉由此虛心耐心而為，誠求保赤，志切除奸，無一毫私意留於心曲之間。故能有以察其機械變詐之隱，除將具呈敗露現已拿獲之丁得恕，訊供羈禁，照例究辦外，引以再諭作詞人知悉外，合行諭知。為此，曉諭代書知悉，嗣後代寫呈詞務須詢查本人確實情節，平鋪直叙，不得捏詞裝點，故用怪悖字樣罵人惡語。有原案者聲叙原案，毋圖朦混及煽誘告狀人幹營買批，撞騙得財，有干拿究。至告狀之人自有

呈詞，亦必令將作稿人姓名填註狀尾，方准蓋戳。如告狀人不遵用格式戳記，仍用白呈白稟，攔輿叫冤，本府定即查核情節，分別究處，並嚴究訟師，以儆刁玩。其蓋戳錢文，應聽來人量給，亦毋居奇勒索，致干咎戾。凜之毋違。

嚴禁私宰耕牛

爲嚴禁私宰以清盜源事：照得八政之例，貨不先食，三時之務，農重乎桑。貴賤尊卑，莫不藉耕而活；東成西作，要皆以牛爲先。故例載：偷盜耕牛計隻科罪，盜牛宰殺，問擬充軍。國典煌煌，原以重農功而懲奸匪也。惟是懲究雖嚴，僅可正其罪於發覺之後，而塞源杜漸，亦須防其奸於未行之先。夫地方有偷牛之賊，最爲妨耕病農；境內有私宰之家，更易消贖滅跡。是欲清盜賊之源，必先嚴私宰之禁。本府前守此邦，曾經叮囑告誡，出示禁革。嗣因署篆長、衡，遂致不能越境問政。今捧檄回任，訪得郡城及各屬鄉村市鎮，仍有私宰耕牛之事。一經查問，均以開剥病牛及倒斃牛隻影射附會爲詞，不知貧民宰剥病牛係不得已，究竟病牛之肉人食之往往生病，有力之家俱不肯食，惟窮苦之民終年不知肉味，見而始買，其價每斤不過一二十文，屠戶買宰病牛，其利何在？是凡私宰者皆非病牛也。且耕牛之價每隻值價一二十兩不等，市賣牛肉，每斤不過三四十文，買牛宰賣，利又安在？訪聞竊來之牛，私宰者知其來歷，每隻祇給價二三千文，操刀宰割，獲利非輕。是私宰之牛，其爲賊牛無疑。況盜牛者以牛隻有處售消，遂爾肆竊無忌，以致佈穀催耕，子弟父兄抱犁而泣，東村西舍懸耒而嗟。私宰之害，曷可勝舉？

除飭各屬一體查拿外，合亟出示嚴禁。爲此，示仰軍民及諸色人等知悉，自示之後務宜各尋生業，不得貪利私宰，自罹法網。倘敢仍蹈前轍，定行嚴拿究辦。其民間倒斃牛隻必須協同保甲赴縣呈明，方准開剥。本府力清盜源，有犯必懲，萬不能稍事姑息。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嚴禁賭博

爲申明賭博之禁以儆遊惰以正風俗事：照得士農工商各有專業，惟賭博一事，最壞人品，並釀禍端。是以前載造賣紙牌骰子，發邊遠充軍。其開場誘賭抽頭放頭者，分別問擬徒流。至於軍民聚賭，均予重杖枷示。保甲、父兄、家主隱匿不首，均有應得之咎。煌煌國典，載入例冊。本府前守此邦，業經剴切示諭，原期士民戒賭，群知厚風俗而惜身家。近聞不法刁徒，招集市井無賴，三五成群，公然賭博，且設法引誘良家子弟，墮其術中。保甲、牌鄰及家族、親朋，亦不能早爲覺察，嚴切訓誡，以致肆無忌憚，迷而不返。及至輸欠逼索，拆變田產衣物，以致資生無計者有之，逼死人命者有之，流爲賊盜者有之，若不嚴加懲究，誠恐民心風俗貽害非淺。除一面密訪查拿外，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軍民及諸色人等知悉，爾等須知一藝一業皆可養生，背負肩挑亦可度日，切不可違條犯法，荒業取賭。其少年子弟，父兄必須嚴加約束，切勿縱令游蕩，落人局套，致遭刑辱。自示之後，如敢仍蹈前轍，一經訪拿，或被告發，定即盡法懲究。其隱匿之牌鄰，一併究治，決不稍事姑息。本府言出法隨，以身試法，罪由自取，勿謂言之不預也。毋違特示。

嚴禁捕役保甲

爲嚴禁捕役責成保甲以期弭盜安民事：照得各縣設立捕役，分編保甲，平素無事，固宜巡察於未然，猝爾事發，即當捕緝於臨時。岳郡濱臨大湖，湖內港汊百出，深葦密蘆之中，最易藏奸。本府前次到任，深知一郡之害，首在竊盜，業經稟請各憲釐定章程，委員巡緝，原期盜靖民安，城鄉均得寧謐。乃昨捧檄回任，探聞挖牆鑿壁，閭閻不能寧居，甚至扒船搶物，商旅不能安枕。訪問由來，皆由派管捕役官不查比。捕役竟不以緝賊爲事，兼聞事主報竊，捕役不問盜之獲否，先勒安家盤費。索得銀錢，仍復安坐不往，亦有將正盜賣放，妄拿平民私自拷打，輾轉妄扳，冀圖詐索。是分地派捕，不但有名無實，大有養奸貽患之虞。至保甲一役，則聞私相授受，並不循例公舉，亦有彼推此諉，懸擱不充，或有一種無賴，戀充不卸，假公濟私，包隱窩戶，圖利分肥，與捕役表里爲奸。由是賊以窩戶爲淵藪，窩戶以捕役爲牆壁，保甲又從而保護之。無怪乎賊風日熾，民難安堵也。除檄飭各縣一體遵照外，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軍民及諸色人等知悉，嗣後無論水陸地方，一經被竊，即須赴縣稟報，萬勿諱匿。其具報呈詞，止許據實開單，不可浮開贓物，亦不得將支離疑似情節影射裝叙，致煩駁飭。其各縣緝賊之法，現已嚴定章程，平日責成保甲，臨時則究捕役，勒限拘比，務期贓賊全獲。如捕役、保甲實有勾通聯絡，坐地分贓情弊，許受害之家切實呈控，必爲據呈跟究，斷不將就顛預，稍事姑容。本府爲水陸商民除害起見，總在捕役、保甲兩項先行整頓，以期竊盜斂跡，並非沽名邀譽，僅以一示了事也。各宜凜

遵毋違。特示。

嚴禁夫頭渡夫

爲嚴禁夫頭把持、渡夫勒索，以安商民事：照得岳陽河下商買輻輳，行人往來，絡繹不絕。舊有一種不法之徒，私立小夫頭名目，一遇客船抵岸，勒索多錢，方許搬運。又各埠渡船裝載行人，任意措勒。此種積弊，大爲居民、過客之害。本府前守此邦，曾將小夫頭名目裁革，及各處渡口均經頒示章程，以安商旅，以便行人，嗣是署篆長、衡，滿擬懲其既往，或可杜其將來。乃接印旋任，訪聞前革之夫頭私更舡行名色，把持埠頭，訛詐行舟。又聞各處渡夫，故智復萌，強勒強索。若不嚴加懲創，則刁徒肆行無忌，必致苦累商民。除密拿究辦外，合亟出示曉諭。爲此，示仰軍民及諸色人等知悉，如有前項刁徒仍在河下各處埠頭渡口勒索取錢，許受害之人赴本府衙門指名具稟，必爲盡法嚴究，除此惡習，決不稍爲寬貸。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訪拿捕賊擾害

爲訪悉捕賊串通擾害良民嚴拿究辦以靖地方事：照得郡屬積匪肆竊，惡捕分肥，前經本府訪拿，大加懲創以後，凡境內新老匪徒，雖未必盡能革面洗心，亦尚知潛踪斂跡，因而城鄉失事之家漸覺稀少，即間有一二丐匪掉竊，一經事主拿獲，無不痛切哀求，在事主之仁厚者，或因其行竊未成，或因原物未

失，寬其既往，戒其將來，每取其戒約保字，即日釋放。如遇平昔嫉惡過嚴，及屢被肆害之事主，不待送官而先即拷打泄忿，在賊匪已就拘執，固無所施其強橫，即釋放之後，惟有抱頭鼠竄而逃，亦何敢見事主之面？本府聞近日以來，不特賊風復熾，而竟有被失之家獲賊送官，因未定案，交捕看管，該捕役膽敢私放，令其帶領無賴族人婦女，直赴事主之家，登門潑罵訛詐。及事主赴官具稟，官爲查訊，該犯則先已回城，仍在原羈處所。迨事主甫歸，又復縱令前往尋鬧，使事主被竊於前，又復受害於後。故被竊者皆思隱忍不報，而捕賊之爲害益深。更有猾賊於居民門外柴草堆內放火焚燒，使居民男婦開門救火，遂乘勢直入室內，搜贓盡捲而逸。種種肆害，倍與從前。該匪等固屬怙惡不悛，該捕等亦屬膽大惡極。本府回任伊始，首先鋤惡安良，除一切弊害，隨時隨事親訪親提，從重究辦外，合亟出示曉諭。爲此，示仰閭屬軍民人等知悉，該捕賊等俱有耳目，當備知本府善善惡惡之素懷，如果頓改前非，原許自新有路，倘其始終不悟，惟當執法如山。爾居亦宜互相防範，保甲尤應實力稽查，均毋好事而招刻毒之名，慎勿姑息而起欺凌之害。獲賊送官之後，如再有前項串通詐害情弊，本府自能訪拿究辦也。毋違特示。

查禁外販搬運

爲嚴禁外販搬運米穀出境，以平市價，而裕民食事：照得米穀雖應流通，糶糶視乎豐歉。岳郡所屬各縣，濱江臨湖，除洲地雜糧之外，產穀較少。豐年稍有盈餘，隨時糶賣，尚無虞本地鮮食之難。查上

年夏秋雨澤稍稀，收成本歉，米價總未平減。刻下米穀短絀，價愈增昂，豈容外來奸販糶赴他處，致本地有乏食之嗟。本府於旋任時體察情形，正在加意籌度。現據華容該縣具稟，刻下水路通達，外境水販勾通本地奸牙，向有穀之家營謀搬運，遠載湖北各縣，計至三四月間，城鄉穀價增長無已，民食必致拮据。現據士民稟請示禁，理合轉稟等情。除稟批飭示禁外，他邑情形諒亦如此，合亟併出示曉諭。爲此，示仰郡屬各縣軍民士庶及行舖人等知悉，嗣後凡有本地米穀概不許搬運出境。如有奸牙敢於串通外來客商到此販賣米穀，裝運他處，止知營私牟利，藉以肥囊，不顧地方粒食之艱，一經訪聞，或被告發，定即嚴拿究懲。至有田富戶稍有蓋藏，應敦鄉黨任卹之誼，即在本地平價糶賣，不得高擡時價，壟斷囤積，並干查究。本府爲本地窮民乏食籌劃盡調劑起見，非有畛域之分也。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訓誡貧富士民

爲恤貧培富以期易俗移風事：照得富戶一境之元氣，貧民爲大造之赤子。富可養貧，宜培養其富；貧能衛富，須顧惜其貧。富固可貧，貧亦可富，權衡在夫，良楛由我。在富者，常念我生未富以前形狀，則驕傲之氣可以漸除；在貧者追念先人在日原非貧人門面，則灰頹之志，可期振作。富既不致嫌貧，貧亦自知敬富，相安可必矣。本府抵楚以來，常抱此拳拳之誠，爲爾富戶、貧民設法調劑，多方開導。乃年來出守長、衡兩郡，並體訪他郡民情，竊見富戶之與貧民，膜不相關，且有兩不相下，尋釁滋事者，不一而足。推原其故，皆由人或驟貧，本族鮮以爲族，至戚鮮以爲戚。及至傾連莫告，則切近族

戚稱謂頓殊，視同陌路。其或因貧攫物，所竊者僅止些須，即欲因此一事，概以終身。夫人即貧窘，未嘗無羞惡之心，畏人指摘。維時果有殷實族戚，量其才力，或授以田土，督令種植，仍令輸租，可期耕而得食；或貸以資本，責令肩販，或勒令學藝，以工易食，均可營生。其有肩不能挑，絕無膂力者，族戚量助膏火，令其負笈勤讀，亦可訓蒙度日。雖其中賢愚不等，不能必其盡發天良，俱能各務其業，各守其成。然有此勸善之良規，未始不可潛移默化。果其怙惡不悛，有負生全，自當嚴行懲創，或送官司究治，或於族譜除名。是先情義而後理法，使成材者益知感奮，受懲者並知愧悔。是有勸不可無懲，又不可昧於先後之分也。先賢范文正公置義莊，江州陳氏每食設廣席，宗族賴之。古人重根本，恤貧乏，史不具書，胡爲計不出此？乃始則因其貧乏而厭之，繼則知其無賴而棄之。由是不肖子不顧廉耻，挺身走險，習成匪徒，遂至流而忘返。可知貧而爲匪，豈盡天性使然者耶？本府捧檄重來，念貧民之生計日促，富戶之疾惡過嚴，兩相離而兩相悖。必致富者不能盡歸與富，貧者惟有終困於貧心，甚憫之。合亟剴切勸諭。爲此，示仰閭郡士民人等知悉，嗣後一體之親，各宜憐貧重富，互相維持。將見人心返樸還淳，定卜風移俗易。貧可望其富，富不致與貧矣。本府於閭郡富戶貧民均有深望焉。切切，特示。

勸諭富戶平糶

爲勸諭富戶因時平糶，毋囤積待價，以期義利兼收事：照得岳郡去歲收成未能豐稔，當此青黃不接之際，糧價漸長，貧民增困，是以本府回任以來，即經禁止囤販，誠恐各屬富戶中有積穀待價之事，不

得不預爲籌計。日來留心察訪所屬，仍有趨利之輩，惟計一身之豐盈，不慮衆口之乏食。在富戶等謂穀從田出，工本完糧，用度在在需資，即重價賣於外販，並非盤剝鄉民，雖云趨利，又何害於義？似此設想，處處皆然，原不僅岳陽一郡。大都客販雲集之時，多有此種市語。若以現在阻禁未開，客商裹足，各家每遇婚嫁要事，必須糶穀以應急需者，仍不能不零糶於本鄉都圖，何以價值與客販之數並無稍減？處此不得不賣於本鄉之時，尚然如此居奇，假使客販竟不來，各家終年無需用，豈一方無業士庶，遂可終年乏食耶？從來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易於興者，必易於敗。乃古今來刻薄存心之至驗也。爾等素封士民，良田心田，應知並重。利出良田，德種心田，何效市井之徒，什一逐利？遂忘耕心之義，樹德之功，何利令智昏，昧焉不察至是耶？生吾鄉而長於我者，吾父吾兄行也；生吾鄉而幼於我者，吾子吾孫比也。鷄犬相聞，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少長聚嬉戲，平居詡詡笑語，一家均也。一旦青黃不接，不思克己以待之，而反騰價以困之。平日之情何在？鄉黨之義何取？本府於富者、貧者兩有愧色。於富者，愧不能勉其種德貧民，昂價囤積；與貧者愧其不能爲之感動富戶，平價流通。特再剴切示諭。爲此，示仰閭閻富戶人等知悉，爾等皆係安分良民，萬不可狃於舊習，復行囤積謀利，並不得因地廣丁繁，謂一人囤積之數，杯水莫救車薪，彼此觀望，致稽義舉。其有穀粟雜糧之富戶，自出仁心，自抑糧價，自惠鄉井，所謂可愧者即轉而成可榮可賀，爲善必昌之盛事。且本府兩次岳陽，晝夜辛勤，始終不懈，即現患足疾，尚忍痛辦公，凡整飭佃戶，嚴緝賊匪，禁止油火等事，大半爲爾富戶興利除害，是爾等一向所望者，多本府所庇者。大即偶爾獲利輕微，計所失甚小，非若虧本之營生。縱目前進益無

多，將來獲益必大。且曲體貧人無告之苦，正所以報本府培養之恩，不但貧人食賤知感，本府亦心寫善良。其間得失，權其分量，孰重孰輕？揆諸損益？孰多孰寡？平心計之，當不負本府諄諄勸諭之苦心也。至於無知窮人，藉有此示，強除強賣，及棍徒勾引鄉愚，藉端生非，則三尺具在，本府又不能爲刁民曲貸也。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分別當贖酌定取贖章程

爲分別當贖酌定取贖章程，以免擾累，致啓畏難事：竊照鄉間食力貧民，每遇青黃不接，或年歲歉收，以及婚嫁急不可緩之事，離典舖遼遠，艱於典當，並有向無典舖之縣鎮，均不能不仰賴都圖、甲里之富戶質押錢穀，以濟眉急，而救饑饉。前因地方棍徒常藉私典挾詐，本府於前次蒞任，業經禁革在案。今次回任，悉心確訪輿情，挾詐之風雖息，而富戶畏難措當之事仍復不免。大都俱以頭穀擔保爲定。此等鄉例章程正所以杜無賴之滋擾，而防來歷之無憑，實慎重出入之道，原不得謂爲勒措刁難，且誤當賊贓或曾受鄉里棍徒之肆訛，或備嘗衙門蠹役之串害，亦無怪有畏難推托之事。但人生貧富無常，人品先後不一，其中先富饒而後貧寒，先入邪而後歸正者，各家俱有親眷相知，類乎此者，定不乏人。以今昔聞見參觀，真有不可概論之勢。第查暴貧之戶，多係無用愚夫。既不諳典借規例，又不託人擔保先容，更羞向熟識人家出頭露面，因不知其底里，遂扼以向日章程，不允質押，未免有偏枯之嘆。至來歷不明一說，凡典押什物，即官典亦止認票不認人。因其人之邪正不能辨別，故惟估其物之貴賤以定價

值。况素習穿窬之輩，其夜竊之物必向夜市之家銷受質押，斷不敢赴彰明較著之良戶自取敗露。其從前無知誤犯，旋即愧悔痛改，或經官長、父兄懲戒，畏法洗心，果有此等改惡從善之人，親族間固有公論，不可以其從前誤犯之短，遂指其人爲必不可交易之人，稱其物爲斷不可典押之物，致阻愚人自新之路。此外如托典誤當之事，自亦不少。其獲賊認明典押之家，除實係窩戶，照例查起還主送官究治外，所有良戶誤當賊贓之處，向日如何查起取贖，鄉里自有公議。第各處情形不一，互鄉仁里不同，其間丁單族小，落落寡交之戶，即難保無藉端嚇詐之害。若經官差起，不但當本烏有，更兼擾累難堪。是以鄉例擇人並須擇物，認票還須認人。似此同一典物之人，其中有幸有不幸。行之常年尚且不可，况值閩在仲春，閑月較長之歲乎？民間隱情疾苦，原非體察經見，不能備悉。日前有鄉人獲賊送究之案，當發經歷司嚴行勘問，訊明後即釋事主寧家，以省拖累。旋據該員錄供，稟請飭縣查起押穀原贓，給主認領前來。本府查閱之下，因而悟悉前情，隨傳團總面諭此案，押穀之家說明並非窩戶，即着事主先行自備本利，親往取贖所有當資本利數目，赴案呈明，候於賊犯名下着追給領，不許棍徒藉端滋擾，定讞在案。蓋恐因噎廢食，畏難苟安，幾致有物可押之窮人，竟成無門可告之絕戶耳。除飭各縣遵照備案，嗣後凡遇賊匪當贓之案，如實係向有穀之家，以物押穀，或以銀錢代穀者，訊非窩戶，其誤當之贓，即令事主自備本利親往取贖，所有當資本利即於賊犯名下如數追出給領，毋任地方棍徒訟師串通衙門刑書、捕役，仍前混照事主報詞捏開窩戶，朦混送票查拘差起擾害，致干訪拿究辦外，誠恐窮鄉僻壤未能瑛知，合行頒示曉諭。爲此，示仰閩屬出當錢穀之善士、良戶人等知悉，嗣後凡有以物質押者，止須論其物之

所值，其人若非素有醜聲，近有賊名，聞見真切者，概不必畏難措當。其先年不端，若共知其革面洗心者，更不必追其既往，冷人愧悔之心。如有無力回贖逾期者，仍准照鄉例辦理，本府計當戶穀，本計生民日食，爲富戶除害，爲貧人興利，不憚煩勞，籌畫備至，實與貧富兩有裨益。而良善富戶人等切勿仍前托詞畏難，藉以刁難。倘有味良之徒，乘有此示，任意以不值之物強押勒典，以及藉端訛詐擾害者，一經訪聞或被告發，定即嚴拿重辦。本府權衡庶政，先教後懲，言出法隨，不作空文，不務虛名之處，諒爾等亦知之切矣。各宜凜遵，慎勿輕嘗。特示。

嚴禁服毒嚇詐

爲申嚴服毒嚇詐，以靖地方，以重民命事：照得惡草毒物天地不厭蕃生，輕命戕身？顛愚罔知顧惜。本府於一應害民之事及害民之物，凡有見聞所及，罔不剴切訓誡示禁。茲訪各屬有種頑民，或欠人錢債，無可抵償，或欠人田租，不能再佃，又有偷竊敗露，父兄妻子冀圖先發制人，及逞屍懷羞，忿不顧身，無顏自立之輩，輒服黃藤、莽草。似此等兇狠愚頑，其初念未必盡有必死之心，多有藉此恐嚇或爲主使誘服許解，希圖詐賴。迨翻救稍遲，遂自戕身命，因而屍親人等藉命居奇，架漫無影響之重情，橫行許控，及至到案，衆證明確，服毒者自作自受，仍於被許者無干。誣告及主令扛幫者，均得重罪。是一家內自戕一命，以致冥頑不靈之父兄伯叔，家族至親，受盡極刑苦楚。蔑倫敗俗，莫此爲甚。現有巴陵縣民許萬成、許徐氏通姦敗露，先後採服黃藤，連斃二命，是否奸徒計圖拖累族衆，現在該縣研訊

解勘，終須水落石出。本府核辦之餘，爲死者慘恤，爲生者矜憐。既恨棍徒藉釁肆訛，更念吾民死於非命，用再諄切出示告誡。爲此示仰閭屬軍民人等知悉，爾等欠人之錢，負人之租，及犯竊人之物，究係罪由自取，即到官發落，所犯並非重罪，何致不惜軀命？至於姦情一節，本有輕重之分，止就本人自知其所犯罪在必死，迫於不得已而後決於自死者，論竟何如不犯必死之姦，既可無罪，亦何致有畏罪自死之事？即罪不致死之姦，亦多因羞愧而死。其羞愧之心，必由敗露而後發。抑知好事不出門，醜聲播千里；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凡此等傷風敗俗之事，迹設嫌疑，萬不能掩人耳目，一旦醜聲傳播，遺笑於宗族閭閻。即爲敗露，又豈第覲面指責打罵之爲敗露耶？若謂羞愧不如死，經官相驗之際，赤身露體，爲千百人所共見共聞，是羞更重而醜愈揚，豈服毒自死遂可忘廉喪耻耶？雖云已死皆空，何論顏面？獨不思生我者，我生者，尚有顏面乎？能知無不敗露之姦，始知斷不可爲之事，此理易見，所論甚明。果能家喻戶曉，何異暮鼓晨鐘？雖愚婦未始不可潛移默化。然必須講論於平日，始能制伏於臨時。是一生保無羞愧之行，自無情急短見之禍矣。自示之後，各宜惜身重命，萬不可服毒輕生，弄假成真，及藉屍圖賴，有負本府提醒愚蒙諄諄告誡之至意。其切近親屬遇有似此者，既有解法，亦應立時解救，不得扶同觀望，以致可生之人竟作畢命之鬼。當依知人欲害他人不即阻當救護之例，按照服制加等治罪。如採取毒草給於人食，則按律分別究擬，決不姑寬。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堂判巴陵民朱太和案

審斷得朱太和喊稟劉繼祥、劉繼壽兄弟共毆一案，緣朱太和素習木簾水手，從前困苦之時，曾投靠於劉繼祥，食宿其家，情同骨肉。及至娶妻成家，始行分居各爨，即受僱簾客，亦係劉繼祥引薦。可見劉繼祥待朱太和之情義真且篤矣。本月二十二日劉、朱二人主顧木客抵郡，仍尋劉繼祥僱募水手十人，因工價爭多還少，尚未成交，客已回簾而劉繼祥又因目疾不能親往說合，隨令朱太和代伊赴簾問信。乃朱太和藉於客熟，議定工價，私僱水手，先支銀兩換錢分用。旋經劉繼祥查知向論，朱太和始給錢一千文。劉繼祥怒其欺妄，不肯收受錢文。妻因其夫被欺，隨以恩養娶妻之言相問，乃該犯惱羞變怒，始則辱罵其婦，繼則扭結其夫，並將辮髮扯落一縷。情知理虧，隨先發制人，赴府喊稟驗傷。當即委員驗訊，錄供呈閱。正在查核間，該處保正黃朝龍同街鄰金興亮、胡章榮、田貴等有聯名乞恩之請。因其事屬冒昧，復覺情有可疑。且赴本府衙門驗傷喊稟之事，虛實必須立時徹底跟究明確，照例執法，以彰善惡，以示勸懲，庶使負屈者不致含冤，情虛者不敢誣控，是以未允其請。遂經親提研訊，審悉前情，並據劉繼祥供稱，現患目疾何能與人急毆？伊弟劉繼壽偕伊子均赴江南未回，何能有助毆之人？實因妻斥羞忿揪脫辮髮，扭出當街，旋經朱榮太勸息解散，並未將伊毆傷等語。質之朱太和，則頓改前供。又稱係劉繼祥之妾用磚塊所毆。查驗傷痕，頭額總門四傷俱皮破血出，傷痕一律，形非被毆，即婦女力薄，下手亦有輕重之分。如謂護夫情急，當其揪扭辮髮之時，亦祇應打其手臂，且覺起妻辱而遷怒，何以妻

反袖手旁觀耶？其爲自用磚瓦劃破誣告，已無疑義。種種味良欺詐兇狠之處，逐層駁詰，已據供認不諱。即訊之鄰保、見證人等，亦俱俯首無詞。此朱太和赴府喊稟，先後審訊之原委也。查法本乎理，理不外乎情，人而無情，事必背理。忘情昧理，法隨之矣。夫人爲萬物之靈，當盡五倫之分。朋友五倫之一也，古人擇交，所以重友誼而別損益也。損益有輕重大小之分，交友有疏密高下之別。有直諒多聞之友，有一諾千金之友，有寄妻託子之友，此爲益友、所當友者也。如習於威儀、工於媚悅、習於口語，以及好勇鬥狠，引誘花賭，勸打官司，離間人骨肉，教令以長凌卑，播弄下愚犯上，唆以誰家孤寡可欺，聳以某墳人產可圖。有錢有勢之時，不覺有其脅肩諂笑之態，無錢無勢之日，始知其拒絕嫌避之速。從此疑忌生而謗言起，或設計陰謀，恩將仇報者，此爲損友、奸友，不當友者也。朱太和素爲木簾水手，本府訪悉木簾水手人等非安分之輩，多有亡命之徒。每遇舡隻往來，或於日間誤損其招，則多方索詐；或於夜間誤碰其簾，則誣竊搜訛。凡到市鎮，三五成群，結隊成黨，勒買打降，恃衆強取，種種兇橫，舖戶行旅受害之處，現已飭沿河地方官嚴密查拿，務獲解究矣。該犯朱太和乃水手中之亡命兼味良者，實爲情理所不宥。今既自投羅網，即爲國法所不宥，雖旁有解勸之人，終不能解免其禍。本府訊明後，當將忘恩負義之棍徒朱太和和枷號示衆。木客未便久留，短夫一名，即着劉繼祥僱募妥人補數。其工資仍在朱太和名下追還給領。至劉繼祥濫交奸匪，無異開門揖盜，亦屬咎由自取。爾士商軍民人等均當引以爲戒，毋負本府於讞語中就事論交痛言損益之至意也。此判並諭。

七字瑣言示諭

天地生人有貴賤，秉賦由來無高低。
富貴雖然有定數，人力回天話不虛。
圖人財產人圖我，破家蕩產子孫微。
興詞入訟原因屈，豈可無因故作非。
責人論事多循理，事到頭來不自持。
平時也知當容忍，氣亂神昏勸亦迷。
俗稱油火時時有，情詞怪誕世間稀。
訟師播弄惟圖利，詞證扛幫爲公肥。
兩頭聽唆仇似海，家破身亡悔恨遲。
更有佃欠主人穀，豈盡歲歉租無餘。
昧心吞抗仍霸種，退佃打降毀戶扉。
掘塹割禾並砍樹，牽去牛隻誤耕犁。
慣行服毒詐害險，那計死別於生離。
審明霸佃田仍退，縱死鴻毛付溝渠。

並有絕賣田山者，藉人轉賣變端倪。
非捏墓田於膳產，即稱原老業主遺。
回贖不能找亦可，登門擾害無了期。
契未註明回贖句，三十年外絕無疑。
分明書載絕賣字，無分年限莫須題。
多少藉端搶奪事，助惡還有悍戾妻。
一到犯法身無主，潑婦也得受孤悽。
男子犯法世常有，女子問罪事多奇。
戀姦忍將親夫害，公婆礙眼啓殺機。
逆倫正法有成案，各種犯法事不齊。
現有一椿和姦事，男婦一雙捆上梯。
樂極生悲人不悟，誰知頃刻喪深溪。
愚頑惡族私仇衆，主謀又將杜後批。
意謂和姦無死罪，却爲和姦命歸西。
雖然謀殺法難宥，何如謹守報無隙。
無罪爲貴先賢訓，豈但男兒要遵依。

官司不可輕易打，公門閑步莫輕移。
當行當止須由我，豈受保鄰訟棍欺。
食物昂貴錢不易，何爲書差作嫁衣。
試看所知纏訟事，幾人幾事得便宜。
平心平氣平爲福，善言善勸善之基。
夫唱婦隨真堪樂，兄友弟恭拂意稀。
父慈子孝家門慶，謙讓閭閻莫怨誰。
善惡到頭終有報，奸計巧謀天總知。
前蒞此邦頒示諭，良言苦口勸群黎。
今番遇事仍告誡，爾等逐條細思維。
共見此心當共體，執法如山均莫違。

風行錄卷之三

長沙府

嘉慶五年七月到任

嚴禁吹手擯行把持

爲嚴禁吹手擯行把持勒索之惡習，以儆刁頑以從民便事：照得民間迎親送葬，吹手、喪擯在所必需。前因分界把持勒索，歷經前府議定工價，勒石永禁在案。無如日久玩生，復萌故智。今本府訪聞本城內外喪擯夫行仍然擅分境界，射利把持。凡遇喪葬之家，不容越界租賃僱倩，無論遠近久暫，任其需索重價，難以短少分文。每有喪家自行擡送，竟至遭其兇阻。隱忍聽從，飽填欲壑，方得安靜。至於吹手一項，尤爲肆橫。遇有婚喪，亦復分界把持。每月需用吹手數名，勒索數千文不等。本家即欲另倩，無如通城吹手皆係串通一氣，需索更多，壟斷居奇，牢不可破。此等惡習，殊堪痛恨。除行縣查拿外，合行出示嚴禁。爲此，亟示仰閭屬紳士軍民及喪擯、吹手人等知悉，嗣後無論婚喪等事，均聽本家自行租僱，不許擅行分界，把持勒索。所有工價本應遵照原定章程取給，但近年食物較前稍覺昂貴，若仍照原議，惟恐不敷日用。今酌於前定數目之外，准向僱家情懇，量爲加增，不許仍前任意需索，分界把

持。並飭城鄉內外保正不時稽查，倘有不遵示禁，許被害家指名稟報，以憑嚴拿究治。保甲徇縱，一併究革，決不姑寬。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嚴禁強梁脚夫

爲嚴禁強梁脚夫踞佔碼頭，把持卡索，以安商民事：照得省會路當孔道，人烟稠密，商賈雲集，客貨往來不絕。民間日用薪煤等項，均不得不藉人力以資搬運。案查從前各碼頭脚夫等私立議單，額外加增脚錢，有長沙縣監生常朝澤與脚夫龍朝、羅寶慶等彼此互控，各憲批府行縣，酌議詳定，分別遠近給發脚錢，章程轉請臬憲核詳，兩院憲批示遵行在案。本府於去夏抵楚，即訪聞長、善各碼頭脚夫等積弊較前愈甚，一遇搬運客貨穀米柴炭以及磚瓦木植及一切貨物，每石增漲數文，稍不遂意，即肆行詈罵。更可惡者，遇有船隻到岸，客商行李擁擠，搶挑不過百餘斤之物，強勒分作二、三肩，即自帶僱工，亦不許挑送，必需卡定脚錢數十文至百餘文不等，始行挑送。且各碼頭紅轎，每遇民間婚喪事故，多端勒索。若遇風雨尤肆留難刁蹬。里許之程，竟索錢百餘文，最爲民害。茲本府奉委署事以來，復又密加訪察，恭蒙各憲清政之下，碼頭脚夫已知斂跡。第恐積習既深，若不專案禁革，將來漸蹈故轍。除行長、善二縣遵照外，合行出示嚴禁。爲此，示仰各碼頭脚夫及商民人等知悉，嗣後或貨物泊岸投行，或行李下河上岸，或婚喪事故擡轎，以及磚瓦木植穀米柴煤一切貨物，本有原定脚錢，但近年食物稍昂，若仍照前議章程，惟恐不敷日用。今酌於原定數目之外，准向僱者情懇量力加增，不許任意把持勒索。

至居民客商貨物行李自有僱工不願僱夫者，聽其自行挑運，亦不得恃強卡索。倘敢故違，或經訪拿或被告發，定即查拿，從重究處。本府執法如山，決不寬貸。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嚴禁囤積米穀

為嚴禁囤積米穀以平市價而裕民食事：照得本省收成豐稔，糧食充盈，前奉撫憲以囤戶居奇，是以本地米價不能平減，出示嚴禁遏糶，曉諭流通在案。茲屆歲暮，米價日漸騰貴，每石賣至三兩一、二錢不等。本府密加查訪，有等射利之徒，重資購積，以至米穀不能流通。有穀之家明知伊等買穀販囤，貪其價昂，利其銀整，遂亦樂於售給。因而窮民小戶，措銀無幾，非曰銀色低潮，即謂零星不便。走遍四鄉，石斗莫購。竭蹶情形，殊堪憐憫。要知買賣價值增減，原無一定，行情總以缺者為貴。本年三稻豐收，廩藏饒裕，並非米穀缺少，實因囤戶不惜重價乃貴耳。從來奸牙囤戶，春則願寒，夏則願旱，秋則願澇，冬則願晴，見利忘義，喪盡本良，即或成家，鮮不旋積旋消，易與易敗者。爾等素封士民，良田心田應知並重。利出良田，德重心田，何值與市井之徒什一逐利，遂忘耕心之義，樹德之功，何利令智昏，昧焉不察至是耶？況生吾鄉而長於我者，吾父吾兄行也；生吾鄉而幼於我者，吾子吾孫比也。鷄犬相聞，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少長聚嬉戲，平居詡詡，笑語一家均也。一旦米貴，不思克己以濟之，而反騰價以困之，平日之情何在？鄉黨之義何取？本府於富者貧者兩有愧色。於富者愧不能勉其種德貧民，昂價囤積；於貧者愧不能為之感動富戶，平價流通。茲據長、善兩縣衿耆具稟請禁前來，合亟剴切

勸諭。爲此，示仰閭屬軍民富戶商販人等知悉，爾等皆係安分良民，值此米價騰貴之時，何得狃於積習，復行囤積謀利？所有從前已囤米穀概行出售，以濟民食，不可因地廣丁繁，謂一人囤積之數，杯水莫救車薪，彼此觀望，致稽義舉。其有穀富戶不得再於囤販交易，務須零星出售鄉民，則米穀可以日漸流通，市價可以日漸平減。倘富戶囤販中有好義樂施之人，能自出仁心，自抑米價，自惠鄉井，所謂可愧者即轉而成可榮可賀，爲善必昌之盛事。至於短價強買，阻撓出運，故違各憲示禁滋擾，則三尺具在，斷難曲貸。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准禁年豐時貴委婉勸糶

爲豐年時貴等事：案據長沙縣民張漢源等稟請，酌定穀價論保押糶，並飭禁私行增減平色等情到府，除批去冬雨水較少以致城鄉米穀日漸騰貴，當蒙撫憲出示曉諭流通，嚴禁遏糶。本府復又節次剴切勸諭，以期富室各發天良，種德子孫，共惠桑梓。並邀藩憲訪悉富室苦衷，囤戶積弊，分別出示通飭貧富緩急相通，毋逞押穀之詐。其囤戶壟斷漁利者，查拿辦理等因。是米穀昂貴一事，疊次仰邀各憲出示，並諭本府設法圖維，至周且渥。新正以來，膏雨溼濡，市中米價漸次平減。從此春水充盈，各路河流通達，運米之舟源源接濟，可冀價值減復。各憲正深額慶，今爾等復請定價押糶，以足民食，一種惠愛鄉里殷懷，殊堪嘉尚。本府披閱之下，籌畫再三，事均難以允行。查市價不二之說，有悖物情。市中缺者價昂，自然之理。若必不分精粗美惡，比同抑勒，則城鄉接壤，減價宜均。省城人烟輻輳，運販之

商藉營什一，倘聞抑減價值，米商必至裹足不前，就食之民，勢轉聞風而至，又將如何撫字？況富室亦費工本辛勤，斷難率混舉行，致滋弊端。至於押糶之請，止可施之囤戶，不便加之富室。蓋囤戶明知米價已昂，販積居奇，病民謀利，其情等諸遏糶，已奉憲行通飭查拿。事在地方官實力辦理，不致枉縱，米穀自可流通。若富室耕九餘三，自贍之外尚有親親仁民之別，必以官勢罄其倉箱，尤非情理。總在富室周急爲懷，廣行出糶出押，及時施惠，本府之所厚望。且指日春江漲發，米販雲集，不至負不義之名，抱失價之悔，則富室之宜早爲計者。據情准再出示曉諭，通飭各屬。查拿囤戶及廣勸出糶，並不得違例，增減平色，均于未便外，合再出示曉諭。爲此，示仰閭屬軍民人等知悉，嗣後囤積米穀圖利之戶，務須及早猛省，所有從前販貯穀石，全數出糶。倘再待價居奇，病民利己，一經本府暨各縣訪聞確實，立即查拿究辦，定將私囤米石，概行押糶，斷不姑容。至田多有穀富室，務體本府疊次勸諭苦衷，亟爲零星出糶出押，以惠族親、鄰里、鄉黨，毋得觀望失價，轉負不義之名。所有交易平色，均須遵照市中大例，不得任意增減，致于未便。其糶穀民戶，總以情懇切，勿短勒強買，以及倡議阻運，定價勒糶，誤蹈三尺。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再行剗切曉諭以平市價

爲再行剗切曉諭，以平市價，而警誤犯事：照得去冬雨水較少，以致穀價騰貴。疊蒙各憲出示詳晰諭禁，昨因膏雨溼濡，市價漸減之際，轉有長沙縣民稟請定價押糶。本府當即明白批示，復經示諭閭

屬，查拿囤戶及廣勸富室出糶，並禁止違例增減平色在案。頃聞穀價減退數日，現在轉又昂貴。本府密加採訪，始悉刁狡牙販巧借陝省協濟軍米名色，通同增價漁利。查陝省需撥軍米十五萬石，現蒙撫憲奏覆遵奉，趕截漕米八萬石，先行起解。其餘七萬石，攤派各州縣分碾起運。是陝省軍米已有先後成數，且在各州縣撥運，於省城米穀毫不干涉。謀利之徒藉此增漲穀價，壟斷居奇，揆之天理人情，均多違悖。現在雨水充足，河流通達，舟運源源，諒難高擡時價，何不及早公平交易，共捨不義之利，以期廣種福田。又訪得長沙縣鄉民強向富室糶穀，並有捏交色銀，以及投送空封者，以致各該富室以搶穀具控。現已飭縣拿解，親審究辦。如果實有搶奪情事，定即照例詳報，斷不能因其托名買穀，寬其利己損人之罪。並聞有於河干阻運，不准米穀出鄉之事，亦經諭令嚴密訪拿，毋稍輕縱。特恐鄉僻小民未盡周知，復藉買穀搶奪，及阻運滋事，而漁利奸販，巧借協濟陝省軍米之名，訛傳擡價，大於民食有妨，合亟出示曉諭。爲此，示仰閭屬軍民人等知悉，嗣後確坊米舖，均不得巧借本省協濟陝米名色，串增市價，漁利病民，有干重咎。窮民向富至買穀，各宜好爲情懇，不得稍肆強勒，並或倡議鄉禁攔運米穀，誤蹈三尺。至於田多有穀富室，務體本府疊次諄勸殷懷，自抑米價，自惠鄉里，隨時零星出糶出押，以濟民食。其囤販米穀待價漁利之戶，一經訪問，定即查拿究辦，並將私囤米穀減價押糶，均不寬貸。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廣推胞與之義

爲廣推胞與之義，以裕民食，而饒物產事：照得邇來米價日漸騰貴，久奉各憲暨本府出示剴切勸諭平價出糶，並嚴禁阻撓遏糶在案。本年瑞雪迎春，已兆慶豐之象。市價仍未平減，本府公餘披閱郡志，楚俗火耕水耨，民食魚稻。又載俗多慷慨，耻爲不義。則魚米之鄉應知仁讓，乃昨據省城確戶具稟，地棍阻撓裝運米穀，業經批准推究，豈本府前次諄諄告誡尚有未諭之民？殊不可解。即省城魚價亦不見平，本府又訪得春流漲發，水族資生，漁戶撈取魚苗貯養，餌以鹽蛋黃。惟鱸鯉鯪性喜蛋黃，啖之能長，其別項魚種，概行不食而斃，頗負造物化育之功。且又欄河設立椽檔樑棧竹木，罩椿截流而取。如遇行舟迅速，或植風狂浪涌，撐躲不及，或遇暮夜價程，看視不直，誤觸其上，即遭碰損覆溺之慘。甚至刁頑漁戶欄截行舟，勒令賠償，爲害商旅，以致善化縣境內有師非五推溺易又八一案，致死抵罪，此即平時殘害生靈之報，是阻撓米穀流通及攔河撈養魚苗，均於便民愛物之義有妨。除密委賢能各員分途訪查外，合就併案示禁。爲此，示仰閩屬軍民及沿河商漁人等知悉，嗣後有穀之家，務須零星出售，廣運流通，俾足民食。現已歲兆豐登，毋庸囤積自誤。倘沿河匪棍敢以遏糶逞私，攔阻詐索，本府一經訪實，定即立拿究辦。至於攔河釘椿撈取魚苗，阻礙行舟，並着禁止。務須遵照前藩憲通飭章程，只准沿岸網取，並不得貪圖鱸鯉鯪魚利，致斃別種魚類，戕害生靈，有負上天好生之德，因而水族不能繁滋，市中物罕而貴。自示之後，屆期如再用箱壘斷魚苗，亦干訪查嚴究。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勸諭貧富相通

爲明定貧富緩急相通之義，永除刁告，永便貧民事。照得官典之設，原所以裕國便民，長沙十二屬除安化歷未開設典舖外，其餘各州縣雖開設多寡不一，然不過城鄉市鎮居民及附近之村莊可以隨時質押，他如窮鄉僻壤及百里之外民居，既憚路遙，兼乏盤費，即難於往質。孤老孀嫗，勢實難於遠出，書生少稚更不慣於奔馳，況因數千文數百文錢，斷不肯向數十里數百里外之當舖遠行質典。是以民間向遇典舖遼遠，即就近在本村富戶或鄰里有力之家持物押穀，於秋收後照例加以息穀，本利清還。此係鄰里緩急相通，鄉民救急善舉也。聞有地方棍徒勾通衙門蠹役，藉端訛詐，或無耻借戶侵虧本利，挾催迫之嫌，誣告圖賴，遂有私開典押之控。到官勒令繳簿，被告畏不敢呈，以致案懸不審，時保時押，或屢審而不能結，或未審而遞息完案。其中情弊不一，以致鄉間有力怕事之家，不敢貪圖微利，致啓訟累。且貧民青黃不接，或遇水旱歉收，其家內無升合分文，室中有妻兒老小，嗷嗷數口，共受饑寒。迫於無可如何之時，恐不免作忘廉喪耻之態。似此等風俗相沿，人皆謂富戶之刻視貧民，不知貧民實受棍徒之害，殊非藉富養貧之道，更非教養生之法。欲使濟急貧民，須知培養富戶，明示以質穀，並無私押之禁，自然永絕棍役串詐之端。本府業已議稟各憲，奉會詳批允，通飭遵照在案，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閭屬軍民人等知悉，嗣後凡係糧戶積穀之家，如願益人利己者，不妨質押以通緩急。如積穀無幾，僅足自贍，不敷出押者，自不便強以所難。即積穀盈倉之戶，而經理乏人，或不長於應付者，亦應聽其

自便。若平日精於理財，善於生發，於其待時而糴，干犯囤積之條，莫若半情半利，全己全人，共行此兩有裨益之舉。且既經本府通行曉諭，行縣立案之後，可再無控累之虞。寧以義爲利之恒足，莫作巧昧以欺天。男婦一律，童叟無欺，共體備籌剝示之苦心，咸臻安居樂業之順境，是又本府深望於爾輕利重義之糧戶輩也。如有強押勒贖，以及保家侵挪，藉端滋事者，許爾糧戶等執簿呈據，近則赴轅稟究，遠則赴所在地方官呈明究辦。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禁止淫祀糜費

爲曉諭淫祀無福之義，以崇根本而節糜費事：照得聖化成民而致神，人道尊親而遠鬼。首務教孝勸忠之典，次及春祈秋報之文，所以順成蠟通，已寓爲民謹財之義，而不欲非類，尤切非鬼戒諛之訓也。本府前蒞岳郡，查得民情最喜媚神邀福，每遇迎神賽會，不惜重貲。披閱郡志，初因家計有餘，一時迷悟，遂充主會、執事等役。一經承值，鄉市目爲年例。及家道中落，諛卸蔑由，竟至釀爲流徒。志乘詳載，情屬可憫，當經出示禁革，並議稟撫憲批示飭議，旋蒙藩臬憲會詳允准通行在案。茲本府奉委署任以來，訪聞長郡俗習不異岳州，獨不思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應祀之鬼。神尚必本孝慈以昭格，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推原其意，人必盡力於倫常，然後可以將敬於應祀之神。他如不孝、不慈、不愛、不敬、不和、不睦，即家祀祖先尚且吐之不暇，非分之鬼神豈肯因其一念私媚之忱，遽爲降福？况鳴鑼擊鼓，不過快意適觀。從事於斯者，更未必盡出諸誠敬乎？至於邪神厲鬼或貪血食之馨，祀典未

登，斷不能冒違下情於上天。非禮勿享，洵爲至論。爾民何不節其迎神賽會焚香點燭之費，豐菽水以事父兄，施衣食以睦鄉里，行各種實在之功德，省向日虛無之祈報，不以有用之財浪供無福之祀。根本既崇，報施自應。作惡必滅，爲善必昌。從未見就一日之祈禳，可能倒置也。本府職司表率，軫念愚蒙，除通飭各州縣一體出示禁革外，用特剴切曉諭。爲此，示仰闔屬士卒軍民諸色人等知悉，爾等嗣後務宜各親其親，各長其長；求恩義於倫理之中，節費用於迎祭之習。毋得再蹈故轍，輕費貲財，僥幸求福，自貽終窶之累。倘有不肖之徒，妄希就事生風，或以迎神邀福爲由，引誘良善，冀圖斂錢入己。飲食征逐，並不法僧道倡言某神能拯疾病，撞騙募化。且或神奇其說，捏爲顯靈發猖等論，誑人財物。一經本府訪聞，定即查拿，按律究辦，斷不稍爲寬貸。爾等務須仰體諄諄告誡苦心，共敦根本，以一己之修爲感鬼神之功，用將見百福駢臻，千祥雲集也。各宜勉旃毋違。特示。

嚴禁窩賭詐賭之害

爲嚴禁賭博力挽靡風以裕民財，以靜盜源事；照得賭博爲盜賊之媒，弭盜莫先於禁賭，而禁賭莫急於除窩。窩賭之家既除，而欲賭者無所托足，則賭風自息，而盜源自清。今本府下車以來，訪聞長屬有等慝不畏法之徒，呼朋引類，慣行窩賭。或抹牌押寶，或擲骰抓攤，抽頭獲利，藉此營生。若遇良家子弟，心存陰惡，引誘多方，勸以美酒佳肴，煽以風花雪月，以致少年子弟戀戀不捨，始則現錢輸贏，既而恐嚇書欠。及至日輪日多，負欠無償，又復累利逼換券約，心畏父兄知覺，飲泣曲從。迨催迫日

甚，毆辱難堪，非竊父兄銀穀衣物，即盜賣公共田房。一經父兄查知告官控理，由是禍起家庭，傾家蕩產，甚至饑寒交迫，流爲匪類，未始不因賭風日甚之故也。更有一種無賴之徒，凡遇殷實之家無隙可乘，則串同胥役妄控賭博，羅織多人，乘勢訛詐，名報望門，賭人畏訟累，不得不遂其所欲。是詐賭之害人，實甚於窩賭之爲害。興言及此，殊堪髮指。除現在密訪查拿外，合行出示嚴禁。爲此，示仰閭郡士庶軍民及地保人等知悉，嗣後務須各安本業，痛改前非。倘敢仍蹈前轍，開場誘賭，詐指賭博，一經訪聞或被告發，本府惟有盡法究治。該地保等如敢徇隱不即首報，一併嚴拿重究，決不姑寬。凜之慎之，毋違。特示。

申明驅逐娼妓之義

爲申明驅逐娼妓之義，以醒痴迷端風化事：照得娼妓之流工於媚態，裝成假情，其勾攝人心之處，有妻妾間所不能者。遂爾目覩神移，此時此境，不但愚蒙者不覺，即曉事人亦難把持，矧少年子弟心性未定，貨財應手。父兄防閑稍疏，即有浪子狂徒乘間引誘，迨至墮其術中，日事紛華靡麗，茶坊酒肆揮金如土，置父母如路人，妻子同陌路，那念先人艱苦，孰計後代兒孫？而亡八鴿兒藉以盡情需索，役保棍徒乘機串同訛詐。由此小而廢時失業，大則破產亡身，此父兄教約不可不嚴也。更有兩人同戀一妓，賭勝爭歡，不計貲財有無，甚至甘心典押，以博一時歡娛。或虧本流落，無面還鄉，至室家受其凍餒。或身爲獨子，沾染惡疾身亡，致父母絕嗣。或妒姦肇覺，釀成命案，身罹重辟。是娼妓之爲害，不可勝

言。執迷者何沒沒也。及若浮華子弟鑽穴逾墻，自以爲風流雅趣，不知此中之敗德壞行，又豈嫖娼之爲害於一身一家已耶？本府力挽風化，欲正人心，不得不深言要害，剴切示禁。爲此，示仰閭郡士民商賈人等知悉，嗣後務宜各務正業，痛改前非，士民當以上進爲念，商賈當以貿易爲心，仍不失爲端人正士。爲父兄者尤當共相告誡，師友互相勸勉，從此不但家門多慶，抑且風俗漸移，庶上不負聖主視民如傷之深仁，下可慰各憲愛民如子之至意。如此諄諄告誡，以後倘仍有蕩檢逾閑之輩，一經訪聞，或被告發，本府惟有繩之以法，決不寬貸。其時父兄師長，恐不能告無愧於法堂前矣。各宜凜遵。

嚴禁私開小押

爲嚴禁私開小押，重利盤剝，以恤窮黎，以靖盜源事：照得設立典當，便民緩急，將本求利，原所不禁。然必須請領當帖，完納稅銀，方准開張。每月取利照律不過三分，若私開小押，屢奉各上憲嚴禁，無如日久玩生，仍然開設。且有不肖之徒，祇知惟利是趨，竟出資本串同軍流，擅開小押，每押本百文，於額利三分之外，重取利息。甚至按月二三十文不等，兩月爲限，其盤剝窮民已屬有傷天理。更有一班無賴匪徒，將所偷贓物得以押錢應用，毫無顧忌。是賊匪藉小押以消贓，致押店收賊贓而圖利，情同窩黨，爲害地方何可勝言？合行示禁。爲此，示仰軍民地保及該軍流人等知悉，爾等既將本以求利，何事不可營生？以優游自在之人，何甘於軍流爲伍。嗣後務宜別謀生理，不得違禁串通軍流，朋開小押。其前押物件，照例三分取贖，不得舞留需索。倘敢怙惡不悛，仍然暗地朋開典押，賊贓重利盤

剥，一經本府訪聞，定即嚴拿究辦。斷不稍爲寬貸。至爾等軍流，從前既已誤罹法網，尤宜改過自新，將來得逢恩詔，可以釋回。不得違禁取利，代賊銷贓。再干法紀，後悔莫及。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曉諭救生船隻稽查章程

爲曉諭救生船隻稽查章程，以濟行旅事：照得岳屬救生舡隻有名無實，曾經本府議定章程，具稟撫憲批行會議。旋蒙藩臬二憲如稟會詳，批允通行，遵照在案。本府原議內開：洞庭湖風波不測，商船每多失事。向來設有救生船隻，此誠皇恩浩蕩，軫念難民，自宜實力奉行，方足以濟民生。近訪得向來救生船間有裝載柴草，遠離口岸，或船泊在埠，舵水他往之事。以致猝遇風暴，竟至救援不及。查救生船上舵水每名由藩庫歲領工食銀六兩，不爲不厚。又有救活人口一名賞號銀二兩，撈獲浮屍一具賞號銀一錢二分五釐之例。猶敢藐玩偷安，實屬目無法紀。若不實力整頓，何以廣皇仁而綿善政？惟是湖波遼闊，萬頃汪洋，雖風日晴和，而驚颺可以倏至。即濃陰數夕，而鼓櫂亦竟如夷。數月待之而無功者，瞬息用之而已形不足。此救生船之不可遠離口岸，洵爲第一要務。然而丁男聚處閑久，則起潰心。巨波駭奔，技疏且虞自顧，似非設法維繫其身，熟嫻其技不可。至於乘危撈取貨物，例應倍究。倘船無識別，未免巡汛各員淆於稽察。現擬將向來老弱船戶分別究革，另行訪募精壯熟諳水性之漁戶充當舵水，即由府衙門給發印照，詳載舵水姓名、年貌，閑時准其在近湖面捕魚，總不得遠離分防之界。獲魚後止許一人上岸售賣，不准結隊離舡。並從優免其編徵、漁課。所有舡上些小損壞，即責令自行粘補。如此，則

救生船戶養贍更資充裕，亦足嫻其技藝，維其身心。終年處風浪之中，臨事似更便捷得濟。仍請將舡身全行油飾赭色，四圍舡釘救生舡並分防地名各字樣，以示識別。倘敢仍前藐玩曠役，或乘危撈取貨物，一經巡汛員弁查出，由府縣從嚴究報。其漁舡協救人口、浮屍，仍照舊例分別賞銀三兩及賞銀五錢。所有沿湖漁舡現已概行編號，亦照保甲之例，造冊妥辦。於救生舡一律飭委各縣主簿、巡典協同各該縣會營稽查，以杜爲匪兼資生業等因。今本府奉委署事以來，查得湘陰縣屬之琴棋望、白花洲、澄沙港、磊石四處額設救生船隻，積弊相同。除行湘陰縣查照，本府稟訂章程辦理具覆外，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該舵工水手人等知悉，爾等速即遵照例議，逐一妥辦。倘敢仍前怠惰偷安，藐玩曠役，以及乘危撈取貨物，或經本府訪聞暨巡汛員弁查出及被告發，本府定即照例究辦，決不寬貸。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申明溺女之戒

爲申明溺女之戒，以厚風俗事：照得妖夭殺胎，物猶有禁；存孤保赤，事本諸經。世有溺女之人，律嚴故殺之罪。人爲萬物之靈，莫不秉天地陰陽之氣而生，未聞孤陰獨陽可以望其滋生也。乾坤肇父母之稱，五倫定夫婦之別，陰陽合而男女生，此天地自然之理，聖人倫常之道。世人不能明理，偏於好惡，不願生女而生男者有之，何至惡習相沿，竟有惡之欲其死者？轉生機爲殺機，視骨肉爲寇仇，聞者無不心酸髮指，不知斯人亦具四體五官，何以另有一種心肝肺腑也。當謂上天好生，釋家戒殺。蓋指凡

物而言。若夫父母之於女子，天倫至性，並不可以好生戒殺相提並論，何至惡之不欲其生，溺之立斃其命，實出天理人情之外。孟子云：「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無惻隱之心，非仁也。己女而忍溺之，惻隱安在？尚得謂人乎？又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夫嫂自溺耳，一不援直以豹狼目之，溺女者豈特不援且擠之，比豹狼更甚矣。天地間蠕動之物咸惜性命，禽獸之頑猶知母子，是以屍殘如虎，尚回頭以顧子。冥頑如猿，亦哀子而腸斷。智哉子產，畜及生魚，仁矣。宋郊渡茲溺蟻，初何分於牝牡？又爲擇其雌雄？女而溺之，視人不若蟲議，殘忍反過禽獸矣。血氣之屬，莫知於人，孕靈十月，剖胎一朝，炯然能視，呱呱能啼，天性之戀，怖死之情，未必無之。但其口不能言，竟爲所生者淹而殺之，豈不冤哉？本府前在江右曾刊戒溺之文，今聞楚省亦有是風，殊心憫焉。婚嫁之禮人之大義也，取妻而後生子，若無妻即欲生女不得，焉望有子？要知子從何來，當思身從何出。己樂有子，人亦樂有兒。己爲子擇媳，人亦爲兒擇婦。子嗣固爲世人所不可少，婦女亦生人所不能無也。似此生兒賣之，育女斃之，假使人人如是，則遍地盡是男子，妻從何來？背理玩法，莫此爲甚。匪惟天理之所不容，亦且國法之所必逮。茲據請示前來，合亟出示剴切曉諭。爲此，示仰閭閻軍民人等知悉，嗣後爾等務須廣爲傳述，俾愚夫愚婦改過自新，永革溺女惡習，不犯故殺刑章。如謂女生外向，終屬他人，豈若生子有靠？不知女中有丈夫之稱，紅粉有男兒之志，或賣身以養親，或改裝以代父，更有夫榮子貴，得以顯揚門第，迎養外家。由是觀之，生有賢女即可當作佳兒。若生子不讀詩書，不務正業，飄流浪蕩，不顧父母之養，未始非曾經溺女之報。以此論之，生無用之兒又不若生有用之女矣。至於人之有後無

後，全在存心行事。能存好心，肯行好事，何患無子？何至無後？如謂家貧不能養育，則省城現有育嬰堂，可以送乳。即在外縣亦可送交地方官收養，不得擅自溺斃。倘敢冥頑不靈，玩法戕害，一經本府訪查確實，定即嚴拿，按律究辦，斷不曲貸。如不法棍徒誣詐不遂，藉端妄控，亦干並究。爾等好善士民果能曲體本府諄諄勸戒之意，或以示義開導，或以示語鈔觀，俾鄉愚無知，咸知向化，共全天性惻隱之良，永絕殘忍刻薄之事，將見物情可感，定能福子而佑孫。須知人意皆慈，即是父天而母地。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親勸富戶減價鄉民遵法並減價章程

爲訪悉貧富爭持情形，親勸富戶減價安貧，面諭鄉民知感遵法事：竊照民爲邦本，食爲民天。民有貧富不同，食有貴賤不一。是貧民乏食，全賴富民以養之；富民有家，亦仗貧民以保之。此貧富保養良方，苦樂須知養策也。近因鄰省採賣米穀，客販亦接踵而至，囤戶因此居奇，富室效尤趨利，以致鄉間穀價有增無減。查民間薄有產業之家，及佃人田地之輩，凡有仰事俯畜者，已難爲青黃不接之繼。此外類乎無業貧戶有疾苦人，亦豈無父母妻兒？一家數口又將何以度日爲生？即力可受僱，傭工計其每日所得工資，自膳尚且不敷，焉能顧及家室？並聞僱主因米昂貴，裁汰人口。此等力作者，又復減去其半。貧富比鄰而居，富戶豈見不及此耶？亦豈盡皆惟利是趨耶？總緣人心不齊，互相觀望延挨所致。亦因愚民不知情懇，不善語言，兼之牌甲與好事之徒，以往日之私恩小怨，或賣或不賣，藉以報其平昔偏惡偏

好之私。並且背富戶而私聚議價，帶烟戶而擇人強買。買賣動強，本非人情所樂，從又豈可概以富戶趨利責之耶？無義必招無情，亦因無情以致無義耳。無情無義之謗，爾富室鄉民皆不能免也。本府察悉前情，除諄切面爲勸減外，合再出示曉諭。爲此，示仰該都甲紳士軍民人等知悉，各宜激發天良，務以周急爲懷，勉以固窮爲本，均無負本府親赴該都，不憚煩勞，諄諄勸諭貧富士民互相議減，公共籌定一切章程之至意。此示以後，仍敢藐法恃強及違議漲價者，一經訪聞或被告發，定行分別究辦不貸。特示。

章程存卷。

曉諭喻次山抗違即會營往拿

爲曉諭事：照得長邑尊陽都地方有匪棍喻次山借米穀昂貴，糾衆搶奪。本府親赴該都查勘，議減穀價，喻次山並不遵法投到。現奉臬憲出示曉諭，次山仍前藐抗。臬憲暨本府均不能再爲寬宥，定必會營選派兵役拿究。憲諭兵役下鄉不許擾累閭閻，並有文武員弁督率前往，斷無藉端需索之事。即將來兵役夫馬下鄉，飯食草料亦係本府發銀，交給公正紳士應付，即報搶原告之家，亦不准絲毫累及。爾等舖戶、居民盡可安心樂業，不必稍涉驚惶。惟是地方富庶，民不知兵，誠恐臨時聞風疑懼，或思他往暫避，或思閉舖關門，亦未可定。合先出示曉諭。爲此，示仰該處各都甲人等知悉，喻次山不過冥頑匪棍，果敢藐法抗官，一經會營嚴拿，即可就獲。爾等舖戶、鄉民，各宜安居，仍照常工作生理，懼毋互相疑慮，以致廢時輟業也。特示。

曉諭拿辦糾搶首從復籌零糶穀石章程

爲曉諭拿辦糾搶刁抗首從原委，復籌零糶穀石章程，以彰國法而裕民食事。照得去年本省收成豐稔，前因富戶貪利，售給鄰省客販搬運，以致市價騰貴。屢經本府出示剴勸，富戶零糶便民。詎有長邑尊陽都匪棍喻次山因挾仇抑勒監生楊孟初等減糶不遂，始則聚衆聊謀抄搶，繼則糾夥串縱抗官，實爲罪大惡極。業經本府會營督同府縣各役，查拿首從審報，已奉臬憲親提各犯研鞫得實，並奉撫憲提審奏辦。其餘效尤搶奪之案，現復飭縣查拿，分別辦理，不致稍涉枉縱。此各憲暨本府除匪安良，以期衛富濟貧之素願也。即如本府前聞貧富爭持，下鄉親勸富戶減價，其時喻次山搶案業已發覺。查自錦綉都以及尊陽都之九溪寺沿途民庶，無不鼓舞歡忭，樂從示諭。寺之前後左右，觀聽者何止萬人。雖愚不知禮，第察其詞色，頗覺感恩畏法。乃竟有棍徒周道遠、王有貞者，既非衿士，又非牌甲，膽敢出頭爲喻次山狡飾，並稱楊姓爲富不仁，以致招徠喻次山等抄搶。喻次山斷不可拿，萬不可拿。出言挾制頂撞，且云尊陽都穀價應以五六錢爲率。質之衿士，咸稱前經喻次山議價一兩，復有周道遠來都強議減定八錢等語。查周道遠係錦綉都人，輒與王有貞以毫不干己之事，恃強欺壓鄉民，拿獲訊究之下，俱係喻次山夥黨，雖未同搶，而主逃抗官之罪均無可寬。並有李楷、鄭紫函與聞其事，並亦一併拿究。各富戶正應恪遵成議，零星出糶，乃行之未及一月，聞又有奸牙勾串奸民冒充貧戶任意賤買貴賣，紛紛效尤，已屬目無法紀。以爲喻次山等之搶因吝激成，應從寬曲。楊孟初等抗不應糶，仍應治以爲富不仁之罪。捏造

歌謠，互相傳說，已訪悉爲李楷、鄭紫函等首倡。查高擡時價，漁利病民，例禁囤戶並非有積穀而言。如有作奸犯科之富戶，自當據事實坐罪。若積而不糶，擡而倍取，是爲貪鄙之徒，此等人原不能不招人怨惡。但鄉鄰任恤，出於好行其德者之本心，不能以其人貪鄙，遽坐其罪。且其所積者己物己財，所貪者己財己利，較之奪人財物，以人利己者，孰爲可原？孰爲不可恕也？至貧富無常，報施不爽，趨利若鶩者，人之心積善有慶者，天之道，爾紳耆富戶等觀楊姓等之被搶，及喻次山之難逃法網，正當心存敬畏，互相勸勉，知惡之不可爲，與善之當爲。戒囤積而敦任恤，濟鄉里之貧乏，即以保自己之身家。乃又有聞喻次山就獲，挾小販漁利之見，措不零糶，或照前增漲價值者，豈前此遵減因畏喻次山搶奪而曲從耶？今日違議，因獲喻次山首夥而自縱耶？獨不思勸減在何時，仇搶在何日，即非因棍徒肆搶而勸減，又豈因爾等曲減而究辦耶？本府早爲爾等設法，爾等即不爲本府設想，亦應自存身分，何昧焉不察至此耶？合再諄切訓諭。爲此，示仰閭屬富戶人等知悉，嗣後富家積貯穀石，務須分別存糶，以濟都民穀少之區。鄰都協糶概由保甲領糶，以杜冒充貧戶之弊。至於小販零糶，運城轉糶，藉覓微利，各應明向富戶請放糶，入城不得援照鄉價，亦不准結隊夥販，轉濟外運。倘不法棍徒不行投保懇糶，肆行強買者，則喻次山等案均屬前車之覆。據報拿辦，噬臍莫及。該牌甲等亦務仰體本府諄諄勸誡之意，勿稍滋累，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嚴禁把持行市

爲嚴禁把持行市，以平米價，而裕民食事。照得省城人烟稠密，日食浩繁。向來開設碓坊數百家，收買四鄉小販挑運米穀以待居民糴食。推原其故，向年市穀平減，民間倉箱充裕，小販不能沿門求售，是以運交碓坊。而糴食之民不便待販成炊，樂於碓坊常年交易。碓坊即藉以稍沾什一。其時價平米廣，誰較錙銖？並非小販必應售給，碓坊不應散賣民戶之原委也。去歲尚屬有秋，乃因冬雨水較少，以致米穀不能流通，市價昂貴。開春以來，雨水充足，鄉運漸多。碓坊高擡市價，復又刻待小販，賣米則以賤爲貴，買米則以貴爲賤，遂致居民、小販咸燭其奸，自相交易。碓戶人等把持無計，混以販米。發水小升阻撓，互相扭結赴府喊稟。本府當即提訊，緣小販自抑米價，少却進出碓坊兩層克扣，民間樂於買用。因而碓戶買賣較稀。如果水米小升，何賂精一，並不將升米當堂呈念比較，且升米推班去價，借止五文，迴環折算，小販之米轉昂於碓坊之米，民間又豈樂於承買？所以欣然交易者，小販有便民之處。況民居洽比，豈盡可愚？小販隻身，何能強勒？若竟用小升水米市人，詎肯紛紛向買？即如前此春雨知時，米價漸次減落，因聞陝省撥運軍米之信，市價即日復起。本府雖經詳晰出示，將派碾軍米均在外屬，於省城米穀兩不干涉緣由，明白曉諭。尚未知復起市價，究自何人？查小販四鄉而來，斷非一氣。碓戶同居城市，實係聲息相通。在本府忠厚待人，未肯遽存逆億之見，碓戶等若不於此膏雨復沛之時平心抑價，廣聽小販於民交易，輿論恐不能容。則實犯難寬，三尺具在，該碓戶等亦不能當此重咎也。除

當堂訓斥外，合再出示曉諭。爲此，示仰省城居民、舖戶人等知悉，嗣後各鄉小販挑米來城，聽其零星出賣。小販人等務須公平交易，不得因有此示，轉用水米小升，自干重罪。爾等確戶人等，倘敢再行把持滋事，高擡時價，其罪即於囤戶相等。本府訪實查拿，定即按律究辦，決不寬貸。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告誡科試士子

爲科試屆期，諄切告誡事：照得考校爲朝廷之盛典，童試乃科目之始基。持衡者責貴公明，奪幟者分宜謹飭。本郡勢雄全楚，士實崇文。浮地淶波，流出墨池；芳澤插天，青嶂飛來。筆架奇山，萃嶽麟之巍峨；才高七步，揚湘江之活潑。手敏八又，允號地靈，聿生人傑。本府愧非巨眼，自信清心，片刻餘閑，已設春風，絳帳廿年，作吏寧忘夜雨青燈？功令森嚴，惟冀真才鼓舞，訪招搖之匪棍，拿傳遞之刁徒。際此夏日舒長，例禁繼之以燭。欲顯窮年，攻苦嚴搜，取諸其懷，矢心自製乎佳文，鎗手莫施其故技。除各規條業已分晰出示，並委員查拿外，合再剴切告誡。爲此，示仰合郡應試童生知悉，爾等務須共惕成規，各抒實學。清真雅正，文章之格律宜遵；溫厚和平，詩句之鏗鏘貴叶。謄寫既須端楷，草稿尤重完全。脫穎者當拔爾前茅，磨礪者幸勿辜予厚望。從此看花杏苑，豈徒攀秀芹官？有志竟成，是用贈言於祖逖；不學將落，莫教貽誚於孫山。各宜勉旃毋違。特示。

嚴禁考試招搖

爲嚴禁招搖撞騙積弊，以端士風，以肅法紀事：照得考試童生，乃士子進知之始。一有不慎，身名俱隳。理宜敦品自愛，恪遵功令。本府掄才念切，剔弊法嚴。凡遇屮試，無不倍加詳慎，以期拔取真才，務絕請託之私，必嚴進取之路。茲訪聞長郡舊習，素有不法奸徒寓居僻處，行踪詭秘，希圖撞騙。而無識童生，往往墮其術中。哄誘封銀，存貯公所，日後如有幸邀拔錄者，伊等即冒爲己功，坐享其利。甚至預爲串通胥役人等，非云情面可求，即稱鑽營有術。或於場外傳遞，或於場內代倩，種種弊端，殊堪痛恨。除委員密訪查拿外，合再出示嚴切曉諭。爲此，示仰府屬應試童生知悉，爾等各宜自惜身家，安分守法，慎勿求榮反辱，受其誘惑，致罹法網。倘有不自痛悔，仍蹈前轍，一經訪聞或被告發，定即一併嚴拿，按律治罪。本府言出法隨，決不寬貸。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風行錄卷之四

衡州府

嘉慶六年八月到任

嚴禁藉命誣詐

為特嚴藉命誣詐之惡習以肅功令，以安良善事。照得民間遇有謀故鬥毆命案，屍親人等例應即時投明鄰保功，切指兇傷，赴縣控驗，不容稍有誣捏。保甲有稽查之責，自須確查實在情形，隨同具稟，不得匿報遲延。其自縊自殘等案，亦應一律據實查報，以符定制。迨縣官親臨查驗，在場人等各宜肅靜觀瞻，例禁喧嘩滋事。如件作驗報不公，原許屍親稟官親驗聽候究辨。至於刁徒藉命打搶，惡棍吵鬧屍場，均干例禁。而捏情妄報，蓄意圖財，率以身死不明混控，地方官自應究出實情，分別按例究擬，斷不可因其續遞息詞，哀求免究，即與顛預了事，以致日啓刁風，轉相仿效。蓋誣告命案之流，始因圖詐而報官，繼以得財而求息，情同鬼蜮，為害良深。究其居心，最堪髮指。本府訪得衡屬民情强悍，遇事忿爭，每致釀成命案。天倫骨肉，並不情切伸冤，反因為利，間有受賄私和挾嫌牽告之事。其餘自盡案件，或理虧，或由貧病，輒以受傷威逼妄控者，不一而足。惡衿劣監插訟把持，尤為可惡。且有疏遠

親族出頭指控，及至提案訊究，平素之於死者絕不往還，視同陌路，疾痛既鮮扶持之誼，衣食更無周濟之情，一旦聞其身故，視爲奇貨可居，利欲薰心，挺身涉訟，許必遂其欲壑，詞復呈其詐訟。保甲因其情節兩歧，匿不稟報。而牧民之吏憚於詳辨，亦復將就完結。積習相沿，公然成例。並聞有等刁悍徒，於未經報官之先，率同婦女族鄰赴受累之家多方吵鬧，甚或栽詐移屍。比及縣官詣驗，復又糾合多人，呼冤環繞，明知縣官不便責備，屍親混指發變爲傷，恃蠻爭執，肆意妄爲。而刁狡吏胥，陰謀刁串，層層詐擾，設計分肥，必致被害之人蕩盡家產，始行寢事。興言及此，痛何如之。乃牧民者託爲息訟寧人之說，不知深究，任其起滅，自由橫行無忌，以致奸胥蠢役左券可操，吏治更堪問乎？不知聽教唆者自罹誣告之條，圖訛詐者屢遭蒸檢之慘。懲一人而百人知儆，縱一人而百人效尤，所以安良務在除暴，而姑息適以養奸也。本府職司表率，念切民依積習既深，挽回宜亟。此而不力加懲飭，何以副委任而答聖恩？用特申明例禁，歷指弊端，剴切曉諭。爲此，示仰閭屬軍民人等知悉，嗣後遇有應抵命案，屍親祇應據實供明，投保報驗，不得挾嫌牽控，受賄私和，自干坐誣重譴。至自盡案件，尤不應冒認屍親捏情妄報。生監均宜恪守卧碑，保甲務須遵依成例，永杜移屍圖詐之習，革除聚衆喧鬧之風，勉爲良善，各安耕鑿。本府蒞任之初，首先示禁，嗣後倘敢故智復萌，仍蹈前轍，則是冥頑不靈，毫無人理。一經訪聞或被告發，本府惟有提案究辦，斷不寬貸。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清究訟源

爲清訟累先清訟源，窮訟源當尋訟師事。照得國法節本平天理，王道不外乎人情。無情者不得盡其詞，可知詞之得盡不得盡，全視其有情無情耳。無情者亦有明知爲無情，乃昧作有情之事。所以訟則終屍，非謂有情之訟亦必終於凶也。可見無情不獨不得盡其詞，終必遭無情之凶，又何以已知其凶而甘終受其凶也？嗟乎！情殊可惡，愚實可憫。假如初動無情之念，商於有情之人，即可免無情之訟。並有本無訟隙，因唆使而成，故罪之曰訟棍，名之曰訟師。訟師之罪名專在唆訟，非作詞者皆謂之訟棍、訟師也。假如有情不得暢達，非詞無以盡其情，口訴極冤，而職訟者不諳俗語土音，難察其情。必須閱其真詞乃可以伸其有情之屈，是又作詞者之不可無也。且自幼習於作詞，終身以作詞爲生計，又不妨絕其生路。作此無情之舉者，蓋因不能使民無訟耳。故發此平情之論，願爾作詞人等敬天畏法，均作有情之詞，毋負本府諄諄盡情之諭，合先分別示禁。爲此，示仰各屬軍民及作詞人等知悉，嗣後凡有情不自己不能無訟，作詞者止須爲平鋪直叙，不必裝點扭捏。其無情之詞，訟者當慮終凶，無作法網倖免之想，猛省天理不容之報。若雖有其事而怨出無情，爾作詞人面盡情勸阻，莫代作無情之狀。其毫無情理之事，爾作詞人等毋再仍前唆使健訟。自示之後，各宜痛改前非，勉學好人。寧肯見利而思義，莫圖利以厚身。本府現在頒發狀式，令填做狀人姓名，將來於放告收詞，必先爲查訊，如係訟師播弄，立即嚴拿究辦。王法無情，豈獨加於無情者耶？慎勿輕爲嘗試，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嚴禁徵收錢糧私給墨揮

爲嚴禁徵收錢糧私給墨揮以杜積弊事：照得徵收錢糧漕米，例應刊刻由單，照實徵底冊，核算清楚，填明里甲花戶姓名，應完某年錢糧漕米數目。該州縣核對相符，蓋用印信，交保甲分給各花戶。該花戶持單按數赴完，收納之日立時換給串票。如此在花戶既先知應完確數，在官收納錢糧以發給實收爲憑，可杜私收侵挪重完等弊。此定例辦理章程立法最爲妥善，無如南省向來不由舊章，所有徵收錢糧漕米，串票俱係收納之後填數給發，以致花戶輸將踴躍之際，該書等填寫不及，私給墨揮，而代納之戶卽爲轉給。習俗相沿，遂以墨揮爲憑，轉置串票於不問。往往事隔經年，完糧印照反在包戶之手，影射滋弊，致興訟端。是以本府前在署長沙府任內臚列前項積弊，稟明撫藩各憲通飭查禁，遵照辦理在案，誠恐日久玩生，且衡郡幅員遼闊，躬鄉僻壤，未盡周知。合亟出示曉諭。爲此，示仰各屬花戶人等知悉，嗣後輸將錢糧漕米，務須親赴倉櫃，截收印串寧家，毋得違例轉託代完，及私收經書墨揮，致滋弊竇。自示之後倘敢故違示禁，仍以換票措勒等情具控，除提該書嚴辦外，並將該花戶等一併嚴究不貸。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招告蠹書蕭國松等

爲出示招告事：照得本府訪得衡郡地方匪徒滋事，遇事生風，無不依仗各衙門書役爲護持。卽所屬

凡遇真命案及一切戶婚、田土細故，在在均有書差從中主持教唆之弊，外而劣衿、棍徒，內而奸書、蠢役、書役，共以商民爲魚肉。衿棍多以衙門爲利藪，交結詐害，相習成風。數年來養疾成患，竟致民間止知有書役，不知有官。書役止知畏衿棍，不知畏官。以致目無法紀，結黨成羣，釀成巨案。今痞匪之惡風稍息，衿棍之刁習未除。外而餘匪斂跡，內而奸蠢猶存。不但不足以舒士民之氣，亦何以服匪類之心？除訪聞各衙門書役，按名拿究外，合將本府衙門著名之刑書蕭國松、步班差役王佐，着經歷司夏信鎖拿，先行押發衡陽縣會同清泉縣立即嚴審該書役等包訟交結滋弊，倚勢欺詐商民各款。並追究蕭國松包庇各縣捕役，何年得受季規。王佐與左貴狼狽爲奸，訪聞左貴現在潛逃，王左必知下落，前此赴縣具保求饒左貴之紳士等，即左貴心腹至好。以左貴身爲差役，紳士竟與之往來交結，其作奸犯科串通擾害之事，可知不一而足。彼時該縣即從此根究，左貴已早獲案。意謂紳士與差役，品分貴賤，資各懸殊，不應知其下落。此乃待端人正士之意見，非所論與若輩也。夫端人者，恭謹自持，正士者，清潔自愛，無故不肯輕入衙門，處世尚且擇交，斷不屑與衙役爲伍，豈能知衙役去向？謂其不知，誠信其爲不知也。若此等忘廉喪耻之紳士，甘爲訪拿之蠢役職名乞恩，匍匐公堂，已決其爲蠢役朋黨，名教中罪人。即閣縣紳士聞之，亦均不齒其爲人矣。何該縣猶以紳士目之耶？在該縣所見亦不過以重士爲念耳。夫欲重士，貴先知士，知其爲自重之士而重之，非僅重士真所以愛士，似此等不知自重而重之，實所以害士。恐稍知自重之士，遂效尤不樂自重矣。此而不嚴究辦，何以除蠢黨而整士習？除飭縣歸案一併跟究，會同研訊各項劣跡定擬解府親審外，合行出示召告。爲此，示仰府屬城鄉紳士軍民人等知悉，如有

曾被蕭國松、王佐、左貴等勾結詐害串通滋擾之處，許即據實呈控，以憑歸案究辦。身受其害者毋須畏勢隱忍，旁觀不平者不必因此砌控。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札飭嚴禁濫差滋擾

爲札飭嚴禁濫差滋擾事：照得有司爲親民之官，民間凡有控案，其間是非直曲臨民者詳審判斷，速審速結，免致久羈守候，此固有民社之責者共宜盡心職之要政也。即如戶婚、田土以及自縊、自溺、真正命盜等案，一經告官，或應喚訊，或應勘驗者，亦宜慎簽安役一、二名。其勘訊之件，並須輕騎減從，以期行程迅速，更可杜擾累之弊。本府訪聞各屬內自理詞訟，傳喚原被人證，竟有一票三差乘坐兜轎，外帶私役二名之事。相驗命案吏件、差役並轎夫白役人等，竟有七八十至百十餘人之多。在有力之家，雖易爲應給，已屬違例騷擾。若遇無力貧民，必向親朋借貸，以供書差人夫酒食規禮之費，並騰空臥室，使其舒展就寢，免致尋事生端。惡習如是，民何以堪？甚至釀成詐贓逼命之案，並差役有設立督總名號，依勢招搖，指官撞騙等事，均所不免。雖查歷來弊政，但訪聞之下，不勝駭異。合亟札飭嚴查禁革。爲此，札仰該縣嗣後自理詞訟事件以及下鄉勘驗等案，毋許仍照前官陋習濫差，並革除督總，嚴查私行隨往夫役，以免擾累滋事。此番革禁之後，務宜永遠奉行。不但以後軍民共感廉明，即現在可保無因公獲咎之事矣。仍將禁革各弊及如何立法緣由，先行稟覆，以憑查核飭遵，慎毋慢忽。切切。

嚴諭各縣書差

嚴諭該縣書役人等知悉：爾等服役公門，應知法紀，豈容枉法取財，玩法滋擾。訪聞各屬遇有詞訟事件，一票四差，乘坐兜轎，私帶白役多名，嚇詐資財，勒索酒食，逼騰臥室，任意蹂躪，枉拿賣放，無所不爲。迨至到縣，書吏復曾攔壓，高下其手，或串通私押，暗室空房，致使不得坐臥，或與賊匪一同收管，囑賊百般凌辱，使之極苦，自然哀乞告饒，重賄求脫。經差分肥既飽慾壑，原差始遞到單，經承方送牌卷，種種弊害，實難枚數。更有異聞者，每逢報驗命案，吏件門皂以及轎傘執事人夫、白役人等，竟有七八十及百餘名之多，蜂擁滋擾，盡情需索。果係真正命犯，自有應抵之條，豈容因其有罪，任意勒取資財？若自縊、自溺之案，多因誣告牽連，廉明當廠訊明，即可省釋，更不應威逼其賣產失業。及到縣中，或屍親所訛未能如意，經差索詐未能盡得，此案竟可屢月不結。並有屢結屢翻，經年不能結案者。其間豈盡屍親刁健耶？案完之後，其被告被誣，及案外生發等弊正多，恐不止於破家蕩產已也。天鑒分朗，爾輩作惡者，孽報其不遠矣。諺云「公門好修行，人力可回天」。苟能痛改前惡，力行善事，尚有功過相抵之希冀。倘怙惡不悛，雖天報有早遲之分，恐官法無倖逃之日。除飭縣禁革各弊並諄切曉諭外，本府不時密訪確查，一經查出，定將惡蠹經差先行提府，立斃杖下。所有貪索酒食圖分下廠規禮者，逐名鎖拿到案，按名從重究治。本府執法如山，各宜猛省，以保身命，勿謂言之不早也。此諭。

嚴禁差役沿河嚇詐

爲嚴禁差役沿河嚇詐以安商賈事：照得衡郡蒸江上通兩廣，下達省垣，客舡往來絡繹，原以通貨財、資有無耳。本府訪聞衡郡舡行勾串縣役數名，每日下河乘駕划舡，督率多人，上至車江，下至樟木市，右至末河、泉溪市，左至草河，各河道邀截，藉稱差使需舡，勒客搬貨騰艚，任意嚇詐。稍不遂意，即搬篙撤槳。即偶遇差使過境，止需舡數隻，亦藉端擄備數十隻不等。飽壑者放行，不遂者阻滯，深爲行旅之害。本府訪悉此等惡習，殊堪髮指。本府已定封僱舡隻章程，每舡一隻，殊標印票一張，需舡三五隻，印票亦必如數。票發並殊筆逐張註明月日時刻，及需用大小，何項舡隻，何處地名封僱字樣。所有尋常差使遵照新定章程標發，印交給舡行，封僱停泊舡隻，不准差役下河串通滋擾。如已逾時，或以一舡印票仍前沿河強搬篙槳貨物者，一經查出，或被告發，即將該舡行藉差訛詐拿究。其偶有緊要差務過境，需舡多者，自應派役協同舡行赴各路河道分頭封僱。然亦必定以限制，方免藉延擾害之弊。嗣後如遇此等要差，定以及早標發印票，限以傍晚回銷，不准在外過夜。倘藉延不回，及將先日印票在河路滋擾者，舡戶客商等即日赴府喊稟，以憑盡法究辦。除將分別立定章程並頒發印票格式，飭縣遵照辦理外，合亟出示曉諭。爲此，示仰舡戶客商舡行人等知悉，嗣後封僱碼頭停泊舡隻，每一印票，祇准封一號舡隻，應用何項舡隻，已於印票內註明。該舡戶客商務須看明何應，如有空舡停泊，不許捨空舡而封重載。此番分別示禁之後，該舡行差役等務宜猛省，本府既恕其已往，豈再曲貸於將來？本府

言出如山，慎毋以身嘗試，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嚴禁夥族攔河肆擾

爲嚴禁夥族攔河肆擾之積習，以安行旅，而淳風俗事：照得民間聚族而居，既昭敦睦，尤世守望，法至善也。豈容共恃族大丁多，欺凌孤弱？矧行舟旅客，歷應艱難。本府暑任以來，訪聞衡屬沿河地方，有等不法棍徒，結聯族衆，遇有行舟過境，以及遭風失水，妄捏拐竊販私等項名目，就事生風，百端訛詐。稍不遂欲，輒恃族巨人強，肆行搶擄，以致行旅目爲互鄉，殊堪駭異。因思族人既衆，定分貧富賢愚，豈無稱詩說禮之人，深知法紀？似引肆行劫奪，酌案科贓重，即有干斬絞，輕則亦坐流徒。夫桁楊在望，途人尚覺爲羞，况一本宗支，平日可忘戒勉？本府職司表率，分宜除暴安良，有犯必懲，斷難枉持三尺。在本犯情真罪當，夫復何尤，因而兄弟懷憂，族人蒙垢，至於父母妻子備極痛苦，流離快項，刻之貪頑，隳一生之事業，悔之無及，痛何如之。本府奉法而行，犯無輕縱。除行各縣查拿外，合行剴切勸諭。爲此，示仰本屬沿河居民人等知悉，爾巨族丁多，嗣後務須父訓其子，兄戒其弟，本宗長幼各以本府示語勸勉，不至復於無籍棍徒仍蹈前轍，擾害商旅。倘冥頑不靈，不知改悔，復肆藐法，訛詐搶奪客舡財物者，本府定行督縣按名查拿究辦。戶族人等不能預行勸止，亦干究處。本府存心似水，執法如山，毋得視爲泛常，以致噬臍莫及。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嚴禁渡夫欺詐客商

爲嚴禁渡夫欺詐客商，任意多裝，以安行旅事；照得衡郡沿河渡口，往來客商絡繹不絕，原設渡舡以濟人行，以利渡夫，兩得其便。茲本府下車以來，訪聞衡郡各渡口等處有等不法之渡夫，每遇行人過河，每舡任意多裝，或二十餘人，甚至三十多人不等。更向遠客欺異，多索錢文。遂則即行撐送，不遂刁難多裝，阻滯措留，反肆兇辱。如遇狂風大水，不顧行人性命，深爲行旅之害。本府訪悉此等惡習，惟有太子碼頭、大碼頭渡夫，比各處尤甚，殊堪痛恨。間有捐設義渡之處，原置租息以供渡夫食用，竟不勤於擺度，任其小舡撐送，仍然索取錢文，種種難以枚舉。除已往不究外，合亟剴切出示嚴禁。爲此，示仰閩郡往來客商，及渡夫、保甲人等知悉，嗣後過河每舡止許裝載八人爲准，每人照例取錢壹文，均不得任意多裝，欺異過索，措留阻滯情事。自示之後，爾等務宜恪守法紀，毋得仍蹈前轍。倘敢故違，許往來客商人等扭稟，以憑嚴行究懲。本府言出法隨，決不寬貸。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查拿丐匪以靖地方

爲查拿丐匪以靖地方事：照得生民各有事業，不容游手好閑，流爲游惰。本府訪得衡屬地方，有等年力强壯丐徒，不務恒業，日則沿門求乞，更恐夜則糾夥竊盜，一遇居民紅白事宜，結隊成群，勒索酒席、布帛。稍不遂意，百般吵鬧。孤居鄉僻離城遼遠之家，或欺其忠厚無能，或知其六親無靠，大肆強

梁，任意恐嚇，種種爲害閭閻，積習已久。查傭工挑負，何事不可營生？食力成家，世途亦所常有。此等壯年丐匪，總因好吃懶做，不知羞耻，相率效尤，公然無忌。本府職司除暴，念切安良，欲靖盜賊之源，先絕丐徒之擾。除通行各縣查拿究逐外，合先出示曉諭。爲此，示仰閭屬城鄉地保、居民、乞丐人等知悉，嗣後年老殘疾，婦女幼童，本分求乞者，准好施之人隨意給食。其年力精壯，丐徒流寓者，即日概行回籍。土著者各以挑負營生，如敢貌法，在肆強討硬索，以及居民紅白事宜，藉端吵鬧，許該地保協同居民人等扭赴所在地方官衙門，分別責逐，並究明有無爲匪不法情事，照例究辦。倘該地保不行查拿送究，亦干責革。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嚴禁惡捕

爲嚴禁惡捕叅縱賊匪，以靖盜源，以安良善事：照得宵小潛踪，最爲民害。一經失事，具報到官，自必票差緝。無如捕役惡習，先向失主需索盤費，並不上緊緝拿，迨事主催比，即稟請添差。如本官不察批准，新添之役於前役之縱延索錢無異。是事主既被賊害，又遭捕詐，其何以堪？尤可惡者，偶獲一賊，即帶赴山僻古廟中私刑拷打，無論是否此案正賊，即教令承認誣扳有力之家知情買贓，或誣指爲窩戶，隨將賊鎖帶各家，沿門恐嚇。良民害怕到官，拖累者即賄求除名。亦有閉門不納者，到官時即囑賊供扳。一經出票差拘到縣，先將私扳之人帶入私禁，於賊同押。並囑賊百般凌辱，空房暗室，坐卧不能，使之極苦，不能不飽其所欲。然後囑賊供脫，又教其另行妄扳。案案教供，種種陷害，名曰打油

火。又有贓逾滿貫，賊贓並獲者，先將數件微物呈縣，傳事主認領定案，其餘值錢贓物匿不呈出。總以賊供不實爲詞，即再提賊嚴刑拷問，亦隨認隨翻，未繳之贓仍歸烏有。蓋盜賊惟以捕役之言是聽，其畏懼捕役更甚於畏懼官長者，其故何也？捕之私禁甚於監獄，捕之私刑甚於官法，皆由官多遷調，捕則長充故耳。即使官爲審出，賊犯亦惟自認仇叛，斷不肯將捕役供出。是賊爲民害，捕爲蠹首，欲靖盜源，必先嚴懲蠹捕。本府由江右至楚南，歷任十一郡守，凡所屬境內弭盜比捕，除暴安良，無不盡心盡職。今當下車伊始，須先盡心以體察民情，自當盡職而興除利弊。訪聞衡州一郡爲五方難處，最易藏奸。是以前項情弊，較別郡爲尤甚。合亟出示曉諭。爲此，示仰閭屬軍民、保甲人等知悉，嗣後如遇被竊報緝，捕役需盤費，臥票不緝，養賊分贓，教供誣叛，詐索陷害各情弊，許被害之家赴府喊稟，以憑從重究辦。該事主人等不合徇情隱匿，亦不許妄控滋事，以少報多，以輕報重。倘經查出或被告發，定即並究。本府言出法隨，決不寬貸。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訪拿積窩

爲訪拿積窩斷絕賊源，以安居民，以靖行旅事：照得安良莫先於靖匪，靖匪莫急於除窩。賊爲民害，窩爲賊源，窩除而賊無所消藏，賊靖而民乃得安枕。茲本府訪得境內窩家素性强橫，衙門熟識，每遇賊匪行竊得贓，即肆把持受寄，銷變分肥。如遇事主探尋，始礙於真贓難匿，遂用緩言支飾，非稱買於何店，即云售自何人，必須溯流尋源，方能原價取贖。及賺事主轉身，即以相似者抵兌，並非初見真

贓。嗚衆之下，轉令事主有冤莫白，因而勒寫誣良字樣，不從則當時遭毆；寫給則刁控轉訛，勢必反勒事主銀錢，乃可快心寢事。且該窩家又巧於自護，近鄰之強，而無賴者則以餘利潤之，弱而稍裕者，則以衛賊動之，浸潤日親，遂忘其擇術之不慎。一朝搜贓肇釁，羣起保護維持，以一人之事，豈能御衆口之非？遂致輿論波迷，是非顛倒。至捕保利其所有，視同手足腹心，雖緝匪之票頻承，而包庇如故。甚或事主獲賊，窩戶假稱同帶送官，行至中途乘隙縱逃。是窩匪之貽害地方，其罪甚鉅。又如沿河一帶，最易藏奸。在市集之地，舡隻衆多，時多鼠竊，遇人烟稀疏之處，或孤舡停泊，即有賊舡圍繞，嚇詐銀錢，甚則恃強搶劫。地方官既阻於鞭長莫及，而行旅商賈或因失物無多，或慮羈留待質，不值呈報。即有告發，亦不破案。如衡陽縣屬之板橋市、馬頭山、埜塘鋪、七里站等處，清泉縣屬之車陂橋、黃竹兜、車江坪、毛渡橋等處，衡山縣屬之草市、大堡、後山、油麻田等處，耒陽縣屬之檀下墟、鹽沙塘、馬水鄉、東江嶺等處，常寧縣屬之老山里、栗樹園、四竹寨、下廠等處，安仁縣屬之菜田、江口洲、龍虎塘、潭湖司等處，酃縣屬之沔渡、七都墟、王家渡等處，推原其故，總由捕保塘汛玩忽徇縱，以致盜賊明目張膽，行旅受害。本府密訪積窩，本應概行拿究，姑念得自傳聞，尚無實據，暫緩差拘。其已被指控有名之犯，仍候隨案親提究辦外，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閭郡軍民及捕保人等知悉，凡有從前貪利誤留匪類失足者，嗣後務須痛改前非，回頭積善，斷不可窩賊病民，自罹法網。倘此番曉諭之後，尚敢執迷不悟，仍蹈前轍，則是冥頑不靈，毫無人理。本府尚於爾等何所愛惜？何所矜全？惟有盡法痛懲，以樹殷鑒。刑期無刑，斷難曲貸。此亦爾等自取，勿謂本府不教而誅也。至於捕保、塘訊人等

有督緝之責，倘得規包庇，一經訪聞，或被告發，亦必一體從重究辦，斷不稍事瞻徇。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禁刁佃七字瑣言

晚稻收成盡豐登，不同去歲薄收成。
田東賴此爲生計，仰事俯育共糧銀。
有等強橫刁佃者，年年積慣昧良心。
東君有業同無業，佃戶反爲執業人。
尋思無計鳴官究，偏逢蠹役膽包身。
包蔽躲藏不帶審，以問原告索錢文。
田主屢催無穀繳，時常捨臉跪公庭。
一經比追押退佃，主使婦女鬧上門。
裝傷赴驗稱兇毆，原告反遭被告刑。
口稱欠租爲細事，兇毆官司不容情。
原差從中求說合，讓租任佃再稱銀。
田東被累無休歇，祇得忍氣又吞聲。

訪悉前情堪髮指，因何惡佃遍通衡？
姑寬示禁容自悟，再蹈前轍罪自尋。
本府執法除兇暴，尤恨無義又忘恩。
惟願士民知禮讓，懷德懷刑我善民。
倘敢串差仍抗霸，差佃籠禁法不輕。
各宜凜遵毋干犯，不信來試自分明。

禁積窩七字瑣言

盜賊民間最受殃，窩家窩賊更猖狂。
恃有惡捕能庇護，通同一氣如豺狼。
家業暗室地鑿洞，易藏賊匪易藏贓。
夜來偷得各家物，日間酒肉任充腸。
牛則宰殺或遠售，衣皆典賣於他鄉。
間有知情來控告，捕役暗中作保障。
懦者畏害不敢惹，愚者無志到公堂。
保鄰或怕仇相報，且同容隱不聲張。

日久案益如山積，官民髮指如心傷。本府下車即密訪，務得窩家住址方。城鄉徹底查明後，立行拿究諒難防。爲此曉諭爾愚蒙，安命守貧自克昌。如蹈匪黨求生計，一經犯案罪難當。地鄰保甲須相勸，狗情倍處莫輕嘗。本府志切除民害，惟願吾民盡善良。

諄勸敦重倫紀

爲諄勸敦重倫紀，以培根本，而厚風俗事：照得五倫莫重於事親，百行首基於孝道。蓋人本父之氣而生，離母之裹而鞠。方其未分璋瓦，待設悅弧，父也費百計之圖維，母也受百般之疾苦。三朝在抱，彌月憂啼，以致漸而能言，漸而能步，父母之食不甘、寢不寧，出必顧、入必復者，不知凡幾。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父母之恩，昊天罔極。男子則願爲之有室，女子則願爲之有家。嫁女必擇名門，娶媳必求賢媛。無論爲子爲女爲媳，父母之愛總如掌上明珠，嬉笑則同其歡，疾痛則同其戚，聞人譽即憂時亦爲之動容，聞人毀即樂時亦爲之改色。種種爲嗣續計者，至周極渥。則爲子爲女爲媳者，當克盡孝道，方爲無忝厥職。讀書者以顯揚爲孝；耕鑿技藝行運負販者，以奉養順寧爲孝。盡孝之事不一，行孝之人

不同，無賢無愚無貴無賤，皆可力行孝道。古今來孝子順孫原不盡出於功勛閥閱之家，父母今日之就衰，宜思自己甫生之情狀；父母今日之待養，宜思自己在抱之衣食。無形無聲之中，時時體父母蓄我之心爲心，刻刻存父母撫我之念爲念。誰非人子，誰無父母？興言及此，而忍稍疏孝道乎？況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無不愛子之父母。總緣人子不能曲體親心，且多違犯，漸至憎惡其子，首告其子，皆由乎子之自取。揆之以情，度之以理，懷之以刑，安可不以孝自任，以孝自勗哉！至於夫婦一倫，尤爲緊要。所以詩首關雎，重其有別刑於之化，總在先事預防。堂上旨甘不可缺乏，厨下井臼必須親操。長幼次序不可紊亂，交游往來必須避嫌。淫書小說不可觀看，三姑六婆必須謝絕。外言不入，詬詈無聞，勸儉成家，節義自守。夫不可因婦之性拙，疏於訓言；婦不可因夫之無良，流爲潑悍。父母之命宜守，公婆之諭當遵。不可因婦言而失歡於堂上，不可從嚴命而不睦於閨中。且宜心堅金石，操擬松筠。蓋緣婦道一虧，即致終身莫贖。若夫兄弟之道，由合而分，在在相須，異形同氣，所以八章棠棣，載於正樂之歌；良朋友生，究非倫比，兄不得憎弟愚頑而失訓教，弟不得藐兄柔弱而弛敬畏。一庭聚順，行路侈爲美談；家故多端，求全必須委曲。倘父母之愛稍分厚薄，妯娌之言偶有參差，交游之論各隨愛憎，奴僕之愬每多失實，至親手足切勿誤聽浮言，有失和好。他如爭奪家財，聽唆興訟，即使其詞得實，終失推棗讓梨之誼，澆薄行爲尤所不取。以上三者實爲人倫根本，其餘皆可例推。本府訪得衡郡民情素稱淳謹，茲查有衡陽縣民胡慶受不能規戒其弟，胡慶寧致父胡季四將胡慶寧呈首發遣，胡慶寧以兄唆使，挾嫌潛回，故殺胞侄胡常榮身死一案；又清泉縣民王宏禮控子王承煌賭蕩一案；又李許氏控子李添斌匿避

一案，本府提訊核批之下，始而髮指，繼則心矜。伊等平日果能閤盡其道，何至身罹重罪，涉訟公堂？凡屬士民，皆當引爲前鑒，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閭屬軍民人等知悉，爾等務須力行孝道，夫唱婦隨，兄愛弟敬，於無可加勉之中再行加勉，以期克敦倫紀，孝義流芳。至伯叔姑舅、姊妹昆仲，亦須各盡敬愛，切莫謂父子夫妻兄弟之大綱已立，而本支嫻姪視等泛常。總期無負本府諄諄勸戒苦心，以冀共彰孝義。至婦女不出閨門，倘爲父爲夫爲兄爲弟者，或將示意勸勉，或將示語鈔觀，則本府又深賴於向善之百姓也。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曉諭丁明垣爭產滅倫

爲曉諭事：照得衡陽縣丁明坦因家產起釁，具控丁有光，兇毆滅倫等情一案，當經前府批飭該縣嚴訊究報去後，未據詳覆。今本府因公出府，見有幼稚二人身披黃紙冤單，沿街呼喚，係丁明坦之子丁榮璜，飭發經歷司訊供具覆。本府查丁明坦係丁有光胞弟，情關手足。丁明垣果否毆兄，自應候縣審斷。乃丁榮璜年甫十六，即在前府任內以父名越控，雖稱縣差詐索，而抗兄之詞羅列滿紙，實屬干犯名義，今復因父審輸，並不赴本府衙門申剖，輒用冤單佈告，據供已於郡廟焚過一紙，夫兄即不愛，弟可以不恭；伯即不慈，侄不可以不敬。今丁榮璜等爲父訴伯，不但自干犯伯之條，且貽伊父以無兄之罪，尚敢膽膽爲冤單，焚香背告，尤屬冥頑不靈。前此之赴府具詞，不過欺官欺吏；今則值欲欺天，欺神，欺士，欺民。卒之天神、官吏、士民皆不可欺，徒干小人自欺之罪。訊其作詞人，據稱王姓，匿其名字、

住址。是丁榮瓏之恃訟棍以逞其欺者，轉不免受欺於訟棍矣。此而不嚴行跟究，何以正倫紀而杜刁健？除將丁榮瓏、丁榮琥押發衡陽收審外，閤行出示勸諭。爲此，剴切訓示閤屬軍民人等知悉，凡人家有尊長，因爭產不和之事，身居子弟卑幼者，俱當從中委曲調停，務解同室操戈，以全先人顏面。不但家族鄉黨稱孝稱弟，爲一鄉之方正賢良，並可立爲今日庭訓，垂爲異日嘉謨。光前裕後之驗，莫不本夫前源潤澤而長流也。試看家有田園基業，浪蕩子孫竟致一敗涂地；室無升合分文，孝友一門亦可白手成家。每因爭產而興詞入訟，豈第骨肉參商，同遭廢時失業。由是族鄰中證趁此騙索，書役、訟師藉端擾害，本欲以一而分二之產，刻變成三四瓜分之勢，甚至彼此訟累而全行耗散。愚弄偏袒，從此罷手；兄弟叔侄，始肯灰心。究其所爭者不過多寡、高下、精粗、肥瘦之間，或爲兄偏得，或爲弟私有，總不外祖父母之遺留；兄即不與弟均分，弟總不讓兄獨厚，亦終屬門內之產業。至於偏好偏惡，乃父母之常情。知友知愛，實人生所當盡，即使母有嫡庶，須知子無大小。縱然子有生繼，當思來有後先。不顧大義而曲體親心，反徇恩愛而偏聽私語，已屬有乖夫倫常。若甘受惡族奸鄰之主唆，願與蠹役、訟棍而平分，更屬迥非人類。然此中之變亂每多出於富厚之門，一家而成仇，何當見夫貧寒之士？蓋有所爭無可圖之別也。本府欲成全爾有祖業者之得有恒業，先諄勸爾有善心者之務有恒心，毋惑枕旁之甜言，勿聽外人之播唆，寧作先人佳子弟，莫令世人喚痴兒。從此父師訓誡其子弟，昆季勸勉其妻兒，均毋有負本府期望之苦心爲幸耳。再有赴廟焚疏咒詛，身披冤單沿街叫罵者，當以丁榮瓏等前車爲鑒，各宜平氣細閱，靜心受誨毋違。特示。

特嚴男女之別

爲特嚴男女之別以養廉耻，而淳風俗事；照得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我國家特著犯姦之條，復隆旌表之例，明示淫爲萬惡之首，潛彰姦則近殺之報也。蓋以人心不古，風習淫邪，初因父母失於教訓，兄長不知防閑，爲男女者漸流遊蕩，既不束身禮義，必致違悖倫常。或觀淫詞以縱其心，或窺門戶以眩其色。漸至語言調戲，手足勾挑。一入色魔，遂成野合。男子並不顧惜祖宗血脈，後累成胎，女子亦不珍重金玉身軀，被污失節。男貪女愛，恩重情濃。敗露之時，何以自掩？歡止在於片刻，痛莫贖於終身。致使父母不齒於人前，祖宗含恨於地下。興言及此，具有人心者能無愧悔？至於因貧賣婦，貪利縱姦，尤爲喪盡天良，行同猪狗。甚而因姦被殺，戀姦殺夫，畏罪自盡，抱忿輕生，各種命案，離奇半自姦情而出。衡屬地當孔道，素稱富庶禮義之鄉，本府署任以來，日以風淳俗美爲望。刻下提審各屬招解案件內有一起清泉縣民文品一與王何氏通姦，畏罪服毒自盡，並毒斃幼子五九俵一案。本府提訊之下，該姦犯姦婦等同是人類，現在三命皆殂，一身犯辟，總緣從前一念情迷，結成生死冤孽，此正犯淫之果報也。合亟出示，剴切勸諭。爲此，示仰閭屬軍民士庶諸色人等知悉，爾等安分良民，身家清白，務須教訓子女，嚴密持家。永敦淳厚之風，毋起澆薄之漸，致負本府殷殷加勉深心。其素行不端，隱惡未露之人，當知及早改過，拒絕往來，雖覺素行之已虧，猶幸醜聲之未播，不可再鳴得意，以致噬臍莫及。在文品一身罹重罪，何氏等命被兇殘，爾民諒亦共知原無須復爲宣佈。本府特以此案曉諭，不過欲以若輩

作犯姦炯戒，良善冰淵，切勿視等具交，抗違有犯。至於婦女不出閨門，倘以示語抄觀，或以示意傳述，則本府深望於向上之百姓。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示諭力挽士習頹風並札行各儒學

爲力士習挽頹風，勸勉敦行務本，尊親師長，崇尚斯文事；照得士爲四民之首，師尤士所當尊。從來學者當總角之年，甫入蒙館讀孝弟謹信之章，明灑掃應對之節，餘力學文，均須面命耳提，師道不綦重哉！是學者幼所當學，非師無以爲學也。及其壯也，必如何而能使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必何如何而能身修家齊，入爲希賢希聖之品，出爲社稷蒼生之福，護學討論之功，又非從明師不能知大道也。可見學者不可一日無師，當知師長不可半途而棄。他如百工技藝，亦靡不知師長當尊。此固未嘗學問之人也。若身受啓迪者，偶遇一日文字之長，稍得寸進，竟忘學所從來，置教育之恩師於度外，實屬罕聞罕見之事。詎有清泉縣新進生員蔣景藻者，前在石鼓書院從事山長肄業，受訓迪之方，學業漸進，由是得收採芹之效，幸列宮墻。乃甫入黌門，初得進步，即負師忘本，計期五月，至今竟未一謁先生。迨本府訪查飭學傳喚，復據學師面稟，自該生入學後，亦從不曾來學謁見，聞之不勝駭異。查各郡縣設立書院，延師訓課，乃國家作養英才之殊典。既立學校以廣收人才，復設學師而束身名教，是學師與業師並重。何以並重者而反並輕之？不但有負師德，亦且有負君恩。抑豈不知君恩當報，師德不可忘耶？蓋因一經入泮，幸有符之中恃，或包納漕米，或包攬詞訟，或學打油火，或誇耀鄉鄰，滿腔利慾，任意圖謀，遂不

禁失却本來面目，忘却先生期望，僥幸得一哀衿，竟可慢師欺官。若此，無怪衡陽縣監生李於萬假冒生員而不計及查究。似此等士習、文風，皆由學師平日失教所致。今日蔣景藻所犯自不能不歸咎該管之學師矣。除俟傳到該生，本府督同府縣各教官當堂嚴行戒飭，並出示曉諭通飭各學外，合行通飭曉諭。爲此札示，仰該學嚴加訓誨閣屬生員知悉。嗣後務體尊嚴之義，極盡弟子之禮，切不可稍存懈怠，更不宜無情自滿。從來器小易盈，訟則終凶。害必從利，謙卦六爻皆吉。數語皆載經書，諄飭爾等入學新生，須計寒窗舊本，熟讀講求，異日即可爲明師、賢宦。本府實有厚望於諸生爾輩也。各以蔣景藻爲戒，均毋玩違此札，慎毋違犯。特諭。

嚴禁採買倉穀積弊

爲嚴禁採買倉穀勒折浮收積弊，以除民累，以實倉儲事：照得州縣有常平倉，原爲常備平糶而設，出陳易新，定例於秋成買補。現准大部議覆，原稱無論本境鄰封，蓋恐本境與鄰封收成豐歉有同耳。今歲慶登大有，自應就近採買，斷無捨近圖遠，反滋糜費。頃奉藩憲嚴飭，勒限採買即在本境，買補還倉原不容稍存觀望。第本府訪查四年以前各州縣中竟有任職書役舞弊，每發一石，穀價外須添六七斗不等。並有外加三、內加三等名目，而倉書復從中勒取票錢，斗級則又淋頭踢斛，或恣意將穀拋散，不容糧戶收回，以致有穀糧民，反因急公而受害，鄉愚欠戶實畏費累而拖延。是採買以有備無患之善政，不但爲書役、棍徒常年利藪，抑且爲業戶糧民世代禍根。弊竇種種不一，名屬大約相同。遂致應買不前，

應完不納。豈士民不知官不可抗，出陳之必當易新耶？本府署任以來，日以興利除弊爲懷，備貯倉儲，真有利於生民，實爲目前首先要務。但欲於此一利，必先斷除此中各弊。所有各屬缺穀俱飭照例發價採買，仍禁空封短發，此爲除弊之源。運穀上倉，不准勒繳外加，乃爲絕弊之要。再嚴查倉書之刁難浮收索費，斗級之強取潑灑餘穀。既立法而力除各弊，尤慮各弊之未能盡除，復遴員幫辦，嚴行防範。遣丁分途，密爲稽查。似此剔弊除奸，仍寓防微杜漸之意，定可必有利無害矣。誠恐各屬遠遠，不知本府奉憲督屬秉公採買，又爲奸書、蠢役愚弄，除剴切面諭衡清二縣並各委員一體遵照辦理外，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閣屬領買倉穀之士民人等知悉，本府此次督屬採買章程，即爲將來永遠立法。爾等勿受人愚，毋存觀望。既經領價，即速上倉，仰副上憲預籌民食之良法，善體本府愛民除害之苦心。各宜遵守，切勿延挨。倘有膽玩書役，仍前滋害者，不必具詞鳴縣，徑赴本府衙門喊稟，當即嚴拿重究。爾書役等務須痛改前愆，稍有不慎，追悔莫及。凜之戒之毋違。特示。

曉諭查拿糧食行奸牙陳昌傳

爲曉諭事：照得該犯陳昌傳係衡郡糧食行奸牙也。訪聞該犯包攬本城各大字號店舖，囤貯穀米，買通役保、棍徒，肆行無忌，以致城廂內外貧人食貴，節經剴切示禁，復敢於初八日五鼓時分違禁下米，無怪米價有增無減，民情日形拮据。今日始悉害首弊源，當將奸牙、地保等委員鎖拿到案。並未加刑，已據該犯供認初八日五鼓違禁下米情形，並據供出前後囤販各大字號店舖招牌、姓名，及現在囤積之

人。查米穀流通原所不禁，囤積漁利即屬違例病民，土著尚且不可，況外省寄居之客民？既獲本地之財，又搬此地之米，類乎布舖生理，大半係取貧人之利，反使貧人典賣食貴，似此惟利是圖，不但法不可容，即天理亦難寬貸。既經審悉前情，自應分別究辦。姑念事非今始，且該行店舖戶等利令智昏，致昧今昔情形，尚屬情有可原。是以不但不加深求，即本府親記字號姓名亦未發房存案，蓋恐衙門差役以及地保棍徒知名嚇詐耳。爾客民向來作此囤積營生者，各宜激發天良，痛改前愆，若暫遵於法令之初，而此後仍敢以本地所獲之利囤販生財者，再經訪獲，悔毋及矣。除將該奸牙陳昌傅先行枷號游示，並傳各客總面諭外，合行出示曉諭，各宜感愧猛省，慎毋再犯，致干嚴拿究辦。土著店舖生理者，亦宜凜遵，均毋故違。特示。

既除弊藪再防弊生永平糧價

爲既除弊，再防弊生，永平糧價事：照得郡城殷實行店舖戶，將賣貨銀積囤米穀，販賣趨利，不顧貧民艱苦，不計近日情形，此固生意經紀人之通病，究由奸牙慫恿包攬所致。假使無牙人，則無人從中說合；牙而非奸巧，則不能誘人信託。明取暗剝客錢，廣爲交結，由是役保爲之包蔽，棍徒聽其指使。陳昌傅真奸而巧者也，此外豈再無人？不過因陳昌傅在前，急切不能出頭耳。此該牙人中聞見而欣然有喜色者，即此類也。本府既能知陳昌傅之行爲，又豈能放心於效尤之輩？既深悉此日米價增漲弊源，豈不慮奸牙將來另謀別法？除現在悉心籌畫嚴密確查隨時辦理外，合再出示曉諭。爲此，示仰城內殷實行

店舖戶，並牙行粵人等知悉，各宜自顧一生之顏面，保守百世之根基，應知本府今日之曲貸，所以策勵爾等激發天良，永遠保全顏面、根基耳。嗣後切勿再商別法，至于訪拿究辦。凜之慎之毋違。特示。

嚴禁穀米奸牙深夜用船撥載

爲嚴禁穀米奸牙深夜用舡過載靈湖、樟木等處做米，暗地多取行用，以裕郡城民食事：照得郡縣五方雜處，每日需米二百餘石以供民食。查向來城內粵坊，兩縣不過數十家，近則添至百十餘舖，可知生齒日繁，粵坊生意自好，兼之以前嘗與奸牙交易，爲城中字號店舖做米、囤販，因而郡城糧價年增一年，遂致糧價之增減，不依年歲之豐歉，亦不在穀米之衰旺，總憑販數之多寡以定行情。前經本府訪悉弊源，立將奸詐尤甚之牙人陳昌傳鎖拿重究。此次辦理以後，城內各商囤販穀米之風雖息，而私運暗撥靈湖、樟木等處粵販之弊又生。是以城內糧價雖然平減，積存米穀仍屬無多。本府爲居民日食籌，爲來年閏歲計，隨先傳衡、清各粵坊到案，諭以隨時糴存之法，當據面稟奸牙暗撥之弊，備言深受其困。即牙之同行忠厚輩，又何嘗不羨慕同人巧計興隆，深自慚生意之落寞無能也。可見奸牙種種遺害，其爲己累人之處，蓋不僅漁利病民之一端耳，言之深堪痛恨。除面諭各粵坊等准其自行赴靈湖至樟木一帶水次密拿送官，從重究治，並抄示飭縣外，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閭屬牙行人等知悉，凡利之所在，害必從之，利之所在，人必爭之。爾不過欲倍取行用，盡作客販經紀，既使城內乏米食貴，又令粵坊不能就近收買積存。遠處夜約，河中過載，深謀遠慮，算計可謂精且巧矣。抑知精者必薄，巧者必敗，天地

至公至平之理也。乃行之未久，即爲爭利者首稟，兼受同人之暗忌，况本府已准其輪流分途查拿，不但
勸坊爲己不肯稍容透漏，即同行生意淡薄之輩，亦未必無助緝泄忿之人。可知利之所在，人既爭之，害
即從之矣。豈非俗語所謂弄巧反成拙者耶？亟宜循分取利，公諸同人。顧憐同郡，不獨應得之利仍然可
得，即終身亦無往不利矣。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風行錄卷之五

衡州府

嘉慶四年六月到任

遵札飭禁毋許各龔坊以神龍廟爲公所

爲遵札飭禁事：案奉道憲史札開，照得衡郡城內神農廟向係各龔坊作爲公所糾約會議，以爲射利囤販之數，業經本道稟明督撫二憲批飭查禁辦理。嗣後神農廟內止聽鄉農祈報奉祀，不許各龔坊再作公所聚會議話，並吊取府縣專書板片，將神農廟下小註內「龔坊公所」字樣概行鏤去，並前令原給執照一律查銷等因。奉此，除一回轉飭衡、清二縣查辦外，本府並查得衡郡地方，上通兩粵，下達重湖，五方雜處之區，乃百貨萃集之地。牙行舖店櫛比，城廂勢不能不藉資工匠。訪得若輩良善者少，刁頑者多。歇業則遊蕩街坊，受僱則生狼狽。或偷換客貨，或透支庸值，偶因口角微嫌，動輒輾轉糾約千百成羣，衆集庵觀廟宇，或酒肆茶坊，名曰講理，以爲挾制。該舖戶人等異鄉者多，既因顧惜買賣，又畏人衆難犯，往往忍氣吞聲，任其魚肉。更有新立行店，擇吉開放，並烟號更換認保，各項工匠及同業人等公門些微分金，名爲道賀。因而強索客東戲酒，費至數十千及百十餘千不等。查世俗親朋需索喜酒，原屬人

情之常。從未聞有數十人至數百人恃衆勒賂治酒之事。況人衆會聚飲食，其中賢愚不等，或偏遇戲場尋釁，或每藉酒醉打降，亦爲人衆筵前酒後常有之事。且聚衆之名不美，糾衆之罪更大，爾等素常知事安分之人，何必貪圖一時口腹，致遭附和之株連。即向日生事藐法之輩，亦當悟頓餐飲食幾何，遂忘倡首之罪？案是當共戒共勉共返淳樸之俗，勿謂本府徒爲客東目前惜錢省事，實兼爲爾等終身惜福消災也。合併出示嚴禁。爲此，示仰府屬藝坊、廟祝及各行工匠人等知悉，嗣後神農廟宇止聽鄉民祈報，各藝坊不得再作公所，糾約多人議事。至各工匠人等，亦不得仍蹈往轍，偷換客貨及勒索客東戲酒，糾衆把持。自示之後，倘敢故違，一經訪聞或被告發，定行拿案，照棍徒生事擾害例嚴辦，決不姑寬，毋謂言之不早也。凜之慎之毋違，特示。

嚴禁劣紳包漕把持漁利

爲嚴禁劣紳包糧把持漁利，趕赴兌限，以肅功令事：照得漕糧關係天庾正供，各花戶例應慎選乾圓潔淨好米，親身運倉完納，截串寧家。蓋以州縣經徵解兌，向有一定限期，例不許託人代完，致滋延誤等弊。查律載，凡攬納他人稅糧者，杖六十，着落本犯赴倉照所攬數納足，再於犯人名下照所納數追罰，一半入官。註云：「包於署間不應杖罪。」又例載，凡錢糧不拘起運存留，但有包攬誑騙銀一百兩、糧二百石以上不行完納，事發盡其財產賠納，發近邊充軍。各等語。律例刊載，何等森嚴。本府訪得衡郡各縣紳衿人等恪守卧碑者，固不乏人；而恃符滋事者，正復不少。伊等平日恃有頂戴，出入衙門，橫

行鄉曲，視良懦爲魚肉，倚書役作爪牙，唆訟詐贓，乃其長技。查伊等戶下糧石本屬無多，一遇漕糧開徵，預向里中親知當戶，收取由單，肆意攬納。迨一經到手，遂購潮碎不堪之米堆積倉前，恃強拗交。設或查驗打退，輒敢糾約敗類挾嫌上控。既足搪塞業戶，又可把持縣官。瞻將包收之米措攔不完，遂致往往貽誤兌限。以上相沿錮弊，歷數之餘，殊堪髮指。除將查明該紳士等名下應完糧數飭縣核查現上漕米有無包攬，俟覆到核辦外，合亟出示曉諭。爲此，示仰閭郡紳衿士庶人等知悉，凡有糧之戶，務各選好米趕緊親身運倉交納，毋得聽信奸棍包完，致干咎戾。至紳衿人等，如是見示之後革面洗心，將包收之米退還，戶下之糧早納，本府深嘉悔過，即不咎其既往之愆。倘仍置若罔聞，漁利包納，把持官長，以致誤漕，定行按名嚴拿到案，一面詳褫，一面遵照律例分別究辦。本府言出法隨，決不寬貸，毋謂言之不早也。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剴切曉諭衡郡惡習

爲剴切曉諭事：照得衡郡民情雖淳，惡習甚多。如劣衿、地棍串通書差、油火詐害良善；舡行夥同縣役私截河下舡隻，誣詐舡戶、商賈；棍徒則酗酒賭博，遇事動輒聚衆辱罵尋毆，並烟行認保，混稱作賀，居然千百成群，索詐客東戲酒。以及游手無賴之徒，強買強賒，勒典勒贖，乘會綽竊，恃考輕狂。蕪坊囤販，地棍縱訛。城鄉種種弊害頹風，經本府遇事嚴懲，隨時勸諭，數月以來，改過從善者甚多，驗迹潛踪者亦不少。果其知感知法，共能全始全終，真可爲我郡士民志慶。今本府復有省門之行，雖不

比前此初莅驟離之懇切，究覺德化之未能自信，或先則躲匿而今復出頭，或有等梗頑之徒仍蹈各項惡習，均未可定。除仍加意查察並委員訪拿外，合再出示曉諭。爲此示仰郡屬軍民人等知悉，毋得藉以本府晉省，耳目稍疏，仍思故轍，致蹈刑章。倘敢故違，公旋之日或委員稟覆，或受害之人告發，定行嚴拿究辦。須知本府整頓地方，即所以保全爾等身命，所謂疾惡如仇，仍屬愛民如子。故不憚煩，再爲申示。言出法隨，決不姑寬。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曉諭舡行以垂久遠

爲明白曉諭以垂久遠事：照得衡郡蒸、湘二水，上接兩廣，下達荆襄，實爲貨物往來、冠蓋經由要道。舡行之設不獨藉以應差，尤期便於商販。詎舊牙袁永衡承充以後，勾結匪類，遍佈爪牙，把截上下河道。空舡抵次則擄其篷槳，逼取錢文；重載以行，則藉以應差，勒搬貨物，不詐不休，以致船戶視爲畏途。商販則於離郡十數里外，另僱撥舡，起載來城。春夏驟雨時行，貨物、行李無不被淋濕透，客商耗費尤多，貨物霉變不少。前經本府訪悉銅弊，既定章程於示禁之中，復將該牙斥革於控爭之後，以期商賈流通，行旅不擾。如所舉匪人，或仍屬奸牙黨翼，則流弊仍難盡革。驗虎進狼，殊無裨益。而報充之戶是否實非袁曠夥熏，必須爾等客總、店戶及土著土商久住茲土者，方能深悉底裡，庶以輔本府未周之耳目。是以一面出示募充，一面諭爾客商士庶公同議舉。今本府回郡，有攔輿遞詞公舉王鼎南、廖河清堪以充當。查呈內開列各客總姓名，並無本府前此面諭之各客總一人在內，其中難保無受賄冒名明

革暗充情弊，當即傳齊前經面諭之本分士商並喚平日爲人公正之客總，復加諄諭，嚴飭速議公舉矣。至恐舊牙挾憤，又恐新充之人將來獲戾，致蹈舉報不實之愆，均屬過慮。蓋本府着令公舉，止期力能承辦，而實非舊牙及爭充之人更名混冒，即可令其充當，原不責以日後之事。況此次更易行戶，原爲調劑爾商民起見，自當明立卷宗，並行衡、清二縣一體存案，實可後患無慮。合再出示曉諭。爲此，示仰閩郡士商、各省客總一體公議速稟，聽候本府示期傳驗着充，均毋違延。

押發船行袁永衡收禁究辦

爲押發收禁飭審通詳治罪事：照得衡郡船行袁永衡霸佔把持，苦累往來舡隻，以致客商舡戶視衡河爲畏途。一切貨物經行，不敢攏岸，行舖之貿易日衰，小民之生計日蹙，胥由該犯把持壟斷所致，久經各舡戶呈控到府。前府未及審辦，及本府到任，親提研訊，洞悉袁永衡萬不可令其再充當。經出示招募，並傳諭在郡各客總，另舉妥實之人充當去後。嗣據舉報前來，又經本府查係不堪充當之人，且傳各省客總面詢。據僉稱尚未公同呈舉，隨將原呈給發首先稟語之江西客總羅加縉即行查覆一面妥議公舉在案。迄今日久抗不稟覆，揆該客總人等或以袁永衡本係積猾，且匪黨人多，深虞日後被其挾仇尋釁，遂爾裹足緘口，不敢出頭。但羅加縉爲本府交給原差之人，乃亦任催不理，豈舡行一役竟任袁永衡一人霸住耶？抑該客畏袁永衡更甚於畏本府耶？本府以便商恤民之心，行剔弊除奸之政，事在必辦。該客總等如此觀望延挨，成何事體？合行札飭。札到，該縣官吏即將該犯袁永衡收禁，一面追原領牙帖即刻會同

衡陽縣嚴審把持霸開總行各確情，照例通詳，從重究擬解勘，仍着落任意抗延之江西客總羅加縉即日會同前往面諭之各客總，妥定章程，公同選舉，赴府稟候，訊明着充，毋得仍以不堪充當之人混舉，塞責干咎。仍將收審查辦緣由先行稟覆，切速密速。此札。

嚴禁平空妄言及賭博行兇高擡米價

爲嚴禁平空妄言，及賭博行兇，高擡米價等事：照得士民固宜王法，而所謂守法者習一己之正業，非禮勿爲，事非己之所及，俱宜謹慎而不敢輕忽，豈可懸爲揣擬，率意妄談，以惑民衆？如本府前次公省，曾經示諭，月餘即旋，而好事者輒以本府陞調，無根之詞紛紛傳說，一似目實有見，耳親有聞，即素稱明理之士亦鮮不疑信相參。原其隱衷，豈改過自新者曾因懲戒而能畢其咎，一旦聞音，不勝感慕，而幸本府之陞調歟？抑頑梗不公者暫因拘束，畏而不敢直肆？一旦聞音，竊幸故轍可復，而幸本府之陞調歟？究之爾等當務正業，於本府去來，何庸經心。現逢撫憲、臬憲新任，本應晉省恭謁，並面稟地方事宜，俟道憲回音，定即束裝起程。然亦不過月餘即旋，爾等毋又懸擬陞調，任意賭博，行兇廢事失業。須知爾等仰事俯育，所關不細，何以正業不習，自居卑污苟賤，甘受饑寒？尤敢於本府署側肆行無忌。如衡陽趙啓豪不習實業，夥邀陳長俠、楊士松、楊老五、李茂山、羅晚、鄒俠、李祿章等深夜開寶賭錢，圖抽頭微利，以致行兇打降。本府在署，膽敢如此，本府公省，郡內此黨不一，更不知若何放肆也。現將陳長俠等發清泉縣究辦外，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爾居民等知悉，當習正業以營衣食，切

毋行兇賭博。倘敢不遵，定必飭縣拿究，後悔已遲。至於米糧，原裕民食，賴各舖戶商販籌運貿易，但不許壟斷居奇。須念貧民甚多，連年昂貴，困苦已極，雖現雨水，愆期不久，西成接濟至易。爾舖戶商販勿以現時亢暘，輒高擡米價，以困貧民。倘敢不遵，或仍前囤販漁利病民者，勿論告發訪聞，定行嚴拿，從重究辦。爾等宜恪遵示諭，切毋自罹法網。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嚴禁脚夫把持

為嚴禁碼頭脚夫把持勒索，以便商旅，以安居民事：照得碼頭脚夫原為商旅行人之便，民間遇有婚喪之事，亦得藉以僱用。其應給工錢，原視本家之貧富，度地之遠近，不容任意刁難，多方勒索。至於分段把持，恃眾欺詐，尤干例禁。乃郡城脚夫等分段壟斷，勒索商賈，於居民婚喪尤為任意把持，以致士民具呈，請照前清泉縣示定價值請禁前來。此由日常各家私怨日久，釀成公忿，豈凡僱主盡皆刻薄寡恩之輩也？本府因今昔情形不同，物價倍於往日，難將舊日之價值作為今日之章程。具念爾等脚夫身係窮民，俯仰所賴，一經定□，在貧乏之家固不能多給錢文，而富有之輩因此不肯量情憐恤，是以飭縣酌量現在情形，分別禁革妥議詳奪在案。是本府之曲體窮人、曲貸苦人，亦可對爾食力愚人輩也。並據清泉縣生鄒嶧呈控脚夫李四違例把持，乘娶搶轎，勒索錢文一案到府。提審之下，訊悉爾等脚夫並不仰體本府委曲，生成苦心，互相激發天良，保身守法，仍然分段把持，勒索商民，種種兇頑令人難堪狀，聞之深為髮指。除李四當即枷號示眾並抄示行縣備案外，合行出示嚴禁。為此，示仰郡城內外脚夫人等知

悉，爾等嗣後凡在河干街市挑送貨物行李，以及婚喪等事，量其家之有無，度路程之遠近，公平討價，不許任意刁難勒索，更不准分段居奇，倘再違犯，一經訪聞或被告發，立即嚴拿，從重究辦。至爾紳士、商民亦不可因有本府示禁，過於較量錙銖。蓋爾等乃若輩父母妻子衣食所仰賴者。若輩愚昧不知，爾等當體此意，務須因人而施，辨其善惡，擇而憐恤之可也。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勸諭留買穀石並立章程

爲遵勸乘時分別留買穀石，以備來春民食事：照得衡郡五方雜處，人烟稠密，計來歲閏月適在仲春，正值青黃不接之際，恐其時鄉間穀石不能源源接濟，不無於民食有礙。素知衡郡乃禮義之邦，衿商多篤信之士，一年權守，已覺上下交孚，相知有素。因悉紳士、客商中情殷民食，深知大體者，頗不乏人。故甫動預籌之念，遂爾興備留之想，當即摘傳城之內外可商者，於之面籌熟議，均有同心，俱能樂從，毫不以本府去任之言，稍存懈怠，深堪嘉尚。即據各衿商存買總數，亦屬可觀。是不獨爲郡民誌喜，並爲各義士誌慶也。所有穀數清摺，仍候臨行密呈道憲存計，以備來春必需時，臨期再爲飭知平糶。但爲人之舉，每開累人之漸。本府在任時以興利除弊爲己任，況將去時尚繫念吾民，豈已離而反累義士？此固衿商等所深信不疑，惟衙門兵役、地方棍徒，難保無指官滋擾之慮。本府已早爲計及，如明歲青黃不接之時，溪河水漲，鄉間穀米流通，彼時竟無需以本年此日存買之價出糶，自應仍聽各衿商隨便糶賣。倘其時竟有不法兵役、保甲串通地棍阻撓訛詐，本府慮及之餘，均已詳細面回道憲，果有其

事，該衿商即持本府示諭呈明道憲嚴拿究辦可也。除面示一切章程外，合行諭知。諭到，爾等即行分別收執，並傳知各居民咸知此舉官不經手，役不於聞。節奉道憲面諭，屢同兩縣熟商，本府既可必無累於爾等，並可告無愧於居民。第刁民挾制奸徒佔混等事，惟恐臨期不免，亦應預先傳諭知之，以破其迷，以免其禍。並使知需買之時，均由衿商設廠，日行分糶，價值仍歸衿商各家照數收回。官既不肯借用其穀，民亦不許過減其價。並恐於官石同日平糶，致啓重買滋擾之弊。臨時亦應訂期分日，以杜弊源。現須分投採買之時，難保無聞風擡價情事，傳閱示諭，自然觀感定無他議。棍徒阻撓等弊，已飭縣預爲查拿，爾等並可隨時稟究。至此番衆擎易舉之事，慎毋以虛數飾觀，總以事歸實際爲慰。即臨時設廠糶賣之時，衿商自必分派妥人經理。但一日所賣之米，及是日所賣錢數，必須通知發米之戶，約其親來查核賣數，將錢當日收回，並即取具收字，以免舛錯。致啓物議，切切此諭。

一、貯穀每百石，令其自行碾米五十石；或交粵碾米，聽其自便。總以篩淨無穀無糠，挑送廠所，不管人工脚力。

一、收錢給票，設廠一處，係出米之戶着人過數，當日收回。取具收字。

一、驗票發米，設廠一處，量米必須公僱人夫。

一、廠內收錢數錢，填票註冊，唱數量米，收票給米，經營之人及巡役等每名每日給飯食錢四十字，即於糶米之錢各家找數派認。

一、門牌向係保正給發，弊不勝紀，欲杜最難，務於糶米時先期半月諭保正於各字號內分團挨戶，

據實造具草冊，不許一戶編作數戶，添增丁口。令保正註明某戶應買，某戶不應買，某戶應買不願買。又於每團中選舉殷實、平日公正老成人三四名，註於冊面，然後令其持冊挨門核封虛實，翻覆團查一團，易於核對，各有責成，料不敢混造牌給，似應可無慮。稍有通同作弊，一經察訪或被指出，即將保正稟革並將核對之人重以示罰。至各字號內有客戶門牌，均有生理，多不賴此。即有應買者，亦須註明保正造牌，每字號內公給錢八百文，以爲飯食紙張之費，不許向烟戶索錢，致啓重索不遂措留之弊。

一、廠內用巡役兩名，令其在外巡查，不許棍徒藉端鬧事，抗即稟究。每名每日給飯食錢四十文，不許其代人買票領米。違者並稟究。

一、現在衡市米價必未甚貴，所慮明年青黃不接之時米價難定。今已蒙諭早爲備留，至期米價照常，所貯之穀仍應各自變賣。如貴廠出糶，可否仍照現在市價，臨期請示辦理。

一、查上年門牌戶口辦造不實，約丁口七萬餘，明年若嚴諭保正分團註明，添設各團選舉之人，挨戶核對確實，大丁每名米五合，約四萬口；小丁每名米兩合半，約二萬口。又以二十四字號計之，每日或設兩廠，或四廠，或分日攤糶，約計需官斛二百五十石。若於官廠分日糶賣，臨期再行酌議請示。穀數單存案。

勸諭節飲

爲勸諭節飲，以清禍源，以保身命事：照得飲食並重，酒肉齊名。誠因酒以合歡，酒以調血，酒以

成禮，酒以消愁。祭祀無酒不足以格神，宴會無酒不足以敬客。世有生性點滴不聞者，又當一論。若夫能飲者，無論量之鉅細，何可一日無酒？祇是少飲則養，適可方樂。必至爛醉如泥，哎吐狼籍，不獨刻下已難禁受，將來百病叢生，半由於此。嘗見人有相商事體者，邀入酒肆，一到醉鄉，反致決裂。又爲人排解爭端者，亦必邀飲，相爭之人氣本未平，一經酒以鼓之，倍加忿怒；懦弱之夫可使暴橫，緘默之輩可使胡言，甚至壯其色膽，鑽穴踰墻者有之；助其戾氣，持刀殺人者有之。醉之害，大莫甚焉。即使稍有酒德，不至尋釁爭鬥，而誤正曠功，亦大有礙於己事。且漫罵必招人恨，糾纏易致人嫌。或因而刺刺不休，或因而傷心出淚，醜態百端，落人話柄。並有失足磕跌損傷肢體者，於其酒醒而悔，何若未醉而節？此衛武公所以飲酒悔過而作詩以自警也。本府下車以來，凡有關於風俗有害於民生者，無不剴切示禁。惟節飲一事，未經諭及。原因飲食並重，例無禁酒之條，爾等各有身命，誰肯自取禍害？乃近日衡郡地方酒肆滿街，晨昏聚飲。其中良莠不一，難免因醉滋事，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閭屬衿民人等知悉，凡有能飲之人，或喜筵或會席，或在家或在市中，務宜應時節飲，切莫貪杯、苦勸。素性豪強者宜防打降，秉質虛怯者宜慮傷身。更有一種無賴痞棍，借酒行兇者，尤宜痛自改悔。倘敢醉後擾害良人，一經告發，或經官訪，豈能照尋常人酒後誤犯者僅治以應得之罪耶？且凡兇橫之徒，各行俱有，惟脚夫、烟匠中爲尤甚。此外如已革役保及游手鬧事之輩，大半各衙門訪案有名。去秋本府來衡，俱知飲跡藏踪。其中有畏法陽奉陰違者，亦有真悔學做好人者，是以寬其既往，使知觀感，以圖後效。可知本府許人自新之條，亦不肯以爾等無賴棍徒稍存刻待，即先後籌平糧價，勸積米穀，晝夜焦勞。是固地方

應辦之事，亦本府分所當爲，而保赤之誠，又何當不偏於憐貧？爾等亦貧民也，人情所憐者，乃安分之貧，爾等貧不安分，真可恨不應憐者，本府仍一視同仁而憐之，蓋不因其人之可恨遂不憐其貧也。乃有不知感畏之謝黑子者，因本府有離任之信，公然出頭，復敢逞兇打降，當即鎖拿嚴行究治。倘其仍前歛跡，亦何致罹此法網？若竟能誠心痛改，豈不終身保全？是雖兇暴生成，孽由自作，亦未始不藉酒以助其勢。酒之爲害於人者，此又明證也。雖然官有新舊，職有大小，而執法則無分大小衙門、新舊官長。況爾等無賴之徒，各衙門皆所當管，盡法重辦，其誰曰不？然本府爲爾等思之，何不改學好人，則無須官管，更爲法所不及。改好乎？不改好耶？酒醒乎？尚未醒耶？醒則細思本府此番勸諭節飲之意，又何嘗不偏重在爾等也。亟宜激發天良，痛改爲福，士農工商各遵勸戒，均毋膜視，致貽後悔莫及。特示。

清泉縣民婦鄧阿李呈詞批

據稱爾夫才玉、伯海玉均貿易宜章，一女頭秀，幼適曾萬桂爲室，突前月陡故，趕爾往顧，屍已收殮在棺。十五日着幼男至宜章報信，爾夫患病，夫兄聞歸，查侄女死由，實萬桂胞兄萬禮毆斃。萬禮知查畏究，乃先發制人，以唆詐聳縣，爾伯亦即以兇斃女命填傷具結報驗。本月初九日縣相命案重情，不究有證有憑，味研無形無影，嚴鞫爾伯抱告辛保作詞何人？輕年受刑，直吐堂孫培元。酷刑羈禁爾伯與抱告及干證胡恒興。案外之鄧玉書、華封並送米來城人鄧明揚，均被差鎖。爾夫病痊趕歸，差途遇鎖稟縣繳押，勒具咸服等語。查人命重情，須問起釁根由。爾女幼適曾門，有無翁姑在堂，即遭婿兄萬禮毆

斃，究竟因何事斃？如果屬實，爾婿萬桂何忍緘默？且據稱趕爾往顧，屍已收斂在棺。如果屍已入棺，在爾未到之先，則趕爾往顧何爲？既云趕爾往顧，是顧其屍之有故無故，必得停屍以待母氏也。無心流露之處，其爲眼同收殮，已見乎詞。且爾既能出頭赴府具控，又有子可作抱告，彼時即應往縣具報。或以清泉於宜章相距甚近，應先報知夫伯。當其時，爾伯既已回家，果有屍已收殮在棺情事，爾必告知，海玉已知其概，何不據爾所云即爲奔控鳴冤？反從容又赴彼處查問，使萬禮知查畏究，先以唆詐聳縣耶？是爾自填傷具結求驗已在萬禮具控之後，即例用抱告亦不准任意以年未及歲之人開列。爾伯抱告辛保，據稱輕年受刑，直吐作詞係堂孫培元。查抱告取名辛保，定辛年所生，計年已二十一歲，業已成丁，即不得謂之輕年。培元已據辛保直吐，可知即爲此案訟棍。鄧玉書、華封二人既案外之人，何以平空牽入案內？詞載胡恒興爲干證，並不叙明在場，知何事之證，混以縣不究有證有憑爲詞，其無切實憑證可知。既無憑證，又不指實傷痕，惟恃老混瀆請檢。該縣尚不應刑訊抱告跟究主唆耶，種種自相矛盾之處，婦女何知，明係有人播唆。本府現在出示諄切曉諭訟師，嚴禁藉命訛詐。何物棍徒，膽敢以年老男婦作狀首，減輕年歲爲抱告，逞其伎倆於本府之前，實屬愍不畏死。本應立即嚴拿究辦，以示懲創。但查出示之日在該氏遞呈之後姑從寬典，仍候飭縣錄案詳報，無抱告不合並飭。

清泉縣民譚必蛟呈詞批

聶昌壽等攙換菸末，業經客長查知，自當遵照號規驗逐。爾等既非認保號總，混行干預，原屬多

事。至爾等果無攙和菸末情弊，楊添時等何能平空反誣？並將房門封鎖，不許切菸？據稱每次交菸何無一次被客看出，如果屬實，何以並無一客代辦，反任楊添時封屋停工，殊非情理，具見刁健。查衡州烟號生理，客販甚廣，資本甚大，需人甚多。每年藉切菸爲生活者，何止千人。人多則賢愚不等，勢衆則難以稽查。郡城共有菸號十四家，每家需匠百餘人，七八十人不等。其中或來歷不明或酗酒打降，或未滿私逃，或懶惰偷安，或領多交少，或攙和菸末，客人勢孤，又非土著，既體察之難周，更約束之不易。是以有認保之設，號總之名，原以定責成而歸約束，是又均不能無所費也。當其立法之初，號總等咸知敬客敬事，皆肯任怨任勞，即匠等亦均知畏懼客夥，相安樂業，彼此受益無窮。諺云「和氣同心，黃土變金」之驗也。今則反古之道矣，如認保者即認其人亦不能保其心，故或有並不認識其人而爲之作保，其所保者尚可信耶？此總保之不可靠。至於號總等則賢愚不等，其中有唆衆欺客，藉端挾制，議增價值，率衆停工，有藉調停而明取客錢十數千至二十千不等，亦有任衆訛取而暗與瓜分。種種強橫巧詐，各號相習成風，尚復成何事體？查衡城近日惡習，動輒以衆欺寡，以強凌弱，以議事爲尋常，以聚衆爲兒戲，因而釀成巨案。爾烟號總散各匠亦有所聞乎？本府在省早已聞之備悉，豈各號總散匠作中無可拿應辦之棍徒乎？不過念客已費工資僱倩，拿一人即少一人之工，押一日即停一日之業，正所以愛惜客本，並非本府見不及此也。爾菸匠等全不念每日衣食何來，現受何人蔭庇，不思報主人之德，反肆攙換，由小及大，將來號中何事不可任爲，尤敢以互相攻發敗露之事控辯於本府之前，孽由自取，本府亦不能爲客再計工本，致姑息長奸，養癰成患之誚。仰清泉縣即將此案人證拘齊，限三日內解府，親審究

辦，毋任經差玩延，致干一併提究。

清泉縣客民歐陽源昌呈詞批

脚行受僱送銀，此係各口岸常有之事。第以制錢冒作銀兩，欲包之大小相稱，即覺質之輕重懸殊。李文照既以帶銀爲業，當歐陽源昌交銀之時，斷不至昧於銖兩。及交李德容帶赴漢鎮行長李來儀收領，往交彭克中拆開總包，內五封拆二封。查制錢並非銀兩，復令李來儀盡拆三封無異，彭克中雖稱家計頗裕，但銀至三百兩之多，明知輾轉經手，自必詢明李德容是否在漢鎮就近役保，控縣訊供，遞回跟究焉，肯率據李來儀所稱授受在衡，任其領回查賠，復代作信報知歐陽源昌之理？信稱拆出錢包五封，李文照繳出錢包又是六封，尚非此案關鍵。惟當備銀套入原封，銀於封紙符合，繼以原錢套入，輕重懸殊，寬松各別，果其經官比換驗明，則弊不在發銀之時，更不便株連昌之店夥。且此案破於彭克中之手，據所稱先拆二封，是錢非銀等語。姑無論是否分拆，即據所稱已自認拆由伊始，縱無情弊，而身在其中，爲首先發覺之人，既失於就近稟究，即應同文照等赴縣候質，何以匿不投審，猶謂於己全無干涉，故未赴案。其爲逃審，已據訴詞敗露。既稱家計頗裕，何以早不援例？直至今年四月始行捐監。如果屬實計算前後年月，正在逃審之後，又在不得不應審之時。且不必問捐監本從何來，祇就事後朦捐之心，已見早橫恃抗拒之意。經官當堂比驗寄庫之件，庫書膽敢於新舊交卸之際，乘隙抽換，其中顯有受賄串商情弊。仰衡陽縣會同清泉縣即提齊此案人證，秉公研訊明確，限三日內連卷解赴本府，親審究

辦，仍一面押令彭克中繳出監照，隨案呈核，均毋違延干咎。

清泉縣客民彭克中呈詞批

據稱爾拆二封是錢，李來儀拆三封亦是錢，爾當棧衆多人比欲就漢具控，因來儀願將原封領回查賠，爾因李專走信，不願訟累，是以聽憑領回，冀其對清。爾止知貿易，罔知曲直。迨李訟辯亦無關文及爾，是爾初未赴案以及銀入原套於錢入原套，爾未從場，迨要爾到，隨赴衡守候數月，嗣母病歸家，並非逃審。至於捐監，實因就例在楚便爲捐納爾。現貿衡有本在漢，尤有本實非出自此銀等語。查先後拆出非銀之時，當棧衆多人眼見之際，果存厚道不願訟累，亦應同在場之棧衆，令李來儀出具「眼同拆封」，包內是錢非銀字據，何得以聽憑領回，冀其對清，遂稱可告無愧。據稱止知貿易，罔知曲直。夫貿者置物貨賣，易者銀錢交易，凡屬生理，通謂之貿易也。凡爲貿易人，無不以貨物往來銀錢出人爲其專責，貿易中有貿易中曲直，銀錢交關即貿易曲直，非比民間戶婚田土之曲直爾。經手拆出錢文，此即貿易中之曲直，何反以不知曲直爲詞，具見狡詐。且既知必須關提而後赴案，何以又稱迨要爾到，來衡守候數月，是何人要爾到來？曾否赴縣投到？母病歸家，旋往旋來，是否赴縣稟明？至稱捐例，就楚自屬便易，兩處資本有餘，捐項更屬便易，何不便易捐納於定例之初，獨便易捐納於訟案未結之後，反稱實非出自此銀，豈非「此地無銀三百兩」也？猶敢爲賠不甘心耶？庫書有無串商舞弊，現在飭縣研訊，如果係爾串商抽換，又豈以情願認賠即可稍輕爾罪耶？仰衡陽縣會同清泉縣即照前後控訴各詞指駁之

處，並提齊原卷，逐一秉公詰訊明確，限三日內先行摺覆。倘彭克中恃符狡展，立即通詳革審，均毋徇延干咎。

清泉縣民黃名揚呈詞批

府差譚可業等是敢藉端索詐，自應立拿究辦。但爾係搶奪重案之犯，當其解省，經本府奉委審勘之時，幾次提訊，未嘗稍加刑嚇，彼時應將歐咸寧因爾被詐緣由供訴，自當移提歸案辦理，即或以本府係奉憲委審，並非專管不作無益之訴，亦應於院司各憲歷次過堂時供出，何又默無一言？直待定案發回，於本府署篆之際忽有此控？若非挾跟交之嫌，即因本府現在訪拿衙蠹，乘隙聳准，藉訛盤費。據控情形，已見肺腑。即所粘字據，雖係抄呈，亦無此書信款式，顯有事後串捏情弊。且府縣丁役索詐歐咸寧錢文，歐咸寧不但被訛，兼受拖累。以毫不知情之人遭此荼毒，尚且甘心忍受，何轉向爾追索？已覺事出不情。爾或家道當厚，或另有資財，或脫然事外，爾姊及歐咸寧自不便捨爾不問。爾現已家破行封，妻離子散，凡識爾者無不皆知，豈骨肉至親反忍心向爾索討而不鳴官向蠹役究追耶？身罹法網，於九死一生之餘，猶敢於囹圄之中逞其刀筆伎倆，豈以本府不知爾爲訟棍耶？又豈知而未曾問及爾耶？膽大貪狠，實屬罪囚中未見之犯，但案關控告丁役、串詐虛實，均應徹底究辦，仰衡、清二縣立即會同，秉公嚴訊，按擬詳報府差譚可業、保四景，候簽飭值日皂頭嚴拘押發收審，抄粘並發。

清泉縣民伍賢承呈詞批

仰清泉縣提案併究速覆糧書劉德沛，並候飭差押發收審。此詞代書未經用戳，經本府當堂訊明伍賢承等賚詞用戳，該代書等欲爲改去牽控劉德沛一節，因其未允，故未蓋戳。又十二日清泉縣民周正賦控經書守振起舞弊一詞，代書亦未蓋戳。夫各衙門代書原因通達民隱，並稽查具詞人住址歇寓而設，其赤貧不能付給戳費者，本府且明定計詞酌賞章程，可謂體恤周詳。今該代書等不知感激，輒復徇庇書差，欲爲刪改未允，遂不用戳。是以在官人役，明樹把持之幟。本府業已嚴禁違式不戳稟詞，將來一切詞狀均須由該代書處經過，則道府衙門書差舞弊之人，竟可預囑該代書等謝絕矣。且幸而伍賢承等未受其愚，不允更改。倘愚懦之人，並或老幼婦女竟被恐嚇隱忍，本府又何由知有此弊耶？該代書等此次藐玩，非嫌常疏忽可比。但念南省各署往往有詞控經差代書不戳之弊，狃於積習，視等泛常。若遽行革究，未免又涉不教而誅，過情立異之舉，本府素不肯爲，姑寬免其深究。但此後遇有詞狀控告，本府衙門及各衙門書差舞弊之人，該代書等均須照常用戳，並不得向被控之人告之，以杜脫逃飾混諸弊，況本府秉公持己，各書差等應知仰體遵守。其現在一二玩法之人，亦係從前廢弛所致，果皆持正，何慮被人指控？倘具詞人欲藉此爲聳准地步，獨不計及誣告加等之罪？本府亦斷斷不能輕從，致令該書差等抱屈。該代書等毋得妄思把持，並干杖斃。此詞掛發後，承發房即將全批抄錄發貼各城門曉諭，並給各代書寓所實貼，永遠張掛，並行各縣知照。

清泉縣民何仁表呈詞批

據稟漕糧積弊，衿書一氣串通，勒折浮收，貽害閭閻懇請示禁等語。查漕米爲天庾正供，顆粒皆係民膏，理應按額征收。況糧書乃在官人役，紳衿爲衆士楷模，更宜安分守己，恪守卧碑。無如世風不古，不肖紳士往往事串通衙蠹，狼狽作奸，或額外浮收，或違例勒折，以小民之膏血供若輩之株〔誅〕求。此種惡習相沿，誠堪痛恨，固宜從嚴禁革，安良善而警奸邪。此則通省大勢情形也，業經各上憲分晰頒示，嚴禁在案。今本府體訪衡屬漕弊尚不止此，其弊害較之長沙、岳州爲尤甚。聞衿書之外更有一種棍徒，或僅有糧數斗，或竟無升合之糧，不過自恃能言舌辯，於衙蠹爲狼狽，附衿棍作走狗，或串通主唆誣告，或竟平空造案，或賄囑經書，將原卷抽割，每日三五成群，竟以打油火爲事業，終朝茶坊酒肆，膽以打油火爲談柄，既視國法爲弁髦，復昧天理爲烏有，忍心害理，莫此爲甚。迨至漕米開徵，又向宗族親串討取由單，包收代納。大抵有糧之戶俱係保守身家，良懦者多，畏其兇橫，不敢不允。伊等包收到手，遂混充糧戶，挺身赴倉，或私賂斗級，飛扒走擋，或竟將潮碎不堪之米掙交，一經查驗打退，不遂欲壑，輒即糾黨連名架控款跡，混行越控，事關漕弊，虛實未分，在上憲不得不從嚴批辦，迨一經准理，遂揚揚得志，以爲操縱在手，可以起滅自由。屢檄催審，托故不至，反央人向被告索賄。或有畏其拖累，吞聲措給，尚欲加增；或因理直氣壯，情原質審，其技乃窮。此種惡風，尤堪髮指。正在訪拿嚴辦間，適爾遞此詞，本府當即查詢爾戶下應完糧米數目。據爾自稱有糧十餘石，今吊查清泉縣

實徵册內何仁表戶下僅載糧二斗七升，爾豈以糧多則事屬切己，故虛報此數耶？抑因本府甫經蒞任，故用此欺誑爲嘗試耶？即此一端，則爾之居心狡詐，夙非安分之徒，其爲李朝貢餘黨，何利見用人已可概見矣。且本府下車後惟以剔弊除奸爲首務，爾所陳漕弊久所洞悉。在爾等亦知無此稟，本府在所必行嚴辦。不過一藉批准，既可博仗義之名，且使書胥等畏爾健訟，以爲將來需索陋規及包完漕米地步。此等技倆，豈能逃本府洞鑒乎？姑寬批飭，倘再不安本分，或係前項棍徒仍蹈故轍，定行拿究不貸。

清泉縣民吳鴻達呈詞批

本府自弱冠筮仕以來，日以勤求民隱爲念，是以歷任地方，無不採訪利弊，彰明分別勸禁，刑刷頒發各屬城鄉市鎮，原爲家喻戶曉，以期力挽頹風，務求漸臻仁讓。但所給各示豈能處處盡貼，人人共曉？全在爾族長、家長等以尊訓卑，以長誨幼，以賢勸愚，彼此誥誡，互相啓發，始不負本府愛民如子，願民從善之至意。據呈爾等族大人多，力難約束。欲本府給示，宗祠曉諭，是亦善善欲長之意。第一郡之大，林總之繁，若士民皆向本府紛紛請示，殊形繁瀆。即如本府前在岳州，長郡士民中有因告示懸貼未周照抄請印者，本府無不如稟判發，其或稟禁地棍竊匪等項，亦皆酌量批給。至宗祠爲爾祖式憑之所，爾等既爲族長，自應抄錄各示，傳示閭族，使知趨吉避兇，方不愧爲族長。如所稟冒犯尊長，慣打油火，嫖賭招搖，酗酒打降，強牽強割，欺凌孤寡等事，倘有所犯者，應先邀齊本人之親房尊長，均趕祠宇，繩以家法，以觀後效。如尚不悛改，然後送官究治，自然觀感知非，可望改過從善。若惟伏官

勢而不整肅家規，是使族人知有官長而不知有族長，知有官法而不知有家法矣。有家教者，豈借請示爲榮耶？如謂族大人多，藉示可以約束，本府此批即可作示警戒，仰卽一體抄批傳閱可也。

清泉縣民李百和呈詞批

脚夫挑運什物，膽敢在途竊取，固屬不法，但爾等糶坊於上年青黃不接之時高擡價值，米價單元有一日兩次增漲之事，猶貪心不足，復肆發水漲米，於明目增價之外，又於升合暗取加頭，奸巧貪狠，漁利病民，莫此爲甚。因事在本府蒞任以前，故爾姑免深求，並非不知爾糶坊之過犯也。現據爾詞稱今秋稍豐，起穀下米屢遭脚夫蕭肇發等在途每挑用瓢竊米一兩瓢不等，約有數升。糶坊與船戶受害。本月二十日復用瓢竊米，始獲蕭肅肇、周明元、李積書、陳方中等，比將瓢米概交保正曾二玉跟交米落彭明元家等語。查脚夫偷米，不論年歲之豐歉，均屬犯法。何以稍豐之年卽不應偷，豐登之年遂可准其偷耶？且具控竊情，止應告所失何物，從未見於控詞內聲叙年歲收成。今閱爾詞，首定秋成稍豐，次叙偷米情形，是以現在遇此稍豐之年米價不能不漲，預存此後尚須加增之意。小人之肺腑已見乎詞，况爾既開糶坊，止應起穀來舖碾賣，果遇稍豐之年，販賣來城之穀，斷不能擁擠堆積。今既能於門面生意之外存有餘米下河，則非稍豐之年可知。且郡城內外糶坊約有百十餘家，爾一家有餘米，各家自屬相同。米多價平，自然之理。何以價值反增？從來穀米貴於流通，此指遠近商販分往各鄉有穀之家而言，卽爾糶坊於本城米擁價賤之時，恐虧資本或欲圖利，以餘米裝往他處售賣，有益無損之舉，亦所不禁。今去秋收不

遠，米價增漲至兩千八百餘文，價值不爲不多，利息可知不少，猶欲下米發販，可見名爲礮坊，實爲囤戶，此中弊害，又可想見一斑矣。况本年收成既非歉收，冬來河水又無淺滯，商販道路早禁阻撓，天時與人事可稱備至，貧民於富戶自應相安。方幸於吾民共度豐登，不料米價日見增漲，實出人意計之外。本府既不能深解其故，訪之輿論，又不能云其所以。今閱爾控詞，始悟郡城米價行情，皆出自爾行舖奸徒主持。現值歲稔穀多，發販取利而齊行增價，昨經示諭流通，賤收貴賣。而囤積居奇，年豐食貴，全不念貧人困苦，趨利忘害，絕不畏官府查拿，是天賜豐收，官禁阻遏，蓋爲爾等奸徒獲利分肥，猶敢妖言惑衆，詞稱今歲稍豐，以致上千天怒，使之自行敗露，豈非損人利己，惡貫滿盈之報耶？此而不嚴行審訊，痛加究治，何以儆刁獪而對閭郡士民？仰衡陽縣典史即往清泉縣地方李百和米舖查起，本年買賣各真草帳簿送府查核，仍將李百和鎖拿，交衡陽縣管押。至所控之賊夫在途竊米，如是屬實，深爲郡城米行、礮坊之害，着將脚夫蕭肇發、周明元、李積書、陳方中，寄米之彭明元一併拘齊，傳同保鄰押交清泉縣收審，嚴行究擬具報。其李百和一犯候飭衡陽縣刑訊錄供，解候本府親審究辦。該典史奉委查拿，慎毋延縱干咎。

零陵縣民唐克遠呈詞批

船行串通差役拿船，不獨缸戶被訛，即商旅亦受其害。本府憐爾等苦奔之舟子，恤來往窮途之行人，是以出示嚴禁，頒發信票，飭縣遵照立定章程辦理，原爲永除積弊而計。示用油蓋，裱托木板，亦

爲懸掛久遠而設。本府亦可謂籌畫備至矣。今勒石永禁呈請，查勒石之風由來已久，從前地方士民即有自行勒示之事。繼因立後被毀，是以必須請官批准而行，以免旋立旋毀之意。此舉未始不可准行，無如近日人心不古，每假公濟私，藉端斂費，其事不一而足。即以爾等船戶而論，長沙即有派費買石，收多用少之控。湘潭又有刷示賣錢，倚勢勒取之徒，均經本府先後嚴拿究辦。此外有遇案件指稱打點司府衙門，逢考試誘稱買通院府關節，以及藉准藉批，訛詐騙斂等案，均係本府經見之事。可見有一利必有一弊，不經一事不長一識也。故凡有關世道人心有益於士農工商等事，不待士民籲請，無不盡心體察，不憚煩勞，準情酌理，隨事隨時分別緩急，先後勸禁，以冀積年弊害盡除，俾愚蒙咸知感化，黎庶共樂昇平。此即本府求治之素願耳。若因除一弊而反添一弊，業已知之備悉，豈能受人朦混？況勒石爲衆船戶公事，何僅爾一人出頭？且籍隸永屬零陵，真僞尤難查考。姑寬批飭不准，原詞擲還。

衡山縣民婦賓王氏呈詞批

查賓映垣無子身故，伊妻王氏先經議立夫弟映坦次子星照爲嗣，本合律載先盡同父周親之義，即其將光彝三子定祥受繼，亦於昭穆倫序不失，原不許宗族指以次序告爭。賓劉氏若以病子出撫，又不許王氏議立愛繼之定祥，即屬有意霸產，不顧夫兄之祀，已于不睦之條。復敢以王氏糶穀了債，指爲仇搶控縣，致孀婦有匍匐公庭之苦，伺候衙門之累。但賓劉氏平素既與王氏妯娌不和，此時又以妯娌涉訟，其子即屬不應承繼之人，自應竟立昭穆倫序不失之定祥承祧。惟劉氏亦屬婦女無知，何能詭計陰謀自行出

頭呈控？據稟劉有常、賓立朝及已革代書賓柳章、經承羅玉龍、原差劉詳申謀主唆，必非無因。試思妯娌訐訟，賓氏祖先豈能瞑目地下？該族長公親不能排解，已屬不堪，況忍心爲之串唆挑撥耶？准加差按名嚴提，如敢不到，行縣先將弊經盡差示革，刻日鎖解，聽候究辦，斷不稍寬。抄圖譜系存核。

衡陽縣舉人姚文錦等呈詞批

據稟王太交犯法已枷號月餘，今又奉親提，稟請開釋等情。查王太交包納王鎮戶下錢糧，把持勒索，經王鎮因被吵鬧不堪，赴府具稟。此種本不安分之徒，平日橫行鄉里，以包攬錢漕爲生涯，兇鬧滋事爲長伎，或恃衿棍爲護符，或倚衙蠹爲牙爪，魚肉鄉間愚，欺凌家族，故將該犯先行枷號示衆。嗣屆萬壽，暫行鬆枷，發縣管押。旋又據王鎮具控，王太交私串王福紀等盜買伊地名石頭橋田畝，賄差私釋，途遇兇毆等情。查該犯前次包糧滋事尚未發落，復敢串商盜買畝，行兇妄爲，實屬目無法紀。現在嚴提訊究，分別詳辦，原爲整頓地方起見。故自抵任之初，訪聞衡郡惡習，衙蠹最爲民害，而衿棍又復狼狽爲奸。是以首拿刑書蕭國松、差役王佐、左貴發縣究辦。其時即有生員王日智、職員劉漢典等赴縣爲左貴求恩，並爲保釋。尚以該役平日並無過犯爲詞，竟與書役爲伍，已見士習不端。當飭縣將王日智等解府親審，隨即出示曉諭，以冀觸目驚心，互相觀感，正所以懲一人以儆戒百人，懲士習而挽回惡習。是執法雖嚴，而立意極善，所言似屬，而此心實苦矣。爾既身舉孝廉，得就令尹甚易，即與生監不同。當知聲價既高，須務品行爲要。於家族身先孝弟之行，爲鄉里立一端重之品，使士民咸知尊親敬

長，共能循禮守法，自然不好犯上，益固所學矣。將見學優則仕之年，凡所當剔弊鋤奸，興利除害，有益於國，有益於民，有益於父母子孫之事，或當寬當猛，或宜重宜輕，自然處斷得且，不致為親友所惑，不致為僕隸所使，不致為經差所蔽，不致為衿棍所挾，縱不能登峰造極，易俗移風，亦可使奸宄斂跡藏踪。果爾，誠求久之，亦可返樸還淳。爾甫經鄉榜中式，遂忘吾斯未信之章，美錦學製之戒，惟事誇耀鄉鄰，包攬衙門公事，殆謂此即澹臺滅明章所謂公事乎？或謂枷犯王太交係爾至戚，為爾所必當求放之人乎？蓋以前所通諭訓誡者生監，爾與生監不同，不知本府不肯稍為輕恕者，正謂爾與生監不同耳。似此放蕩無知，一旦作吏，即不至貪酷妄縱，亦必係昏憤糊塗。於其將來貽害地方，莫若今日照例詳革。有舉即有劾，國家嚴定劾之條，豈專為仕途而設耶？聞有議本府不重斯文，謂舉人做不得者。且不必明指其人，祇就所稱斯文而論，夫斯文豈止舉人，當重亦豈僅舉人？生童均屬斯文，生童亦所當重。重貴自重，本府惟論當與不當耳。即如日前生員毛望、劉萬藻等以節婦孫氏早歲喪夫，守節三十餘載，茲值壽屆七旬，當堂公懇賞給聯匾。本府既不令其跪求，抑且深為獎許。非知其人而重其事，實因其事而重其人。是即所謂當重者也。今該舉人等以法所不容例應究辦之棍徒，代為具保，匍匐求恩，竟不自重至此，尚謂本府不重斯文，意欲本府偏重斯文，而故輕律法耶？此而不嚴懲示儆，不但士風日下，抑且民間止知有衿棍，不知有官長矣。清泉縣典史將舉人姚文錦、職員王耀祖、生員王斯鵬押發衡陽縣收管。王太交疏枷監禁候報，明飭委該縣並案審擬通報解勘，仍取收管送核，該員即行押發，毋稍徇縱干咎。

常寧縣民周尚德等呈詞批

據稟，勾串浮收勒折，今屆開倉，懇請示禁等語。查丁書差役，藉漕漁利，大干例禁。如果確有實據，即應從嚴究辦，又豈止以示禁了結？查所控似係往年之事，豈往年各衙門竟無示禁乎？又必待請示方行頒禁乎？詞首開列四名收狀，唱名僅止一人應點，當堂查問，惟稱請禁漕弊，並不能照詞列各款口訴，可見具呈之意不在示禁，專在因請而禁之得以索詐陋規也。此種假公濟私伎倆，豈可在本府之前嘗試？日前清泉縣民何仁表具呈請示，業已遍貼曉諭在案。無如惡習相沿，動輒斂費。請示一經批准，更難保無指稱打點衙門，任意勒派情弊。且竟有不但請示，公然混擬示稿，粘呈懇請照稿繕發者。日前本府赴首憲衙門回署時，有頂戴一人攔輿遞呈。查詞首開列武生蕭金溪、鄉民王嘉崙、蕭如松三人聯名請禁棍徒沿河阻遏米石，藉端訛詐一事。詞尾粘連示稿，隨諭差帶候傳，同三人親訊，當堂按名查點，有頂戴之武生蕭金溪並非遞呈之人，而遞呈之王嘉崙並無頂戴。查訊之下，僉稱王嘉崙並無功名，詰問王嘉崙因何戴頂占充？據供同在茶館等候，一時慌忙誤戴等語。查遞詞事在午前，並非昏夜，一人誤戴豈同坐之二人均不及見？可知互相藐玩，其咎固不僅王嘉崙一人，是以從寬止將王嘉崙示辱。至於棍徒私禁阻遏，藉端擾害，以致米穀不能流通各弊端，情形業已縷悉，議稟上憲在案。一奉批准，自當刊刷頒行各屬，誠恐示禁一發，蕭金溪、王嘉崙等混指爲所擬之示，愚弄鄉民富戶，藉以派斂，是以即將稟稿當堂給武生蕭金溪等三人眼同值堂各書細閱，蓋以民風惟利是趨，不知大體，不曉利害，於其既犯而嚴

懲，莫若先事預防，使民無患之苦心耳。即此聯名之中，尚有頂冒紳士之弊，可見此詞聯名四人，僅有一人，是否果係詞內之人，抑係僱替？姑於武生蕭金溪等一同寬免深究，至於應興應除各事，宜凡上憲各衙門耳目未能周知，或知而未詳者，本府自當分別示勸示禁，毋庸地方士民干預。倘再玩違混行瀆請，藉以派斂肥己者，定提究辦，決不寬宥。慎之。蕭金溪等詞併發。

郴州民劉敬煌呈詞批

查此案本府察核州卷原驗，爾侄劉發順屍身鼻竅與口有水沫流出，兩手心腳心皸白，肚腹脹，十指甲趾甲縫均有泥沙，實係投水身死。其頂心一傷皮破顛門，一傷皮破骨損，均參差不齊。兩膝連左右臙肋均有磕擦傷痕，實係生前自行磕跌碰撞確據，是原驗並非毆死丟河。此卷查劉發順身死之情由也。爾翻控道憲，原呈填寫髓流字樣，前經堂訊，亦執此詞質之刑件。及撈屍具報，在場眼同相驗之保正范萬璋、街鄰劉易育、王志義等俱無腦髓迸出之供。查相驗登場時當白晝，如果腦漿迸流，則衆目共睹，豈有官與刑件未經看出，對衆據理駁詰，據供如無腦出骨碎，願甘反坐。查問屍棺並未具領，詢之地保，則稱掩埋，現在赴審並未派人看管。本府當以生前死後骨斷破碎，大有分別，曉以成案確憑，始覺詞琪，即所稱素患瘋病爲無據之詞，而州案亦斷無平空捏造之理。塘兵段陞供稱見陳懋蘭與劉發順爭鬧，經伊勸散，並無目擊毆打兩次之詞。劉易育亦訊無初七晚見陳懋蘭、五傑在廟吊毆之語，堂供俱在。惟王志義供因廟僧買酒回家，向其語及孫懋蘭與劉發順鬧氣，隨往查看見。陳懋蘭將劉發順打嘴一下，同

段陞勸散等語，亦無在廟吊打情節。即據此供，情如陳懋蘭掌殿劉發順屬實，塘兵段陞均屬在場相勸之人，何以獨未看見？又何以詞證止有爾鄉人王志義、劉易育二人？此本府提審大概情形也。據爾當堂供稱，州官不重鄉情，惟待鄉人刻薄，不知有甚冤仇等語。是爾憤控之由，已據情見乎詞，自執偏惡之論，可知爾等鄉民止知有私心，不知有官法；止知論鄉情，不知講至理耳。查各府州縣何處無外來客民，何官無鄉鄰寄籍？國家立法至公至正，偏斷既不許，偏護更不容。即如南省藉命訛詐俗稱油火，此風最盛，在在皆然。地方官先爲示禁，犯即嚴懲，此實爲民除累，去弊立法。除打油火不遂其欲者不以爲然，此外凡遭油火命案之家及土著客商、士庶賢愚，莫不以此爲然。試問爾以爲當然否耶？如不能不以爲然，豈反以遇有鄉人應即不然者耶？爾曾讀書應試，非比鄉愚，究以本府此論爲然耶否耶？爾或負氣偏心，此地江西客商甚多，端人正士不少，恐未必以爾所言爲盡然也。可見此案枷示之由，似非此不足以服人，更恐招爲法自弊起滅自由之誚耳。即爾當堂所供，有心過刻，立意從嚴之說，亦只可責諸同鄉人，非所論於同鄉官也。如謂店東陳懋蘭既因買穀辭工，復刻扣工價，向討恃蠻，鄰保狗隱，官未能於正案外究出騙賴工資事由，當時爾係果能就事論事，趕訴求追，郴州亦斷不致將爾侄隆順影俚枷號，反置陳懋蘭於不問。此就爾不重鄉情等語之明論也。至爾於本府甫經訊供之後，旋即具詞捏砌劉易育眼見吊打塘兵見毆兩次，且粘遞請檢結內，又不照原供腦出骨碎切實聲叙，若即據此率混甘結請檢，必干憲駁。着即照原供腦出骨碎實係生前毆傷身死，並非死後打破，倘有前項情弊，或經委員檢出，或提省驗明，願甘照例治罪加結，當堂投遞，以憑詳請檢驗，慎毋誤執骨損爲破碎，懸揣骨損自然腦出也。

風行錄跋

邵蓮成童，應試留郡城，暇至南昌觀神明宰決獄，環堵恒數百人，側立移時無倦容，皆歡且服。退而述其事，填溢街衢，凡兼旬中往觀八九度，而邵蓮儀公之誠，已結於垂髻時矣。閱十年游京師，人自鄉來，述公治益力。都下諸公無論識與不識，皆爭重公爲延譽不置。方伯桐鄉馮公以大鴻留輦下，尤言之最詳。未幾大吏以屢決疑獄，特薦公。公對颺殿陛，至尊爲動顏色。京師人人皆以爲龔黃再見也。又閱十年，而邵蓮得爲公屬吏，於時公宦楚已四年矣。楚南數大郡號難治，皆借籌於公。公興利除害，汲汲如不及。所至吏畏民懷，皆以公去之遽，相齋咨惋嬰不能止。蓋公之誠，與百姓之隱，有淪洽於不知者。初豈藉文告之煩哉？雖然，言心聲也。公視民若家人婦子，飲食必教，起居必飭，不期言而自能已於言，矧夫荒陬僻壤，勢常不相及者耶？昔王文成公每有諭告，必親自撰佈，故民輒不介而孚。迄今讀之，猶想見大賢愛民之切，謀國之忠。今公秉燭揮翰，灑灑數百言，或千餘言，罔弗浹乎情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懲其所已然，而戒其所未然。民之論公志也，若子弟之於其父兄，門徒之於其師長。則是編之刻，不獨岳陽士民藉以永甘棠之愛，其有裨於吏治民生也豈鮮淺哉！

嘉慶八年夏六月屬吏周邵蓮頓首謹跋。

〔清〕張五緯輯

風行錄續集

風行錄續集卷之一

岳州府續集

嚴禁棍徒竊割田麥

爲田麥將熟嚴禁棍徒肆虐以裕農食事：照得時屆麥秋，各處農民正盼麥熟，况值青黃不接，倉無餘粟者，更賴此以繼饗。連日天氣晴霽，本府爲農家稱慶，期有新麥佐食。正爲閭郡慰幸，乃訪得不法棍徒勾引外縣游蕩男婦，日則恃衆強檢，夜則潛形竊割。一經地主理叱，遽敢任意兇橫，並有捏報重傷請縣詣驗之事，一味恃蠻逞刁，全不想農家辛力，一家衆口藉以養生，豈甘任爾等無業之人，呼朋引類，晝奪夜偷，以有業者之農民，反爲無業者之佃戶耶？具有人心，心其安乎？既經到官，官可恕乎？姑念鄉民愚昧，本府又未經先事訓飭，或係無知誤犯，是以寬其既往，非本府有意姑容也。但此番訪聞訓誡，以後倘仍蹈前轍者，是爲明知故犯，本府斷不稍爲寬貸也。除嚴密確訪外，合亟示禁。爲此示仰團總人等知悉，時值地麥成熟，務須加意巡邏，並將本府示諭遍傳，務使家喻戶曉，咸知本府愛民如子，不忍不教而誅之至意。各宜循理守法，慎勿玩違，至于拿究，特示。

嚴禁渡夫多載貪索

爲權衡渡資剴切示諭以利行人以杜多索事：照得巴陵縣屬之大橋湖，南抵郭鎮市，北抵附城太湖寺，上通平瀏，下達郡城，往來行人，繹絡不絕。春夏湖水泛漲，非舟莫濟。因路非驛道，未設官渡，係附近窮民，自置划船接濟。前此偶因風浪覆舟，致斃行人。經該前縣拘獲該渡夫等到案，責懲枷示，並出示嚴禁，定以每船渡夫二名，裝行人十六名，每人祇許給錢二文。而該處湖面自郭鎮市至太湖寺，水程往返約計三四十里不等，每船十六人，每人祇給錢二文，接渡一次，僅可獲錢三十二文。即或夏季日長，一船可二三渡者，獲錢亦不及百文。渡夫二人按股平分，不敷日食。該前縣原定二文之數，蓋未查該處渡口之遠近耳。是以近地鄉鄰人等，公同酌議，於該縣示定二文之數，量爲增錢一文。一往一來，給錢六文，以敷日食，並可作修葺船隻之用，公立合同。有曾經文因伊侄過渡溺斃，今復公議增錢，並不邀同入場，遂有渡夫多索錢文之控。當經本府批仰縣丞究懲具報。而該渡夫等復抗審瀆訴，提訊之下，各供前情不諱。查渡夫任意多載行人，固屬渡口惡習，亦由行人之貪圖趕程走險，涉危不自愛惜保重，故有渡夫貪利樂從之時。即有行人互相擁入，渡夫明知冒險，實有無可如何之勢。窮其失事之由，其過並不盡在渡夫。究竟一遇沉溺，渡夫終不能辭重載之咎也。至於霸渡行屍，停橈勒索，尤爲行旅之害，自不可不示以章程，定以錢數。但查該處湖面遼闊，水程遙遠，渡夫日之所獲，食用不敷，必不能捨己從人，樂於濟渡。本府曲體民情，細繹合同之增錢一文，在行人出之甚便，渡子可以糊口養

家，當即傳齊同立合約人等，逐名到案，另立合同。本府驗明給發，永爲遵守，以示本府護持行旅，曲體貧人之至意，合亟出示曉諭。爲此示仰一切往來人等知悉，嗣後每人准給渡夫錢三文，來去共給錢六文。倘渡夫不顧行人之性命，任意多裝，及乘人危急，停棹勒索，一經訪聞或被告發，本府即繩以三尺，斷不稍事寬宥。凜之、慎之毋違，特示。

嚴禁書役濫收規例

爲嚴禁書役濫收規例以除積弊事：照得農民一絲一粟，盡屬脂膏，豈容在官人役無端苛索？本府蒞任以來，訪聞各屬戶糧冊，差人等均照分，定都甲。每遇秋收之後，私行下鄉，勾通各甲牌保，每糧一石，收規穀五六斗、棉花七八斤不等。雖經嚴切示禁，誠恐此風尚未盡除。茲屆秋收，除飭縣密訪查拿外，合亟出示曉諭。爲此，示仰各該縣書役人等知悉，嗣後毋得私行下鄉，濫收規例，苛索小民。倘敢故違，或被告發，或經訪聞定，提該書役到府治以索詐之罪。本府言出法隨，決不寬貸。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嚴飭兵役緝拿賊匪

爲嚴飭兵役各專責成緝拿賊匪事：照得本府接准參府移稱，頃有巡湖兵丁在臨湘境內盤獲一賊，並未告知該管汛兵，私自押送，以致犯乘間脫逃。該丁有無賄縱情弊，業經移送臨湘縣嚴行訊究，並即移

明，會銜出示，曉諭嚴禁等因。准此，查湖內深葦密蘆，最易藏奸，爲害商船。而旱地穿墻鑿壁，偷竊衣物米穀，及草岡內竊牽馬牛。閭閻受害者，更不可勝計。如果兵役認真緝拿，何致尚有匪徒滋害？而向日未經嚴定章程，是以兵丁有獲賊縱脫之事。且聞事主獲賊亦不向汛兵、保甲與巡告知，有私自拷打者；亦有私自押送，致賊抗拒，釀成事端者。是坐汛兵丁、該管保甲與巡兵捕役，均應分別責成，以期獲賊迅解，合亟會銜示諭。爲此示仰汛兵、保甲、巡兵、捕役及士民人等知悉，嗣後巡兵、捕役，無論水陸地面獲有賊匪，及面生可疑之人，其地如有塘汛，即報汛兵公同查明，協同押赴該管地方官，立時審辦。倘距塘汛甚遠，即告知該管保甲一體遵照押送。如巡兵、捕役並不告知塘汛、保甲，以致賊犯逃匿者，即將巡兵、捕役照知情故縱之例治罪。若汛兵、保甲知而不首及聞報泄視者，定行加倍重懲，決不姑貸。至士民獲有賊犯，亦向該管汛兵、保甲報知，立時協解，不得私自押送，致有前項拒捕及非刑拷打等事。本府爲緝匪除害起見，公同會議出示，法在必行，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巴陵縣民熊顯廷稟較準斗秤呈詞批

輕出重入，小往大來，利己損人，此固經紀人之通病；但經紀人有賣有買，有損人利己之爲，每日亦均有利人損己之報，此易明之理，易見之事也。何俱昧焉不察，蓋由相習成風故耳。於其差查層層索規之繁擾，何如較準公平於貿易之中，仍寓濟貧之道，既可積福，又免氣耗。爾商販人等，果早能齊心，前後通盤核算，亦何致有此不了之控，花此無窮之費耶？事關病民，亦且累商。爲民爲商，均當急

爲更正者。如稟委官查驗，不但夫馬張揚，即委員查出，本府亦未敢盡信。姑着新祥街各鄉保立即傳知各舖戶、店坊人等，務體本府憐貧恤商之至意，於二十日內將斗秤通市較定。限滿以後，本府自有查驗之法。倘其時竟有膽玩之徒，以身嘗試者，竊恐不能當此重咎也。該鄉保等尚敢藉有傳知之論，需索酒食錢文，訪聞立拿嚴究，勿謂言之不早也。

巴陵縣民易步武呈詞批

據稱置買烟葉草帽，被船行、船戶夥黨搶劫，行李丟至坡上等語，情詞本屬支離，且查被劫之地與遭事月日應立時就近赴臨邑具報，又何遲至二十日之久，始向本府衙門喊稟，於理更難憑信。本府以事關搶劫，詞內滿紙蜚樓，未便據控飭縣，當即提訊被劫原委，逐層駁詰。始據供出楊劉二姓局賭捲貨等情，查楊柳兩姓如實有其人，爾果素不賭博，焉能被其逼脅入場？爾果並未輸欠，何至將爾貨物扣留，膽向訟師商串搶劫重情。以本府嚴拿賊盜，必定據報緝犯。爾即可明目張膽朦蔽親友，狡詐伎倆，誇張爲幻，均有不法情罪，候拘訟棍質究，分別辦理。但相識匪徒，沿江誘賭，實爲行旅之害。據供搭船之楊、劉二姓，蕭、周二船戶，若素不認識其人，何肯於舟行之際，允其搭僱？其中難保無串誘情弊，既憑船行僱載，不難查拘跟究。仰臨湘縣立即關拘究緝，仍飛關鄰封一體嚴緝，務獲具報。

華容縣職員禹光清呈詞批

縣役藉差帶領白役多人，任意滋擾，深爲地方之害。本府凡蒞任之初，先嚴查示禁。今據控該縣連次帶領丁役百餘，圍屋搜捉蠹役，乘勢拆毀房屋，係接爾母來信具呈。查父母尊長寄信於子侄，或家無次丁，煩人代書，或游子身在遠方，行踪無定。長途難以取信，故於信尾每有註明代書之人者。今閱爾母信後有「命孫登一書」之句，查登一既能寫書，自非不曉事體之人，書內詞意筆氣又非幼稚無知之輩，家中被困情況是所目擊，當此倉惶逃避之時，何妨着孫由岳赴省告知，較寫書信更爲詳細，豈凡原告赴探去後，家被差擾，必待有家書求始可續控，又必須粘呈家書爲憑遂可必准耶？已據前詞批准提訊，靜候一併親審可也。粘字存。

華容縣民陳冠南呈詞批

該縣向無牙行，每埠設店戶十八家，由該有司點充，正爲便於稽查，以防誑騙。自係相沿已久，實爲通商便民之舉。今爾獨稱不可，何也？爾究竟作何生理，平素如何被熊廷桂等私行欺害之處，亦只應就事論事，按事指控其人，詞內並不聲叙起釁根由，乃以一己之私怨控革衆人之舊業，豈不知理所不可之請，勢所不能之事，法所不容之地，竟敢冒昧上控，想爾三人定非家有恒產之人，不過藉告各店戶以爲恒業耳。姑寬批飭不准。

平江縣生員唐時信呈詞批

爾高祖曾任縣令，於所住房屋挂匾立坊，乃係爾高祖厚自推崇，不能混入志書，即或志書中偶有記載，亦係爾高祖宣揚宅里，聊示析薪之意。乃閱時未久，子孫弗克負荷，遂將遺屋轉賣李、陳諸姓，是爾曾祖因貧賣屋，藉屋濟貧，售主固不認咎也。該生翹翹以繼祖爲念，試問人孰無祖？祖有富而貴者，祖有貧而賤者，未聞祖宗作官，屋不能賣。屋既絕賣，例應歸入他人，獨不聞碎瓦頽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乎？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乎？從來盛衰升降，昔是今非，回首曩時，不覺淚下。匪獨爾祖掛匾立坊之屋爲然也。求祖名跡，竟致控縣控府，滋訟頻年，復於本府前瀆陳，豈以本府必可朦混聳准耶？爾自恨不能繩祖武耳，閱批細省，毋再冒瀆。

平江縣貢生劉宏道呈詞批

爾弟劉邦玉爲家產訐訟，該生越控院憲，正圖設法羅織，有隙必攻，圖泄前忿，則爾等與邦玉係屬仇敵，爾之住房既存有銀兩、契照、錢布等物，爾不在家，爾之家屬自係深悉，焉肯將深仇積怨之人在爾存貯各物房內任其住宿，致將銀兩、契照、錢布被其拐去？查銀兩可藏，契約監照可匿，錢布則係不可隱藏之物，當劉邦玉拐去之時，何獨無人見阻？且詞稱鳳生等喊門，則必有人開門。維時開門者究是何人？開門後隨送出並關門者，又是何人？爾並不能據實聲叙，得毋爾之媳與孫夥串劉邦玉住家行竊

耶？查爾控弟一案，係屬劉伯碧所惑，執迷不悟，今見院憲批飭，田畝不符自有原契可查，爾畏查吊契據，即添砌此情，越縣控府，預留地步，希圖滋訟株累，此等喪心病狂之詭謀，施之於外人，心術已不可問，若於同氣連枝昆季如此裝砌栽害，則爾全無人心。本府勤政愛民，屢示勸諭，務期人重根本，士敦節義。該生行年六十，身列成均，乃以鬩牆召釁，誕妄至此。竊虞法語巽言不能警爾下愚，該縣因公

巴陵縣李大遜呈詞批

田產價值千餘，買賣不清，縣斷未結，控經本府，自應親提察評。惟是此產爲譚學庠所遺，爾係買受譚學校之手，即授受不清，亦祇受譚學校所愚，於死者何尤？詞稱犯柩等句，閱之殊覺不情。夫爾既深惡其人，鄙之曰「犯」，即不應聽從買受犯產。且買賣田產除逆產外，餘俱不必論其人之有無過犯。從前說合時，既不論其爲「犯」，又何必構訟時直呼其爲「犯」？豈以本府不知譚學庠爲「犯」耶？本府因爾屢控不已，業經親提，果係縣差玩忽，亦祇須聲叙稟催，何必於催詞內譁張羅織？況譚學庠既死，其黨已散，又何必仍以潘荆父子諸人砌入？詞內誰家聯姻，何人富饒，均爲節外生枝之詞。至於「富饒」字樣，早經本府示禁，尤不應違示冒寫。詞尾聲稱本府明通公溥，爾細讀批詞，熟思語意，當知本府不虛爾所頌矣。候於提審時一併察究。

堂判臨湘縣民姜文東案

審看得臨湘縣民姜文東呈控王同畢等爭佔白泥湖，朦縣塗銷印契一案，緣姜文東之祖姜夢熊於康熙四十九年價買王行五之祖王倫秀等白泥大湖，並汊港等處，有契可據，是年又買王全人、王大寶白泥大湖並汊港等處，亦有契據。因王同畢戶下尚有王非石、王百受二分未買，以致大湖鏹銀，姜姓惟伴王姓戶內當差，鏹未分晰，二姓輪流派管。三年內姜姓當管一年，此即契載四年三空之原委也。至康熙五十二年王同畢之祖王非石、王百受概將大湖並汊港二分，出賣於姜夢熊三分之一並原分麻鐵護鏹銀一兩四錢，始過戶當差姜姓子孫管業，取魚百有餘年。迨嘉慶元年王同畢藉契載四年三空，控經前任杜、張二令斷令照契管業，經吳鏡萬等立有和息合約。可據嘉慶六年王同畢在縣申書舞弊，將杜令任內出具遵結更換，旋於周令任內翻控，周令以康熙四十九年王倫秀、王全人兩契誤認計開行下添載大湖綱鏹，於蔣王喻大業甲三分之一字樣，紙舊墨新，筆迹互異，將計開行下用朱筆塗銷，止准姜姓在於汊港管業，不准在大湖取魚。姜文東不甘，控經前署府批飭該縣錄案。嗣經該縣錄案詳府，又經前署府批飭提訊。茲本府提齊一干，訊悉前情，查閱姜姓陸續置買王姓三契，大湖開載明晰，其周令所稱計開行下紙舊墨新，係屬錯誤，且查契內批註之字，與正契字迹，筆之輕重大小一律符合，並無互異之處。其爲王同畢藉四年三空之例，疊次呈控，周令誤閱契紙錯斷無疑。今契已塗銷，姜姓無憑管業，著湖鄰吳鏡萬、李英彩等公立合同，令姜、王兩姓各自收執。嗣後王姓戶內不得藉端強佔姜姓契內大湖三分之一，姜姓亦

不得以三分之一侵滅王喻三姓三分之二。至原契內載本湖當管之年，大湖正銀六錢，原未分晰，計開下係註明大湖網鏢與蔣、王大業戶三分之一，可見並非後添。周令稱爲詐捏，更見誤會。着各取遵結備案，並將此讞飭縣遵照周令塗銷兩契，仍發姜文東領回，於新立合同並舊合約一併執收。王同畢屢次滋訟，且申縣書更改杜令任內結紙，以致朦縣塗契翻案，實屬刁詐可惡。但究係該縣經承舞弊，抽換朦官翻異。倘非經承膽大，王同畢亦不敢始終捏誣。現據到案供明，着姑從寬免。惟飭提此案改結之經承鎖拿到府重處，以爲猾吏作弊改案者戒。此判。

堂判臨湘縣職員李光宗案

審看得臨湘縣職員李光宗等具控張大洋造契掣稅，圖謀田產一案，緣李光宗同弟李思誠有祖遺地名雁頭橫正兩壠田四石，李光宗之父先年向彭姓贖回。嘉慶六年自又置聶姓正壠田貳石貳斗五升，又接彭姓一斗五升，共田六石四斗於張大洋比鄰而居。張窺李光宗兄弟愚懦，起意謀其田業。嘉慶七年六月早歉，誘令李光宗出外買穀販賣，借給伊本紋銀二百七十五兩，申色扣作元絲銀三百兩。李光宗憑李敷五將正壠田四石書立典契，限定一年取贖，議定利銀一百兩，典契載銀三百七十五兩；至七月內復誘其弟李思誠借伊紋銀一百四十二兩，申色折扣元絲銀一百五十兩，議定一年交還，加利銀三十兩，本利一百八十兩。張大洋掣得李光宗典契，入手私造賣契，載田七石六斗五升，赴縣投稅。張大洋揚言李田絕賣於伊，勒令李光宗原佃更換承租字據。經李光宗查覺，投鳴中證同赴張宅理論。張申腹戚陳尚志勸令李

光宗兄弟將正墾田四石絕賣於張，議價五百八十兩，另立賣契換回原立典約。乃陳尚志以李光宗愚懦，手持契紙，並不對衆眼同查看交還李姓，惟以廢紙無用爲詞，公然焚毀。李因不知其有私造賣契投稅謀佔之事，遂亦無疑。當以田既絕賣，向許利銀按月扣算。詎張大洋仍勒扣一年利息，措價不找。李光宗命弟思誠赴縣具控，張大洋趕至縣城，先發制人，遂將李思誠羈押。經該前縣審訊，張大洋聽唆將印契扯下，惟以契尾填田七石六斗五升價銀五百五十兩字樣呈縣，爲已賣扯契之據，捏控李光宗兄弟因賣契內註載墳墓不清，取契查看，被搶原契，伊祇存稅尾爲憑等語。而該前縣據張、陳一面之詞，斷張大洋照契尾田畝管業。李光宗兄弟不服，以造掣匿佔等情控經本府批准，提訊之下，訊出張大洋聽唆謀佔田產各供前情如繪。查陳尚志係張大洋至戚，既知張大洋謀利爭田，自應忠告力阻，乃竟設計助惡，復敢挺身作證，當將陳尚志押發巴陵縣收管，勒追呈繳李光宗先後所立各契，以證司尾填載之田畝。張大洋、陳尚志各知情虧，隨洩武生李大鵬等代呈印契二紙扯破，未毀正契半紙，並願將李田退還，祇求追回原價等情，結懇免究，頒恩請息前來。當堂覆訊，張大洋、陳尚志無可置喙，惟有叩懇免究。本府以張大洋、陳尚志身列成均，狼狽作奸，謀佔人產，實屬法所難宥。惟查李光宗兄弟先後借銀屬實，在張大洋初意不過欲累累算其利，以得其田，繼因陳尚志從中主唆，遂成捏毀陷害之計。經年訐訟，李固受累難名，而廢時失業，張亦爲戚所誤。故本府於理無可寬之中，仍寓曲體隱情之意，隨斷令張大洋少收銀三百兩，以補李光宗因訟羈累上下往返盤費之用。至張大洋貪多得少，皆由陳尚志悖入之謀致有悖出之報，是陳尚志本有應得之咎。且均邀寬免之恩，倘其時其事已成，竟遂其訐佔之願，在陳尚志即無望

報之心，而張大洋亦斷無獨得之理。益應同分，損須均認，庶可符理法之平。當斷令陳尚志幫補張大洋訟費銀一百五十兩，以盡親情，並以爲唆播者戒。仍飭李光宗兄弟呈繳銀一百五十兩給張大洋當堂驗收，出具全領備案。其陳尚志認幫張大洋之數，念係至戚，准其回日措交。所有張大洋呈繳李光宗原給印契三紙，着即領回安業。餘契塗銷，仍取具各遵結備案。此判。

堂判臨湘縣民程挺秀案

審看得臨湘縣程挺秀等伴生洲地，既於乾隆年間先後二十八契出賣於傅姓等管業，所有傍母淤生之地應歸傅其魁、蕭時俊等報墾承丈，但查各契載有「日後淤生一併在內」字樣者，止有八契，其餘二十契並無「日後淤生一併」之句，是以中夥洲傅其魁等憑契報墾，中腰洲程挺秀等以淤未盡賣指先年斷撥嘉魚之四百餘畝，藉稱虛糧賠累。同時先後赴縣具報墾科，彼此互爭共毆，傅姓遂以毆傷二人赴前府報驗。當經委驗提訊，程姓等旋亦具訴在案。此案先經該縣查訊，親往勘丈，實丈出新淤止二百九十二畝一分三釐，照斷歸傅姓等墾科，程姓不服，連年控爭不已。現據程挺秀、程全生、羅美玉、武生傅其魁、蕭時俊等原被五人投到懇審前來。本日閱卷核契查訊，據武生傅春魁供稱契內有「直大同」字樣，就是淤生一併在內之意。大同者，大勢賣淤相同之說。隨查契內多有載「直大同」三字者，即日後淤生一併在內之捌契中，亦有「直大同」字樣，即有連「直大同」三字並無者。且查「直大同」三字上下文義，上句橫幾弓下，文則寫四至。各契內凡寫「直大同」者上句必寫橫幾弓，並有一契內註明「橫直弓

口」字樣，可見「直大同」係指與橫弓口大約相同之意，文理字義均已彰明較著，毫無疑義。查例載「新淤撥補」，本指業戶有老洲者而言。因其所管之洲地東灘西漲，總不離乎老洲。故定例准報墾撥補。今程挺秀洲地如先後業已賣完，是無洲分之洲民，原不容妄生覬覦。但鄉例買賣洲地，本有賣淤不賣淤之別。此風相沿已久，如謂有老洲者，方准其不賣，而有淤分，其並無餘存洲地，似不應有分者，亦當問其售土之時，是否一契全賣？果其盡行契載出賣，自應以無洲無淤定斷。今查程姓等於乾隆三十七年起至五十四年止，連年賣洲，共契二十八紙，可見洲係零星出賣，淤亦須逐年漸生。誰謂淤生必該在陸續賣盡以後也？況買賣以契載爲憑，既有註明，日後淤生一併在內之句，其未註之契，即屬未賣確憑。乃惟憑契紙不憑契載，一經指駁，混指「直大同」爲全佔之據，具見刁詐。且傅其魁與程挺秀係甥舅至戚，本不應互控之人，而傅其魁分卑年少，家有戶首族長，更不應出頭於母舅爭衡。訊據傅其魁供稱族人知武生程挺秀外甥，恐有偏袒情弊，必要武生出名告狀等語。查甥舅彼此護持，本人情之常，即天性之真。既知傅其魁爲程挺秀之甥，其母現存，縱有偏袒情弊，傅姓族人亦不應以土田細故令其作干名犯義之舉。傅其魁果其偏袒情真，更不肯受人挾控。如謂傅其魁係武生未嘗學問，不知有母黨之尊，兼受勒逼而行，亦止可隨同族人列名出控。今傅其魁於族衆公事一人挺身出名，始則赴縣報墾陞科，繼則縣府連年疊控，若非恃符健訟，即係藉此斂錢，甥舅之分既無，母子之情安在？即以此健訟犯尊之武生詳革示懲，固屬咎由自取，何愛惜之有？但念其母現在若因其兄而究其子，其母果賢也，自惟加勉其子；舅如有知者，終覺愧對其妹。是以委曲成全，姑從寬典。但案經屢年，未便任其纏訟；契載分明，亦毋

須再行提質。本府於曲體之中，復示以平情之論。據鄉例之契載，斷兩洲以公分，既不容傅姓等執印契而獨佔，亦不准程姓藉契載而多爭。現在斷案，即爲日後淤生照分鐵據。各其仰體恪遵，務知爾兩洲居民所爭均非理長之事，倘其貪心未除，復生妄念，不但此淤生不能爲爾兩洲民所有，竊恐世守老洲盡屬他人，尤不免各有負債之累耳。各宜猛省，勿謂本府言之不早也。此判。

平江縣文童陳繼韶呈詞批

參閱爾士子等先後辯訴，勒碑呈詞，始則貼約聚議跡涉圖利，繼復遁詞瀆請，事近沽名。此爲市井之積習，非爾士林所宜習。本府當爲爾士子痛言：士所當習者，夫士品貴端，士行貴謹，士學貴純，士業貴篤。日專九思之功，時遵三畏之訓，方不愧爲端謹純篤之士。果其窮日孳孳，遜志時敏焉得有閑情，計及外事耶？學問可以變化氣質，氣質變乃稱爲有德之士。士而有德也，方可爲四民之首。四民者，鄉黨中有之，宗族中有之，一家中亦有之。幸居其首，必先無愧於一家，然後可期無愧於鄉黨，宗族始可云不昧所習耳。由是國人皆曰賢而敬愛之，四民知其賢而效法之，又不僅修德於己，獨善其身，遂可云已盡士所當習之業也。可見士之名榮，士之品高，士之望重，且士詎欲終身爲士耶？學優則仕莫不由士而仕，仕豈無習仕習，即本乎士習，一旦釋褐登朝，身膺國家民社之宰，其從政之初，亦何人不當謹承聖訓，勉尊五美，力屏四惡，以收從政之效。亦有不能收其實效者，蓋不能體會聖人教士爲仕，立言立意之要旨耳。熟讀從政之章，必先知美惡之數端，然後可得尊屏之要旨。聖經云，知所先後

則近道矣。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若不知先務其本，必待出仕之後始務其末，何異美錦學製乎？可知士習爲本，士習當先也。今爾士子內有在家不敦士品，連名控僧道以訛詐，赴考不在館寓，安居靜養，終日街坊游蕩，並恃赴考生童於市井輩爭衡；進場則冒名頂替，或於不潔處夾帶詩文及與同人爭號，打降叫罵，甚至設及父母，各種醜態惡狀，尚復成何士習？爾等不知挽回同人種種惡習，徒以呈辯爲事，意謂不得於利，必得於名。果於初詞呈明，情願捐資勒石，未始不可允准，全爾等慷慨之名。乃因前詞不准，始言自捐，復因駁斥，輾轉辯論，仍於出帖派費一節不能解免。如此狡詐存心，尚冀本府批准耶？且本府之不准，因恐斂費，致累寒儒，故於王興山等詞批，同在不准之例，並非其事之不應勒碑也。但節次批飭，該縣禮書豈無所聞，勢必又以本府批駁勒碑，藉詞挾詐任意增長，欺勒良懦寒儒，是本府欲杜目前派累之擾，反增日後詐累之柄，愛之實所以害之矣。現已擬示候飭縣捐廉勒石署前，以示本府仕習士習並警之至意。孫維岳等詞並發。

王興山呈詞批

斗秤大小出入均爲地方之弊害，更關貧人之疾苦，准即出示，城鄉一律嚴禁，以昭公允。至勒碑之請，原爲久長之計，未始不可准行，但勒碑不無所費，費又從何而來？本府四載南楚，兩任岳陽，深悉便民每致累民，用費多有糜費，其中更有假公濟私，侵蝕肥己等弊。地方無耻之人既多，耗費之事不一，其詐取之法亦有不同。即以訟費論，兩造干證，地領應助飯食盤纏外，就有需索銀錢不遂托故捏病

刁難勒措情事，並有奸巧之徒爲訟者主謀或欺其愚憨，或欺其孤寡，因其可欺而欺，鮮有不墮其術者。由是經年累月，藉訟事以溫飽，賴訟費以養家。一旦爲人識破傷和，又覩顏向仇家而暗唆，風俗人心尚堪問乎？人情不平則鳴，不平之鳴必鳴於官。官爲平情之斷，必質於中證。平情之人，中證鄉論果平，到官自有平允之斷。斷或不平，是爲問官氣不平、心不平，無怪兩造之經年累月始終不能平也。似此等不平之訟，有不能不翻控上控之勢，蓋實迫於不得已也。亦有中證雖不平，官斷甚公平，無情者不能不平，仍作刁翻越控之舉。此豈非不平中證之唆使耶？然猶謂一官之審斷，或可昧曰不平。乃竟有事經數任歷審，屢憑上官提訊，仍糾纏無情之控，亦並有經年審不能平。一旦其事自平者，推原其故，非其人別有事故，即係家私罄盡，用費無出，訟師歇手，中證裹足，由是訟者灰心不願終訟。無如事不容已，案必須訊結詳銷，官必要中證待質，而中證又空請不來，此中廢時失業，以及家破人亡種種不堪情狀，豈得概謂「孽由自取」耶？如許華之案終須中證到案而後結案，當其緣事之初，在場中證人等果能平心勸阻，亦何致罪仍坐而家道破也？在許華自矜自恃之性情，自不肯明言受愚之故。推其忍泣含羞之隱衷，未必不心寫心藏不置耳。可見兩造是非起滅，全在中證之公平。中者中立，而論證者證其是非。所論公而是非明，不到官而事可已矣。無如近日人情唯恐親友族鄰無事，是固無業者之常技，亦爲奸險者之隱謀。遂致訟日繁而民耗多，詞益增而官愈累。每月收詞竟至累百盈千，接閱不暇，核批不易，深悉此中有藉控而訛詐者，有藉准而拖累者，有藉批而斂費者。本府愧不能力挽頹風，使民無訟，又不能爲民生財，而愛民之誠，不能稍去於懷，惟有爲民節用聚財，以遂夙昔愛民之願。爾等勒碑一事，係浪用

耗財之舉，故所請不准，並藉批曉諭士民細閱共體此心可也。平江縣童生陳繼韶、王丹鳳、李琴潤等詞並發。

批臨湘縣勸諭富戶平糶稟

據稟縣城米糧全賴北省商販接濟，各鄉貧民向係典借度日，民不之食，於本府所發告示誠有隔礙確難行之處。查前據各縣士民呈稱，米價之增係由外販搬運，籲請平價定價，紛紛不一。本府以事關民食，當經備細體訪，所聞所見均各符合，是以慎重再三，剴切發示勸諭。現有該縣民人梁瑛、李澤芳、劉廷更等以富戶有穀不借不糶，專招外販，呈懇究圍等情前來。今據所稟情形，又似確有所見。府縣相距不下百里，官之所稟於民之所控，兩不相侔。素悉賢令尹留心民膜，所論自非泛語。細核公呈，亦未必全屬無因，大都因閉糶而遂疑其爲囤販耳。夫待價而糶即可謂之爲囤，重利躉賣即此都彼甲之間，亦可謂之爲販。據該縣稟稱，鄉間一二有穀之家，歷年鄉例或暫時借貸，或以衣物質押，秋成加息收還，此誠敦任恤濟困窮之善舉，即梁瑛等詞內亦稱青黃不接，上年本利全完者，次年仍借頭穀利聽穀主遵照時價糶出，有者敦睦鄉里，無者不敢挾制。目今蟻地蓄積各戶，見此米價騰昂，遂珍藏待販，不思窮民歲借轉積，頓思閉倉，頭穀不借，附近不賣等語。可見並非全是典借，所有無保無物之戶，其有糶價可糶者，向來亦有出糶之事。祇就典借而論，凡頭輕利重之典借，如銀錢則屬重利盤剝，若穀米即係漁利病民。利之所在，弊即隨之。質借之舉，慷慨尚義固不乏人，藉以勒措刁難者，亦自不少。有保可借有

物可典之窮人，尚未必盡能如意，況一縣之大，生齒日繁，豈盡係有可恃之窮人耶？又豈無保無物之窮人，遂不容其借錢買穀，忍令其一身一家受餓耶？是所云民不乏食，未見確切。果其閉糶刁難，終屬病民，是以前此通行勸諭減價零糶，雖未分析未勸，而現買於典借終究非錢不能。行擡價於刁難斷炊之苦無二致，據稱各處情形不同，本府平心較量，似覺尚無格礙難行之處。至所慮強賒強買藉生事端，實屬民間之事，日前早已見及。不但於示內嚴切申明，且於各縣士民具呈時當堂嚴諭，傳知鄉里，如有違犯，立拿從重究辦，並經批飭在案。若如該縣所云以教養之苦心，轉置若輩於法網，是因噎廢食，顧此失彼矣。且所廢者多，所失者廣，豈尋常所謂一己之廢失哉！該縣因民食委婉具稟，本府因民食縷悉批覆，均屬以生民疾苦爲念，諒俱無博名邀譽之心。如謂前示未經分析，仰即將前示隨稟附繳，候照所批情形另行繕示頒發。若竟可不必示勸，亦即確訪輿情，據實稟覆，以憑核奪。梁瑛等詞並抄寄閱。此檄。

批臨湘縣申明富戶並無囤販稟

據稟，平價定價，勢所難行，將前發告示稟繳。查米穀昂貴，刁民強糶勒買，有實在迫於饑餓者，有平素挾有嫌隙者，斷不因出示勸諭而起。亦有因不示勸貧民無告，遂致相率爲非，係屬事所必有。蓋百姓具有天良，我輩守土官果能教養，兼施理法並諭，曷肯昧良犯法，藉示滋擾？且貧人中不僅肩挑負販，即負笈寒士，亦不乏人。他如年老鰥獨，孤寡婦女，更復不少。就一鄉而論，林林總總之貧人，高

低賢愚不一。愚者或有無知之事，賢者必能細繹官示，互相勸勉，揆情察理，無論互鄉仁里，諒不因有平價勸糶之示，反開爭搶攫奪之風。據稱市價愈增，自防愈甚，此固有穀者自謀之巧，果其所存僅足以自贍，其家資已可概見。貧民諒不向其乞糶，亦無須愈慎其防。可見此時自防愈甚之輩，必非人所共知僅堪自顧之戶。其所防之愈慎者，非畏平價之無重利可獲，即係藉詞推卸，希免頭利典借之煩擾耳。當此官長諄諄勸諭之時，尚不能必其盡聽，若據一面之詞，偏於培養，曲意庇護，實以助其鄙吝之勢，轉致啓人尋釁之端。倘一經參商，守土者問心安乎？況質穀一說，必須上年借有頭穀頭利全楚，方准用物質押。此係向來鄉例係由有物可押及平素交好可信者，方循此例。試問斷炊絕食之家，尚有價值之物堪以質押乎？抑鳩形鵠面之儔於富戶素昧平生，聽其借貸乎？持夙昔之例規不變通乎？近日之情形似覺體察未能備悉耳。現有長沙尊陽都因穀價昂貴，貧民聚搶，據平江縣稟，該縣於長沙交界地面亦有此風，現在親往查拿，並勸諭該地平價出糶，輿情帖服等語。是平價勸諭行之，事發後，已有明證。曷若行之於事前來稟，抄送該縣於平江縣參觀互證，或有會心也。原示未經分析，仍候另擬頒發可也。此檄。

與耕餘論案書

頃接來函，以委審許華捏情留養一案致詢，欲愚指示機宜，具見虛心，當爲汝詳言之，並告汝以審辦案情詳慎果決之要。夫詳慎者精詳敬慎，其所以慎於始者，正所以欲得其情也。如得其情，是已決其虛實真僞，自當立斷。其是非輕重夫決者，兩邊各執一說，執於我而爲之決，情理不明不能決，是非非

斷不能結也。決是指一己而言，斷乃對衆人而定，又非果敢有爲不能也。此愚所謂果決詳慎之大端。查此案延攔一載，各執一說，族房附會，許婦到堂，彼時原不能明其虛實，無怪終年不能決其真僞。今臬憲遵委詳慎大員前往履勘，正欲明其虛實，決其真僞。既而福公親往履勘，查明該山情形，其父許含甲墳右不應有伊姑許氏之墓，祇就其所指而論，查許氏有夫有子，本不應葬在許山，碑石不應勒寫許華名字，更不應於已嫁暴亡母家權葬之女墳，旋於五十五年層疊磚砌，高低在小於伊父含甲之墳並列改修一律，況許含甲遷葬在後，二墳相並，上亦有墳，各墳相近，相隔空地無幾，何以當時並不計及伊母日後葬地無餘穴耶？且墳大碑小，碑嵌於墓，磚色灰油俱新，其爲起意換碑時欲蓋彌彰之漏洞，更無疑義。此乃易明之理。若藉稱許氏之夫尹橐未經到案爲詞，正當以尹橐不到逐層詰問，則許母之存亡，姑墳之真假，又爲易決之事。以審案論，自須尹橐到案。若尹橐到案果如所云，堅認爲伊妻之墳，豈遂據其扶同狡展，竟昧以福公所勘情形爲不足憑耶？將謂必得尹橐到案，詰其從前何以抗傳？即不輸服，亦可定案。此閱歷老成之見。倘尹橐既潛匿於前，仍畏審於後，竟爾遠颺，終年不獲，亦遂可因其不到而懸案不結耶？前已縷細具稟臬憲，抄寄福二兄查閱，不妨要來一看。惟冒認之母，乃許敬典之妻一層，係許迅昌供出，該生乃此案緊要之人，前經具稟臬憲密飭首郡查拿，昨接甘四兄來信，知已就獲，寫有親供。是此案大段已明，儘可決斷矣，何汝猶有似無疑義之論耶？似者似是而非，猶豫不定之詞也。汝豈猶豫案情不確，殆猶豫犯供不認耳。案無疑竇，衆證確鑿，即成信讞。此案出結，戶族人等乃受賄扶同捏冒之人，皆不能謂之爲證。許迅昌乃此案要證，其親供乃此案鐵憑，復有周鼎泰送葬之證，兼有尹橐

情難赴審之虛。種種捏冒，歷歷如繪，不難頃刻斷結，何猶畏難若是耶？蓋不能果敢之故耳。汝自來拘謹，生性柔和，以之持己處世，無往不宜。今則出仕臨民矣，凡一切聽斷執法，所謂公正明決，寬猛恩威之道，務在果敢有爲。深知汝之不及，屢經面示聲色剛柔，權變機宜，懦弱優柔。拘泥要害，如醫家用劑，蓋對症發藥耳。汝因多鬱結，故胸中少主宰，終年虛心，持此行去，時刻以過猶不及爲懷，自可漸次開展，日增見識，久之不但不能爲人所惑，即自己亦不至因疑生惑矣。勉之切囑，並以問好。深悉近況，不禁神馳。

與耕餘論居官書

二十九日寅刻接來字，知前函均已收閱矣。所云非敢自信，沉潛病在不及，遇事鮮定見，主持顧後瞻前，因素無學力，欲自治其病不能。家有老親，爲貧而仕，目前境遇窮愁交迫，竟不自知所從。凡書內所陳隱衷，均屬實在情形。既爲時勢所困，更爲家內所迫，因而時存恐懼，遂致觸處冰淵，却非素無學力之謂。學問於世事相表裏，汝處世事閱歷有年，素固肯學，向亦虛心，曾記昔年潯陽官署爾我聚首之時，汝學力尚淺，初經世務，其時署中親友即有少年老成之稱。汝父同官契好，咸慶余門有後。此二十年前話也。豫章分袂，至六年秋，故人重晤，促膝談心，各述別後遭逢。汝以投效所歷艱危，備陳始末，既操卓見，復有才思。此又不過數年前事也。豈試用三年以來，多番經見反不及從前之見遠識定耶？其所以畏首畏尾之故，多因患得患失之過。由是止別利害，不顧是非，習焉不察，久慣自然，倘竟

持以往，竊恐所得者小，所失者大矣。呂叔簡先生云：「天理人心合了，什么好事做不到？人情世故熟了，什么大官做不到？」數語乃先生勉勵後學之要旨。夫所謂好事，無論何等人何等官皆可做，其事之能到與否，要看行之能合天理人心與否？合則行者，都能做到。此言存心立品之學，下二句是患所以立，即學而優則仕之。大旨能到大官，自然必要做成大事纔算盡職。官之能大與否，有命存焉。然寧可能做大官而不能到其位，切不可已到大官而不能做其事。此理汝豈不知，此心汝非不專。近年分心之故，在多慮；多慮之病，起於憂貧，不敢比叔向之賀貧；尚是謙退語。不能學原憲之固窮，已萌圖利念矣。利令智昏，處世且不可，況官乎？又據所云試其事用其長，有可學習之事，而後可以觀政。此確論也。但行政之道形諸外者，必本乎內。若疑恐懼遍擾胸懷，利名得失常存意念，是主宰亂而心思分，膽氣昏而精神餒，復恐試用未必有所長，論政未必盡可觀也。不貪始可爲官，有事方可學政，所論偏而所見小，私心重而公事輕矣。凡人居家，原宜慮貧；居官最忌畏貧。蓋因有公私之分耳。倘一畏貧，則三畏嚴憚之心漸懈，百計圖維之念日專，縱使官場利害趨避有法，而此中邪正損益天淵。愚爲汝力破其迷，痛針其病，汝宜急服寬心丸，速治其源，以絕其根。否則病魔纏擾，受害不淺矣。且汝藉以解憂之樂處甚多，余復爲汝設想之：無祖業而自奔得官，一樂也。有才德而器重上官，二樂也。無驕縱而見愛同官，三樂也。且初任即於我同仕一方，常於我時相問答，辯質難疑，較不貧者之際遇其樂又何如也？天降大任於斯人，斯人如亦徒感而不知樂，即非受大任之斯人矣。爾細思之，樂乎不樂？當樂乎不當樂也？愚之所以夙夜不懈始終如一者，却非因樂而忘憂，實係多憂而忘樂，非憂一己之私，實憂百姓之

貧。故於衡郡卸事之際，儲穀備糶；於岳陽回任以後，緝匪除奸，終日憂心，有不得不憂之勢。因時調劑，隨事整飭，不過守土者盡此真誠，以安人心善人。教民七年，三年三易，可望其成效耶？

與耕餘復論案書

十九日辰刻復展來字，知許華之案尚未定讞，並云福二兄止應將訪查情形面稟，不宜遽見紙筆。月前福公來岳住二十餘日，勘出假墳情形，查知假母根底，此非機密之事，非不便形諸詳稟之事，既有知灼見，福公焉得不稟？奉有嚴札，臬憲亦不容不稟。汝設身想之，面稟乎？具稟乎？如謂面稟，可已則已，臬憲允乎？又云此時案中計算添一官作原告證佐等語。此案遴委詳慎大員履勘者，憲意原以原被親族不足為證，故委員秉公勘明，繪圖稟覆，正為證其是非真偽耳。許迅昌不肯與許華對質，何以允其不肯。又云兩造可已，而證佐勢不容已。查此事臬憲先本委張為愷，嗣後改委福公，已有不容已之意。及查勘得實，自有不容已之理。即使陳某可已，而渠之族詎敢信其俱能已耶？且福公勘後，閩郡士民其見共聞，又將何以對之？在汝經見無多，無怪其然。但遇此等棘手事，總宜以初任少歷練，據實回明求免為妥。凡畏難推諉，即謂之為「猾」，最為同寅所深鄙，並為上官所不容。此指現任能事者而言，汝係候補學習之員，上司同官共諒之，何已反不自諒耶？嘗謂「公生明」，不獨聽斷，即處事論事亦然。推己之謂恕，推己即是公，能恕即是明。持此行去，自無好惡之偏。行之堅久，定無趨避之失。先要論此心之安否，勿計上司之喜怒；繼論此事之應否，勿懼同寅之笑罵。官是皇上家的，這才叫做個官；我是

父母生的，方可叫做個人。能做人斷無不會做官，能做好人斷無不會做好官。好官有時不能做，命也；好人終身必要做，理也。可知做官有己時，做人無了願也。汝爲窮所累，公私交迫，不禁愁苦萬狀，情見乎詞。然亦須往樂處寬解爲是。嘗憶昔年潯陽兵廠父子抱頭痛哭之時，則愁腸解矣，此境樂矣。汝素以吾言爲可從，我素以汝質爲可造。故凡所問，不憚煩勞，撥冗卽爲贅覆，切莫閱而藏之，久而忘之，是所切囑耳。再近日此間告示三條，寄閱存記，以資學識。尚有數條，容日再寄。卽問邇祉不一。

啓各屬速辦控案

敬啓者：適閱本年六月十七日邸報，奉上諭，據京畿道御史多奏，各省控案日增，皆由地方官審斷詞訟不能照限完結之故。欽奉諭旨嚴肅，一有延玩，定行嚴懲。仰見聖明溯源竟委，窺見至隱。捧讀之下，不勝慚恐之交集也。查民間實在冤抑，固須立時伸理，卽棍徒捏詞誣告，亦應實擬虛坐，分別懲創。稍遲則民冤莫伸，刁徒得以愈肆譁張。今計一縣中每一告准理呈，詞不過數起至十數起不等，如果按其道里遠近勒役帶審，每日審理三四起，何難按限審結，致有冗曷之患。乃呈詞批准經承挨延索費，方准出票，及至票紙發行，差役又復索規，始肯下鄉。至兩造喚到，門丁簽押有索，投到禮者有索，掛牌禮者官不及察，長隨、書役從中朦蔽，亦屬事之所有。窮民無力供應，屢歲因循，拖累在縣，因而被累情急，隨處越控，甚至刁棍主使，奮越赴京。總由受累太過，是以鋌而走險，罔知顧忌。其實官能速審，何致蚩蚩者氓泄視至此。弟回任半載，提審之案不下數十起，有前官錯斷延案者，亦有實情不能審

出，跡涉疑似者。跟究得實，如巴陵之蔣樂初，平江之劉宏道，臨湘之姜文東，張大洋等案，此其明驗。近則原被投審，詞證不到者多，一經嚴提，仍復抗匿。弟思詞證係原被自行邀請之人，竟非役人所能拘喚，且有並非實在詞證，均係兩造各自勾串，不敢質審，是以匿不到案。嗣後須責成兩造，各人具限投到。如有詞證不到，惟開寫之人是問，萬勿惟役言是聽，任其藉詞展延。我輩受朝廷厚糈，敬事後食，分應如斯。今功令愈嚴，有犯即干重戾，彌覺可畏。謹將上諭抄送，務祈敬奉座間，晨夕諷誦，痛改偷安積習，庶案無留贖，民鮮冤抑。弟得同舟共濟，於足下有深望焉。至命盜等件，尤貴速審，遲則百弊叢生，逾限又難聲扣；況非畏難可已之事，轉虞照例題參。是畏難適以自害，更應自顧考成，逐案留意，萬勿河漢斯言爲囑。肅此奉達，即候升祺不宣。

啓各屬提訊上控各案

專啓者：現奉臬憲轉奉撫憲札諭，各屬上控各案，飭該管道府遵批，迅速提訊等因，望即傳齊解審。至案內之中證人等，其盤費歷爲訟者所出，遂有服請不服拘之鄉例。嗣後如遇控案內詞證不到而必須到者，惟着落兩造交出，不但免差擾拖累之孽，並可無遲延意外之咎。因悉近事，故附及之。心有所之，筆之所至，又不禁暢所欲言，爲足下痛言時事：近世生齒日繁，居民恒業日少，艱於養贍之士民，終日爲一家活口計，其專心謀利輩雖趨向有不同，而品行則無異。凡有利於己者，不顧羞耻不畏王章，難鳴而起，孳孳爲利；或以利動之，即不計其害，甚至父子兄弟之間知爲越理犯分之事，亦所不顧。如

一邑生員內寒儒甚多，惟藉教讀爲恒業，無如自行束修之家甚少，捨此則無可謀生。若其人三藝擅長，有舞弊考場，隨棚鎗冒，倘能僥倖漏網如心，即可積存年餘過活。當其行險之初，未始不知爲險，實有迫於不能不行險之勢，此爲以文取利之士也。曾屢鞫鎗冒之生，見其斯文肘鎖，頃刻囚徒，憫其愚，問其故，始得其詳耳。其餘品學平常之輩，既雖訓讀，又無恒產，則盤踞縣城，日以作詞作證爲生，常以顛倒唆播爲能，繼則熟習衙門，交結書差，日與無賴之衿監、棍徒等狼狽爲奸。特符挾制把持，輒取斂費越控，事必勾串書差，勾串者不必一定衙門有熟識瓜葛者，即可與謀其事，有商於本管書差之暗唆，有倚杖上司書差之扛幫，上司固不能知其情僞，即本管州牧、縣尹亦多昧焉不察。積習相沿，竟致牢不可破。是以世俗趨利之風，不但控詐良善生財，並以控告官員謀利，其敢於如此者，實衙蠹有以助這也。凡初蒞任之官其勤惰寬嚴，嗜好情性，到任一月後地方劣矜棍徒無不備悉於奸書蠹役之口也。謠謗品題，不數月而通國週知。寬惰者則有傀儡、泥塑之稱，勤嚴者則有猛虎、兇神之號，嗜好者則有鬧款肆應之名。今居民上者可不慎歟？能無懼耶？故清勤之中加一慎字，可見能清於勤者，亦不可不慎也。如零陵張三兄者，非南省縣尹中勤嚴出色之人乎？惟因急公之心太專，遂忘事緩則圓之義，只知行無慾則剛之事，不能敦無慾自剛之體，以致過剛必折，過急終變。大凡是敢有爲之士必須立於不敗之地而後行，如秉公採買倉糧，實心儲備民食，豈非南省第一果敢有爲之令尹乎？特不能詳慎熟審其所立之地耳。譬如持斧樵伐，着履行山者，其樵伐供炊事當爲也；能登山涉險真果敢也，當思身入羊腸鳥道陡壁懸崖，設遇虎豹毒蟲力能勝乎？器可禦乎？縱力能暴虎，馮河亦難於狹路施展，故君子臨事而懼，好謀

而成者也。聖人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是皆防範士庶僕隸下人之要旨。古人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今則防己之功甚於防人。蓋防己即所以防人，能專防己之功，自收防人之效。雖吾輩才力不能挽易頽風，此身已可自立無患矣。弟慄慄恐懼之餘，鑒於前事，不禁有感而發也。況近年地方事件數倍於前，憶二十年前各府縣事簡民淳，詞狀無幾，案牘亦少，署中即不能無刑錢書號之友分任勸其事。今則每期呈詞百餘，每日公牘盈尺，官事既加數倍於前，而司事幕友則仍如前定，非不欲因地制宜，隨時酌增，又多爲力棉所困。力既不能，此心更不可不慎矣。如近日上詳自理之塌冗文稟，詞批之舛錯，要知不盡因幕友之學淺心粗，實多緣事繁精神不及所致。且以不過分任其勞，東人責在總理其事，自來無盡行諉託之理。今則無可放心諉託之事，亟須遇事耐心辯論虛實，逐件細心講求功過，每日耐心克盡所爲，始可云盡此官職。現值國令森嚴之際，民風刁詐之秋，僕隸多弊之時，若稍不詳慎，仍如前番之諉託放心，窮恐不放心事接踵而來也。同舟共濟，不以瑣瑣爲嫌，特此佈達，希爲融鑒，即候陞祺不一。

風行錄續集卷之二

長沙府續集

嚴禁故蓄大辮

爲嚴禁故蓄大辮之惡習，以淳風俗事：照得剃頭辮髮爲本朝定制，辮之大小自有常式可循，不容任意多蓄，致於女妝無別。茲本府查察本省民人不計年之少壯，不畏人之羞惡，競蓄大辮爲華。方其初櫛，自矜辮髮增妍，及其既逢人訝，罪囚蒙垢，並或添用假髮，精選辮繩，甚至有辮頂嵌帶花朵者。此等流蕩無耻，處心積慮，迨有不可言語形容者。楚省蓄妍騙人，歷有查辦成案。似此故蓄大辮，相率效尤，不特風俗有關，且恐流弊復釀淫騙重案，合亟出示嚴禁。爲此，示仰閭屬軍民人等知悉，嗣後髮辮均以常式爲度，不得故意多蓄，自矜華美。其有仍前誤蓄大辮者，准限十日內自行剃小，以符定制。倘敢逾限故違，一經本府查見，定即拘案責懲押剃，斷不寬貸。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勸諭特除蛟害

爲勸諭特除蛟害以安民生事：照得楚南襟山帶湖，多蛟水爲患，人畜、廬墓、田地隨波漂沒，聞之殊爲憫惻。禮記月令「季夏爰命漁師伐蛟」，考之紀載，立法甚詳。蓋蛟以卵生，數十年而起生蛟之地，冬雪不存，夏苗不長，鳥雀不集，其土赤色，其氣朝黃而暮黑，星夜視之，黑氣上冲於霄。其卵入地，自能動轉，漸及地泉，其形既成，聞雷聲漸起而上，其地之色於氣，亦漸顯明。未起三月前，遠聞其聲如秋蟬悶在手中而鳴，又如醉人鼾聲。其地水氣多腥，山色多暗。山鳥如鷓鴣、斑鳩，水族如蛭蟲頗多，此時蛟能動不能飛，可以掘而得，及漸起離地面三尺餘，聲響漸大。過數日，一經雷雨，穿山破岸，水逆浪涌，而爲害不可勝言矣。善識者在春夏之月觀其地之色於氣，乘其未起二三月間，掘土六七尺，蛟卵即得，其大如甕，其圍圓至三尺餘，先以不潔之物鎮之，多備利刃剖之，其害遂絕。又有說集衆力共掘至三尺餘，其形用五齒釘鈹從尾至頭逆行砍築，佐以刀鎗，合力共爲剖殺，以除其害。又有說用鐵於犬血及婦人不潔之衣埋其地以鎮之。蓋蛟非龍引不起，龍非雷震不行，鐵於穢物所以制之也。又有說蛟畏金鼓，夜畏火光，夏月田間作金鼓聲以督農，則蛟不起。即或起而作波，但見火光，聞金鼓之聲，其水勢必退。又云平日積鷄毛數簍，臨期聚而焚之，亦退。又云以松毛灰、稻草灰用猪牛血合作餅，逢三七日於有蛟處所投燒二三個，制服之法尤確。又云蛟畏荆樹，蓋荆汁可以制毒蛇也。又云夏秋連日夜雨，則豎高杆掛一燈籠，亦可避蛟。以上諸說頗爲近理，業經各前憲示諭有案。茲據善化縣鄉紳

朱煥彩以伐蛟說面請廣爲曉諭前來。合亟彙集衆說，出示普勸。爲此，示仰閭屬官吏、衿耆、軍民人等知悉，嗣後凡遇山穀曠野之間見聞氣色聲息可疑，即效古法行之，苟能伐得一蛟，即免無窮之害。慎勿視爲迂闊不經，致貽後患也。特示。

特嚴寓考積弊

爲特嚴寓考之積弊，以端士習，而杜擾累事：照得士子之於房主，譬諸唇齒相依，必須各守正道，方勉外擾累。本府訪得士子寄寓省城，每有房主圖財引誘嫖賭，或稱關節可通，設局撞騙；或因守望不嚴，被窮受害。此等不法房主，本府現在密訪查拿，抑有輕薄士子平日憚於家訓，藉此應試遠游無人管束，二三狎友嫖賭花消，金盡囊空，廢然歸去，慮及父師查問，無辭登答，有味心妄稱失竊，圖賴房主者；有串通房主捏報失竊，冀立案據者。此等行爲，在子弟既玷儒雅之風，而房主亦失規勸之誼。本府職司表率，深以士子誤犯爲虞，用就偶爾之聽聞，亟作或有之告誡，合行出示勸諭。爲此，示仰應試士子及牌開房主人等知悉，嗣後士子、房主務須互相勸勉，勿致誘令犯法。如遇前項棍徒勾引嫖賭，及撞騙滋事者，許即協同保鄰扭拿送府，以憑照例究辦。倘士子實有失竊情事，同屋房東已難免地方官查傳候訊之累，一經究出捏報情由，尤干照例定擬。各士子心存上達，宜體聖天子作育人才至意，自重功名，則本府之所厚望也。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嚴禁科場

今屆秋闈大典，文才遍寓歇家。科場需用物件，人工價值休加。預防竊賊擾害，各員帶役巡查。兆民賢愚不等，宜訪撞騙嚴拿。三更半夜花賭，自須立品閑邪。元度共遵示諭，重究地棍喧嘩。

勸諭務本勤業

爲勸諭務本勤業，以正習俗事：照得士農工商各居一業，秀頑賢否出自性成。本府歷守諸郡，每於歲科兩試，見應試之童，一縣有千數百者，至二三千名不等，深以多士爲慶。及細閱各卷，核其文理，通順者不過十之二三，並有四書尚未講解，五經未嘗誦習，貿然應試。推原其故，書香大戶送子讀書，意甚專誠。其有不甚讀書之家，皆畏保正甲長係輸充之役，一經出考，則里黨不敢舉報。由是家有數子，不問資質之賢否，概令就傅所延之師，亦不暇擇其品學，但以束修輕減，供衍菲薄。師不選擇者，主人遂推心諉任。而爲師以主人相待如此，亦不願盡心訓誥，惟以其徒可以應試博主人歡，主人亦深信

不疑。其師亦敷衍卒歲。迨其屢試不售，年已及冠，其人功名無望，力田不能，即欲肩挑負販，而回念曾經出考，謬附斯文，竟爾抗顏自負，不屑暱就，則游民中之不能爲農，不能爲工，不能爲商，皆父兄畏充保正、甲長而強令讀書所致。且有窮年應試，僕僕道途，家漸中落，欲爲人師而學實迂腐，將欲變計而貧至終窶，向日不屑爲之保甲，今則百計圖謀而欣然爲之。甚矣，書不誤人，人不善讀，適以自誤。本府深念掛名讀書之父兄，辨之不早，教之不先，而徒令可讀可耕可工可商之子弟誤及終身，每於扁試時不能不撫冊而深爲悔惜也。今重蒞斯郡，一切有益於民及有害於民者，無不次第舉行。而此等始託虛名，終貽大累，尤於民之生計有關，合亟剴切勸諭。爲此，示仰郡屬士民人等知悉，維楚有材，守斯土者，深望桃李在門。但循循善誘，因材而教，其責在師。其父兄亦須延請良師，擇其子弟之賢秀者，勤爲訓課。否則耕種工商聽其各居一業，慎勿執輪充甲役之說，驅一家子弟空掛讀書之名，漫無教學之實，使可耕可工可商之子弟，終無專業，俾其自少而壯自壯而老，流離顛沛，則子弟之荒廢皆爲父兄者階之厲也。本府憫吾民之生計甚促，冀各屬之積習可返，因直抒所見，以謀道謀食兩事並重，爲爾士民切切言之。毋違，特示。

禁造還魂故紙

爲禁造還魂故紙，以嚴褻慢事：照得倉頡造成字類，省結繩記事之煩；蔡倫造作紙張，代削牘傳書之制。字爲體而紙爲用，是故陰隲文內諄諄然以敬惜字紙垂訓。茲訪得省城如上林寺防城堤織機巷靜樂

庵等處有種目不識丁之敗類，平時假以收字紙爲名，背篋提籃，向各舖家書塾沿門檢拾，及回到己屋，則無論殘篇斷簡，概置之盆盎中先以清水淘洗其墨迹，次以木杵搗爛其刑質，再用雙足左搏右攪，待墨汁全行汰淨，然後將粗糙者賣作紙筋，和入灰泥粉聖墻壁；其質細而體潔者，則堆放規槽做成楮版，名曰還魂紙。此等紙色除却楷穢墊鞋之外，不堪他用。似此褻慢，縱逃天譴，實干人怒，合行示禁。爲此，示仰府屬諸色人等知悉，嗣後務宜改過遷善，另謀生業。倘再將廢殘字紙仍前狼籍，縱能與洛陽同價，大獲重利，而一經訪拿到案，除追出賣獲錢文同造紙器具入官外，定將本犯嚴加究處。官法如爐，悔將何及？至保甲耳目較近，尤應隨時查察，倘敢得錢包庇，或徇情容隱事犯，並加究處，決無寬貸。凜遵無違，特示。

示禁游棍擾害會館

爲示禁事：照得外省人之有會館，猶本地人之有宗祠。祇因作客貿遷，遠離鄉井，每遇歲時伏臘，不無念切粉榆，爰公釀分飲，擇地建成廟宇，招僧住持，其內燒香供佛，名之曰會館。蓋藉茲館舍以爲會晤公所，即數典毋忘爾祖之義，乃所以敦桑梓聯情好也。凡屬會館內之屋宇，祇容該省人回貨僑寓，至領邦過客，本地居民謂其廟貌華好，偶爾憩息游觀則可，若恃強佔住則不可。乃有一班敗類，竟敢三五成群，強至會館賭錢聚飲，挨身借住，甚或將潔白之墻壁混用泥煤塗墜，否則撕其窗紙，毀其欄杆，種種強梁，深堪痛恨。除委員查拿外，合行示禁。爲此示仰該會館客總、住持僧等知悉，嗣後再有刁

徒、游棍恃橫滋擾者，許即扭住喊稟，或指名具報，以憑盡法嚴懲。但該客總、住持僧亦宜安分守法，固不得貪圖租值將外來無籍之人容留居住，而偶有士民游憩，既彼此兩無所擾，即應聽其觀鑒，亦不得因有此示，藉端斥阻，致啓紛爭。本府志切剪除強暴，惠愛善良，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嚴禁分家之積習以厚風俗

爲嚴杜分家之積習，以厚風俗事：照得聚則豐滿，分則渙散，凡事之理固然。而家道聚散之機爲尤甚。本府前守是邦，每見控爭田山、錢債等事起於昆季者不少。細爲察訪，則知殷實富戶及中人之產，並薄有田山者，一人若有數子，其長次諸子惟恐幼弟不速授室。迨至幼婦進門，父母快了向平之願，諸子遂百計經營，以人口衆多聳恿父母，始曰各提爐鍋，繼曰各撐門戶，由是父母狃於積習，且疑且懼，惟恐產不均平，必眼同親族將田塘屋宇品定數目，山林園圃區別隄墜，親族有挾私偏袒者，即高下其手，不顧利己損人。及至分家未久，弟兄以毫末傷和，妯娌以升斗起釁，甚至山內筍蕨之微，塘中魚蝦之細，亦復攘臂而爭。又或昆季中不能操作，負債賣產，兄若弟立意措勒，其人迫不得已轉售外姓，父母則稱謀買膳產，兄弟則稱未問親房，訐訟多端，俾各分之資財不轉瞬而同歸於盡。凡此弟不讓兄，父不友弟，子觸其父，其釁皆肇於分家。又聞分家之時，父母確有定見者，或爲酌留膳產，或爲議分租穀，其父母游移遷就者，惟聽其子專主，各按月日酌量授食，名曰輪供。倘如諸子同在一院，或住居不遠，則父母就食尚便。如子舍迢遙，父母必扶杖奔馳，歲無寧息。且虞逆子妬媳，鮮美自甘，冷菜殘

羹，勉爲供給，父母惟垂首喪氣，莫發一言。回憶早歲勤劬，寸積銖累，創此家業，曾不能及身自受，撫今追昔，計已左矣。其爲子爲媳者，非無人心，乃因宅爾宅，畝爾田，於昏定晨省之道，自問茫然，心能安乎？嘗見食力之家，數子傭工，每當歲時伏臘，烹一鷄豚，父兄子弟相聚怡然，視彼高門大廈，孰歡孰戚，相去奚啻天淵。本府於守岳郡時，有平江縣監生劉宏道與弟侄分家，獨占良田，復將弟侄已分之田霸踞不與，越控院司衙門批府核契訊斷。劉宏道復捏伊弟偷竊銀契，赴本府衙門呈控。經本府究出誣捏各情，立予重杖。其弟皆環庭號泣，爲兄替刑。可見友愛之情，人所同具。而貿然罔恤者，皆身家之慮太重，孝友之念汨忘甚矣。分家於親歿之後，已屬不友；若分家於親在之時，殊乖子道。今亟剴切勸諭，爲此，示仰郡屬士民人等知悉，須念高堂具慶，係人生難得之遭逢，正須及時侍奉。且田業係父母之田業，不能強令父母爲兒孫作馬牛。即或雙親永感，亦須秉公酌分，不可各存私見。一門內詬誶無聞，隙嫌永絕，則兄知友弟，弟必敬兄，將見姜家大被，田氏紫荆，前代懿行，於今復見。如以此示爲泛常勸諭。仍有前項逼勒分家及架誣控告等事，一經本府提究，惟有盡法懲創，決不寬貸。本府爲力挽惡習起見，切切言之。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嚴禁脚夫佔踞碼頭恃強壟斷

爲嚴禁脚夫佔踞碼頭，恃強壟斷事：照得省會人烟稠密，商賈如雲，凡嫁娶應酬，貿遷負販等類，均不得不藉力於脚夫、脚子。乃近來惡習，竟分段派定碼頭，設立紅油竹轎三四乘及六七乘不等，

每遇民間慶吊，歲時伏臘，偶值陰雨，若輩便肆其刁措，奇貨可居。不准半里數里之程任情多索，即門閭相望，近在同街，或明知女眷難以徒行，或料定士客勢須轎往，於是雖僅一上肩下肩之易，亦必多方勒措，遂其欲壑而後已，此轎夫之深為地方害者。又河干脚子，凡遇帆檣攏岸，貨物下船，即本家自有僱工亦卡住不容挑運，每次一肩擔荷者分作二三肩背負，譬如箱籠二隻原可勻作一擔，或見其體質稍大，便藉口體骯，只肯肩負一隻。再如小筐扁筍，裝成一擔，籬底剩其空處，盡可將盂盎零星等物均勻配搭，乃有顛斤播兩，故為刁蹬。一值年節風雨，其卡索更較居常為甚，此脚子之深為商民害者。嘉慶五年，本府署理斯郡，深悉以上所指各弊，曾經出示嚴禁，刁風稍斂。今復來權篆，恐日久生懈，故智復萌，除札飭善化縣典史隨時查察外，合行示諭。為此，示仰各碼頭市口轎夫脚子人等知悉，嗣後凡遇民間婚喪事故，以及貨物下船起岸並搬運磚瓦竹木穀米柴煤等類，在轎夫脚子只許公平取值，不得恃強苛索。倘若肩挑背負，各居民店客自有僱工可以借力，悉聽其便。各脚子尤不許阻撓卡踞。自示之後，如有違犯，定將該轎夫、脚子枷示河干市口示衆。本府法無稍貸，令在必行。各宜凜遵，毋貽後悔。特示。

嚴禁強賒勒借以靖商民

為嚴禁強賒勒借以靖商民事：照得親朋交接，緩急相通，既屬私情，應隨人便。本府兩蒞斯郡，於民俗之淳澆、人心之良慝，洪纖巨細，無不週知。茲屆臘殘年近之時，貧民衣食不無欠缺。或取賒於舖

戶，或告貸於親鄰，此間閭情事之常，原屬例所不禁。但訪得鄉城市鎮有等不安義命之徒，平時怠惰偷安，不務正業，及至年終歲暮，謀食計窮，非釀酒逞強，即擇肥行詐。其向親朋稱貸，雖亦執物爲質，持券爲憑，而慾壑難填，不飽不饜。其於舖戶則藉挾微貲，強取多貨，甚或空舒白手，開口硬賒，稍不遂意，惡念頓生。始而坐拚，繼而抵賴，由是造券誑騙者有之，誣賭挾制者有之。否則劃傷頭面，勿頸服毒，良善畏累，不得不傾囊倒篋以求免禍。種種惡習，深堪髮指。除委員嚴密查拿外，合行示諭。爲此，示仰城鄉市鎮諸色人等知悉，嗣後爾等賒取貨物，借貸銀錢，務須好語相商，有無多寡，應聽其便。倘或仍蹈前轍，膽敢恃強賒借，或被告發，或經訪拿，定即從重治罪，斷不稍爲寬貸。本府言出法隨，各宜凜遵。特示。

嚴禁教演拳棒以厚風俗

爲嚴禁教演拳棒以淳風俗而全民命事：照得游手好閑不務正業之流，自號教師，演弄拳棒教人，及投師學習者，均干例禁。茲本府訪聞長沙縣屬之尊陽、清泰兩都民人近有教習拳棒之風，細察其意，祇因該都地方荒僻，遠距省城，恐有竊盜潛踪，藉圖防範。不知守望相助，古有捍衛之方，好勇鬥狠，經垂不孝之訓。爾民幸際昇平，各安耕讀，本府仰體各憲除暴安良至意，嚴飭所屬捕巡緝拿賊盜，按旬摺報，有獲必懲，爾民諒亦共聞。即有宵小覬覦，隨時喊同族鄰出捕，盡可各衛身家，何必預習拳棒，轉干嚴例？況演習拳棒，流弊不可勝言。方其甫習，力不足者易患錯氣失血之症，及其既成，伎無可試，

或於佳節良辰之會，遊戲相持，或因鼠牙雀角之嫌，忿恨爭鬥。推原學習拳棒初心，強者以爲習此可以凌弱，弱者以爲習此可以禦強。孰知一試之餘，竟至斃人自斃。斃人則問罪抵命，自斃則枉死輕生，或僅肢體損傷，例得流徒未減。一身成廢，千里遠行，父母何依？妻子何靠？興言及此，慘目傷心。是未收捍衛之功，已蹈不孝之罪也。即幸而屢試竟獲苟全，人必有地棍之名，居必有互鄉之號。道路側目，官府訪拿，皆本於學習拳棒之誤。爾民亦何樂而爲此耶？除已往姑寬不究外，合亟剴切示禁。爲此，示仰該都民人並保甲知悉，嗣後爾民務須各安本業，毋得演弄拳棒教人，及投師學習。倘敢不遵，一經拿獲到案，定行照例枷杖。地保不行勸止，亦即照例杖革，均不寬貸。爾民宜體本府諄切告誡之意，革面洗心，切勿視爲紙上空談，以致噬臍莫及。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查拿匪類綏靖地方

爲查拿匪類綏靖地方事：照得醫士治瘡傷，必先撥其膿毒，田夫勤稼穡，時思芟厥草萊，矧舉我斯民底於龐俗，若不將匪類之爲地方害者剪鋤務淨，其何以樹標立的，用昭懲勸？本府曩權斯郡，久已稔知所屬素多匪類。今復蒙憲委再守星沙，密訪周諮。凡城鄉之所謂痞子、游神、泥腿、油炒飯、溜打鬼等類，其譚名綽號，雖俗諺稱呼種種不一，要皆習於游惰，一味成群結黨，遇事逞兇，以訛詐作生涯，恃強橫爲慣技者。踵其惡績，每遇歲時伏臘，藉端斂錢，釀分科派鄉愚。因是大開賭局，日在醉鄉，綉腿花拳，肆行罔忌，不惟勾引少年子弟狎暱雞姦，甚至意蕩心迷，雖良家婦女，亦往往被其炫惑，失身

喪身。偶於歇店內見有單身孤客，則又冒差充保，假以盤詰爲名，將其箱篋行囊遍加翻檢，以乘機索錢搶物。其於街巷善良之戶，市廛貿易之氓，或上門尋釁欺凌，或登鋪恃強賒借，騷擾漁肉，必飽填其慾壑而後已。此外更有一等甘爲下流不辭之輩，論其質地，原可勉作好人，祇因習俗所移，遂至效尤相尚，非短衣窄袖，即欹帽鞞鞋，先粧出閑漢結束，提雀籠鞦鷹架，終日在茶坊酒肆賭戲場內安身立脚；漸則學習拳棒，結拜弟兄，狼狽相依，竟以爲必若是之游手好閑，方足使人見而生畏。因此凡所謂痞子、游神、泥腿、油炒飯、溜打鬼等類，里巷交相仿效，久而日益增多。夫草蔓不除尚虞害稼，毒流未盡猶患切膚，況匪類之滋擾閭閻，較惡草、毒瘡爲更甚，豈不可亟加鋤治，俾知斂戢？本府訪查既確，執法難寬。除惡棍張光玉、黎大榮、劉大現在痛加懲處外，合行示禁。爲此，示仰府屬軍民人等知悉，本府愛民若赤，唯期衽席同登，疾惡如仇，務在賊蠹盡剪。自示之後，凡平日之習於游蕩，酗酒逞兇者，其各及早回頭，改過遷善，倘再愍不知畏，一經訪拿及被告發到案，究出從前劣跡，固必照兇惡棍徒生事擾良之例辦理，即實跡尚未彰著，而其結束行藏有類於匪棍者，亦必重加究處。本府嚴於執法，令在必行，非僅托空言作嚇人紙虎。禍福憑諸自取，慎勿輕身嘗試。至該管保甲尤應留心稽察，隨事稟報。倘敢得錢包庇，以及畏惡容隱，查出併行重處，決無寬貸。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嚴禁賭博

照得賭博害良深，四民受累最無窮。

一因無事圖消遣，一因藉賭弄錢文。
富者好賭身家破，貧者好賭貧愈貧。
妻妾因賭交相詬，親友因賭忿相爭。
典衣告貸人談論，何如不賭另謀生。
好賭之人人不齒，曠功失業誤前程。
甚至賭極鬻妻子，並有賭極起盜心。
如謂閑暇無事做，看書閑話亦怡神。
如謂苦極求糊口，食力營生亦養身。
試想世上贏錢者，到頭能有幾錢存。
可恨一班稱相手，富家子弟被欺凌。
甜言蜜語誘去賭，深院密室假相親。
小輸大贏施譎詐，藥骰活寶逞奇能。
並有輪盡無錢鈔，反臉剥衣不留情。
頭家分肥連相手，魚肉痴人實可矜。
一經犯法當堂跪，破面丟人又受刑。
王法森嚴人俱曉，玩者居多是何因。

半由父兄無家教，半由保甲做人情。
上下書差通氣者，本府現已訪察明。
誘賭等家知也否，及早回頭可保身。
游蕩之徒務習正，不可再誤入匪群。
本府既知此弊害，豈容若輩照前行。
爲此示仰闔屬內，紳士軍民各凜遵。
自示之後有違犯，照例治罪法不輕。
保甲得賄同狗彘，一併鎖拿重究懲。
賭具由來法更重，犯賭還追造賣人。
父兄約束師友勸，莫負諄諄告誡心。

緝拿賊盜

照得盜賊如豺狼，閭閻不謹便遭殃。
晝則撈摸於剪綰，夜深鑿壁又扒牆。
途間搶奪欺行旅，河下鑽艙害客商。
偷得耕牛賣私宰，日裝流丐走村莊。

都是窩家情可惡，藏留匪類代銷贓。
捕役得錢即賣放，止知豢縱飽私囊。
更有一班游手者，成群結黨上街坊。
遇事生風打油火，藉端索詐逞豪強。
強買強賒與局騙，一經口角就裝傷。
此輩胡行勝鼠竊，教人無處可提防。
年終更易生宵小，保正須當保一方。
本府下車勤政治，豈容若輩任猖狂。
除已密訪嚴拿外，合亟示諭遍城鄉。
捕役巡邏勤晒緝，協同保正要安詳。
窩家盜賊連贓獲，痞棍胡行拿到堂。
捕役如敢仍賣放，立斃杖下命云亡。
保正知情不首報，三尺具在恐難當。
自示之後有違犯，法無寬貸莫輕嘗。
惟願爾民歸正路，及早回頭學善良。

冬殘年近巡察

爲冬殘年近，巡察宜嚴事：照得歲聿云暮，正宵小潛滋之候。在城市逐處有柵欄關斷，賊匪尚難飛越；若河街船埠，則四通八達，散漫無稽。此全在徹夜巡邏，庶令穿窬之輩無所施其會倆。除城鄉河岸現經派委多員分段輪查外，合行示諭。爲此，示仰各該保正知悉，嗣後無分雨雪，務須週歷遍查。而僻巷小街，尤宜加意搜索，不拘遲早。倘經本府親身查至某段，無論城內城外，不見有該管保正在彼者，定即鎖拿枷責，以儆怠玩。本府言出法隨，慎毋輕犯。特示。

禁挖黃泥

爲傍塚近城處所嚴禁掘挖黃泥以保棺骸而培地脈事：照得埋骨掩骼，垂明文於月令之書；發塚傷棺，嚴罪犯於憲章之禁。凡窮民之力難卜地營葬者，定例既責成地方官擇高原隙地多設義塚，好爲掩葬；而每屆清明、中元等節，復有厲祭之典，矜亡恤死，恩至渥也。查黃泥一項，雖民間如墜壁、砌墻、修竈和煤等事，在所需用，但祇宜於河西一帶空曠地面挑取。若近省之郊原牧野，不獨來龍過脈，風水攸關，且隨處皆墳，豈容侵犯？乃南門外之白沙井、社壇嶺，劉陽門外之燈籠橋、鱖魚山，小烏門外之烏龜坡、練山坡等處，近有一班敗類祇圖自己之取携就便，不顧他人之墳墓遭殃，荷畚挑鋤，混行掘挖，竟至零骸碎骨，雜黃土以承肩；朽槨斷棺，暴青郊而慘目。查義塚及俗諺所稱亂葬岡，其死者非

異鄉孤客，即本籍窮人。函屍僅具薄材，覆面唯填抔土，一加鋤鏟，立見棺骸。他如藁葬裸埋者，則更易於暴露。此等墳冢既無碑碣，又無親屬，雖遭掘發，誰爲申雪？即有仁人義士目擊心酸，亦不過咨嗟淒惋已耳。不識若輩於畚鍤並陳之下，亦念及夜臺怨鬼啾啾飲泣否？又念及本身死後，天理循環，必遭暴骨陷棺之慘報否？除密飭員役改裝易服查拿外，合行示禁。爲此，示仰挑賣黃泥人等知悉，嗣後祇許在河西隙地挖泥，用渡船裝運過河售賣，不得在於附近省城之白沙井、社壇嶺、燈籠橋、鱘魚山、烏龜坡、練山坡等處仍前混挖，倘祇顧蠅頭小利，妄施狼子野心，敢將地脈傷殘，墳塋侵犯，以致大坑深塢，害及幽泉者，無論工僕子弟，除將本犯按照發掘他人墳塚開棺見屍分別治罪外，其東主父兄一併嚴加懲處。而瞻狗之保甲於容隱之地鄰，責有攸歸，均無輕貸。本府爲推恩枯骨，加惠荒塋，並培護省城地脈起見，言無空發，罪在必誅。其各凜遵，毋貽後悔。特示。

敦正倫紀

凡有血氣者，有血氣者，是生於世上有氣有血的生靈。

無不有父母。

飛鳥如烏鴉，

尚皆知返哺。返哺，小鳥鴉長大，銜食喂老烏鴉，這就叫返哺。

走獸如羔羊，羔羊是才生的小羊。

尚皆知跪乳。跪乳是跪着吃乳。

人爲萬物靈，比天生各物靈性不同，所以叫做人。

反於父母忤。忤是忤逆。

兄弟一體生，同父母、同父不同母都叫做一體生。

急難須相輔。相輔是大家幫扶。

試看同哺鷄，同哺鷄是一窩生出來的多少小鷄。

有食呼共茹。茹是吃食。

試看同胎犬，

有警齊禦侮。齊禦侮，是衆犬同聲相應而來。

人豈無天性，父母疼兒子，兒子孝順父母，兄弟親愛，這就是天性。

兄弟反齟齬。齟齬是話不投機，你爭我論的意思。

忍心殺死兄，不拘怎么，將哥哥致死，總叫殺兄。

犯罪到官府。

此爲服制案，弟殺兄叫做服制案，還有侄殺伯叔，同是一樣服制案。

那怨爾愚魯。愚魯者是蠢人也。言爾愚蠢，亦不能饒了。

捆綁死法場，

妻兒怎么處？想到死後妻兒流離失所，豈不寒心？

更有逆倫犯，打罵爹娘，即是逆倫。

碎剮無完膚。無完膚是漢身皮肉無一完全也。

國法與天誅，國法斬剛之條，天誅橫死慘死之類。

看看逃過否？逃過否，是逃過了沒有。

近審此等案，此等案，是弟殺兄的這些案件。

憐他身無主。身無主者，是犯法身無主了。

若輩愚蠢人，若輩者，你們這種人也。

愧無以化妝。汝者，你也。無以化妝，不能感化你們，本府所以羞愧耳。

願爾學孝悌，孝者，孝順父母，悌者，恭敬兄長。

於爾子弟睹。睹者，見也。自己孝悌好令兒子兄弟看樣子。

要想手足和，手足者，弟兄也。

莫聽枕邊阻。阻者攔阻也，是不要聽信妻言，薄待伯叔兄弟及侄兒們的意思。

欲得天倫樂，祖孫父子，伯叔兄弟妻女侄輩都是天倫樂，快活也。

先吃忍耐苦。凡事忍耐，無過不去之事。

用再諄諄勸，諄諄勸，是不嫌煩；再諄諄勸，是前已勸諭過來。

惟望民心古。古就是風俗淳厚，不犯刑法，不生事故。

革除積弊加惠嬰兒

爲革除積弊加惠嬰兒事：照得康誥垂保赤之文，月令重存孤之典，誠以嘵嘵弱息，非乳不活，叭母是恃。乃民間澆習，不但夢虺產女，心存厭憎；一離胞胎，即行棄溺。甚且屢索得男，亦以艱於鞠育爲慮。而誕置平林隘巷，略無顧復。雍正二年，各憲欽遵世宗憲皇帝諭旨，倡捐清俸於省城，設立育嬰堂收養遺棄嬰孩。厥後士女之好善樂施者，亦相率解囊捐產，共襄經費。本府查堂內原議規條，杜弊防奸，層層周到，此誠體天地好生之德以積德，推聖賢濟物之心以爲心，各首事果能實力奉公，何患不舉嬰獲壽？乃自劣監陳思溫敗壞堂規，後遂將善地變成利藪。即就乳婦而論，民間僱乳婦除日食葷腥及四時賞贈外，其工價每月至少可得銀壹兩。若堂價僅止給銀三錢，可見應斯役者，決非年壯乳多之婦。此即一婦哺一嬰，尚虞乳少，不敷嬰食。若再圖得兼人工價，哺及兩嬰三嬰，勢必口乾腹餓，啼腸欲斷。該乳婦果能以糕漿米汁相啖，猶或可以充饑代乳，乃又將石膏研成細末，調入糕米漿汁內強之令食。似此摧殘，如何不病？病而冒開藥料費並不好爲醫治，又如何不殤？推原其故，悉由本婦貪得工價，首事圖分月米，以致視嬰命如草菅，互爲蠶蠹耳。再如每一嬰兒入堂，例給單夾棉衣裙片各一副，遇有殤殤，即裹以埋瘞。姑無論死嬰未忍令其赤身入土，且污穢不祥之物亦宜忌諱。乃祇圖冒銷工物價值，陳陳相因，歷久遞用，並有一日連殤數嬰而留曠不截，竟將開除實在兩項，任情捏混。他如蓆扇、被帳之

類更無一不侵吞乾沒。殊不知育嬰必須求乳，乳既不足，嬰將奚育？此弊之在堂內者，已擢髮難數。更訪聞有等匪類來自瀏陽、平江等處，其人肩挑皮篋，進堂每於夜靜更深，暗將嬰兒或三四人或五六人，裝入篋內，販至鄉間，轉賣於無嗣息之家作子女養媳，甚或爲奴爲婢。在嬰兒從此得衣得食，免於凍餒殤亡，雖亦幸事，然非設立育嬰堂本意。是皆首事於堂書等祇圖私橐充肥，不顧良心喪壞之故。至若少年乳婦，久而於首事堂書等嬉嘲狎昵，陪酒追歡，其流弊尤難枚舉。除本府不時親至堂所看視，並選派幹員密訪查明外，合行示禁。爲此，示仰首事、堂書、乳婦等知悉，嗣後務各遵照原議條規，勉襄厥事。在該首事、堂書於嬰兒之送進領出，以及隻放銀米衣藥切宜實用實銷，不得絲毫假冒。而每一乳婦領一嬰兒，於其饑寒病苦一切，尤必移乾避濕，時刻在意。倘能視他人子女有如自己兒孫，具此婆心，必邀天佑。若祇顧目前微利，彼此忍心害理，雖藐孤赤子，口不能言，要知舉頭三尺有神明，果報豈差毫髮？不信試看當日陳思溫之室廬家業今在何處？前車可鑒，能不瞻寒？即云果報渺茫，未必如響斯應，而如爐官法固自森嚴。本府心殷字弱存孤，志切鋤奸除弊，首事中如譚名蛆婆子、青頭蠅二人者，其平日營私牟利已久，爲本府訪聞，今之所以不即直指其真姓實名，置諸重典，一則事屬既往，贖款尚無確據；再則予以自新之路，徐觀後效。故且先行喝破，以奪其魄；自示之後，倘敢怙終不改，踵仍前弊，一經犯案，定即置之死地，以於泉下嬰孩泄伸怨忿，榮辱唯憑自取。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剴切曉諭

爲剴切曉諭事：照得陰陽匹偶，風化宜崇；名分昭垂，倫常難紊。兄亡收嫂，弟亡收弟婦，男女有犯，罪各擬絞，例禁何等森嚴。查乾隆四十九年，奉天省高九聽從伊父高志禮之命，收弟婦楊氏爲妻，題奉刑部，議照嫁娶違律條內事由主婚坐主婚，高志禮以爲首之罪，將高九、楊氏各依男女爲從減等擬流。欽奉諭旨，改擬絞候。蓋以人生首重倫理，父母即有亂命，而罹鴻聚塵，行同禽獸。爲子弟者，乘葬具在，亦奚忍瀆倫傷化，甘心聽從？屢經本府出示訓誡，應必各知觀感。但恐鄉曲無識，或尚有誤蹈高九、楊氏之覆轍，身罹法網而不知者。此等愚氓，罪誠應得，情實堪矜，合再示禁。爲此，示仰府屬軍民人等知悉，兄弟親同手足，夫妻義重綱常，名分之間，難容紊越。凡男女私自配合，及先有姦情，後成婚禮者，固罪犯應死；即事由父母作主，而男女聽從，亦擬縲首。高九、楊氏之案，即前車可鑒。慎毋輕犯，身蹈危機。特示。

嚴禁私宰耕牛

爲嚴禁私宰，清盜源而重牛命事：照得三時不懈，欲藉農功以養民生；萬寶告成，必資牛力以成熟歲。是足食爲養民之本計，而畜牛尤務農之本計。凡力田小民，購買耕牛二三頭，其所費資本，非從口腹省出，即從借貸得來。饑渴則喂之以水草，疾病則療之以醫藥。夏日恐其熱，則放樹陰以休息之；冬

則慮其寒，則置煖處以保護之。農家視牛如性命，彼多方愛恤，且不暇寧，忍投諸鼎鑊，加以刀砧？可見城鄉村鎮之宰牛貨賣者，率皆盜賊贓耳。彼牛不能言，其牝牡犢特，唯以蹄尾頭角爲記認。若無宰戶作盜賊銷贓去路，凡遇民間失竊，尚可尋踪覓跡，得回原贓。贓易破則賊易獲，而失牛者亦少。即謂牛之骨角、皮毛皆有利於民用，未可一日短少。要知老病難勝力作，及自行倒斃者，照例報官開剝，亦足以資製造器物。夫罽鐘大事，齊君見其斃鯨，尚心存憫惻而易之以羊；獨不解操刀爲業者，何竟名稱屠戶，私設湯鍋，左擊右排，視游刃恢恢如等閑事，而忍心下手，如藉詞宰賣者爲老病之牛。試即就一州一縣之城鄉四境而約計，大概一日何止宰十牛，豈終年所宰之三千六百頭悉皆老病自斃耶？總由宰戶視盜賊易於挾制，希圖賤買貴賣，並可於買時賒欠，賣後騙還。盜賊雖明知其然，但利於窩隱，遂亦甘心落套。若再有守門兵丁、查街差役以及當坊保甲於宰戶通同一氣，於是帶血連筋之牛肉，遂充衢塞市，竟於豬羊肉一般貨賣，毫無顧忌。是宰戶實盜賊銷贓之藪，合行示禁。爲此，示仰府屬諸色人等知悉，自今以後，務宜放下屠刀，另圖生業。敢再仍前宰牛貨賣，除皮肉變價充公外，必嚴究牛隻來歷，分別私宰、盜宰，按例治罪。其看守城門之兵丁、巡查街道之差役，及該管保甲等，尤應留心稽察，見有宰牛之戶，立即指名具稟，以憑拿究。倘敢徇情不舉，以及受賄隱瞞，官法如爐，定行從重懲處，決不稍爲寬貸。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明定沿河巡察章程以嚴緝捕而靖賊盜

爲明定沿河巡察章程，以嚴緝捕，而靖賊盜事：照得賊盜駕船竊劫，擾害商舖客船，一經事主喊捕，仗其船隻輕快，河港熟悉，捕者方興望洋之嘆，逃者已慶越境之免，實堪痛恨。本府自去冬復署首郡後，即飭各屬捕巡，查拿水路賊盜，按旬摺報。而失事之案，仍難盡絕。此固由於緝捕之未嚴，亦辦理之未盡善也。查賊盜藉消贓以獲利，捕役必認贓以破案。贓之真僞，最須體察。官捕人等，果能臨時追捕賊盜，固屬認真，但犯多防少，詎盡適逢其會？責在沿河捕保平時細心體察，杜其消贓之路，藉爲破案之方。而商民得以即安，賊盜得以斂迹。蓋船舶碼頭，船中同伴若何，行李若何，登岸作何事業，買何食物，一望而知何等之人，無難分辨。即偶有落魄客人典賣衣物，折本船戶變富器具，神情物件，在在可稽。若非長路之船，又多烏合之衆，衣履不倫，食物不類，或蓋篷而長臥，或招匪而閑談，既非本埠之船，何必連宵灣泊？似係搭船之輩，竟至主客不分。似此形迹可疑，即非賊盜，亦必另有原委。爾捕保有稽查之責，自應隨時在埠盤詰，一得切實贓據，扭送所在有司究辦，將見一埠認真，賊盜必聞風而返權。各縣互察，賊盜又何利而托足耶？除檄飭各屬並捕巡各員實力督緝外，合亟出示曉諭。爲此，示仰沿河捕保居民人等知悉，嗣後船隻到岸，爾等務須隨時巡查，實力訪詢。如果來歷不明，贓物可據，立即扭解訊究。倘因本府出有此示，串同地棍就事生風，藉端詭詐，並或盤獲後得賄故縱，本府現擬差遣親信之人前往各口岸密訪，一有所聞，或據告發，定行查拿究懲，各治以應得之罪，斷不寬

貸。其地民人等如遇外來之人持物賤售，亦即投交地保盤詰，慎勿以別縣竊贓，不妨故買，自干嚴譴。如此稽查認真，則賊盜無消贓之地，不難立即破案，庶幾商旅進行，閭閻安堵，本府之所厚望也。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嚴禁假公斂費

爲嚴禁假公斂費，匿帖泄忿，以端士習，以正人心事：照得賊匪肆竊，爲害閭閻，固屬人人共憤不能解。然賊有難貸之罪，人有同怒之情。究須被竊事主訪獲贓真賊實，方准指控。茲有巴陵縣好事生員逐戶斂費，自謂送賊，藉端訛詐，指爲窩窩。嗣因所欲未遂，遂續指姚英等爲窩賊，越控臬轅，而姚英被控忿恨，遂捏造匿名白帖，私自傳播，希圖泄忿。經本府提集質審，各供前情不諱。當即發縣會審，分別究辦。因姚英於未經會審之先身故，是以從輕分別懲創，聊爲示儆完案。查他人被竊，於我無涉，原不應妄自干預。若遵守卧碑之生員，理應扃戶讀書，更不宜挺身置喙。乃始則假公道之名索錢包告，繼則懷阻措之隙挾嫌誣窩，甚至強牽牛隻，任意逼勒，竟致聊名越控，羅織之術無處不到，似有不能與人並立之勢。在該生等自謂假攻賊爲名，藏身較穩，不知水落石出，情弊顯然。士爲四民之首，如此混列衣冠，甘爲鬼蜮，無怪士習靡頹，而訟案紛紜，幾致莫可辨也。本計平情執法，曲意勸人，固不樂紳耆受棍匪之傷殘，復不忍庸愚受強橫之欺侮，既隨時而曉以彰明誣控定干加等之條，尤隨事而示以匿名白帖必犯不赦之罪，蓋於民風士習、世道人心大有損益，確有報施。祇就目前而論，顧天奉、姚英等事

即損益報施之明證也。故於平心斷讞以後，仍不憚煩勞，用再剴切曉諭。爲此，示仰闔郡士民人等知悉，嗣後身列庠序，總須砥行礪節，勉圖上進，不准干預外事。其地方有人被竊，止准被竊之人投保出報，不得聽人唆使給錢代告，亦不得藉報爲由，在於該地逐戶斂錢，致啓訛詐之漸。緣一家失竊衆姓給錢，一經滋訟，反將衆姓拖累。是出錢之衆姓，較失竊之家更甚。耕鑿農民及安分之家須知各嚴守望，不可聽人愚弄浪費銀錢。至刁徒捏造匿名帖紙，不獨其事其說有干嚴誼，即其人其心亦輕薄奸邪。縱法網倖逃，天理亦斷難饒恕。岳郡城鄉近日此風甚熾，既已洞悉此等惡習，勢不能不設法密訪查拿。犯則必懲，更須早自猛省，斷不可將身試法，以致噬臍莫及。凜之慎之，毋違。特示。

風行錄續集跋

風行錄者，吾師涇陽張公治郡之教令也。教令曷爲以「風行」名？風之行於地也，一息而千里；令之行於下也，一倡而四應，其感同也。名之者誰？岳陽之都人士也。教令之文，公自撰之，而自存之。都人士取而名之者，曷以故爲？夫食公之德，沐公之化，求所以頌公祝公者不可得，因請公之教令彙爲卷帙而刻之，而名之思以永其守而廣其傳也。公居官三十年，清而不失之刻，嚴而不流於猛；不以苛察爲智，不以喜事爲功。治湘南數劇郡，皆炳然有實政可書。區區風行錄，一文告之末耳，烏足以測公之厝注乎哉？雖然，士璜因之有感矣：以言乎風，有惠風焉，有烈風焉。風不同而其行为也，萬物或因此榮，或因以悴，受之者亦即有不同。今之守牧孰不有教令，顧其平日初無愛民之隱，養民之惠，一旦欲驅民之善，不過假手於二三幕僚，本其刀筆，勒爲條教、號令。若曰：「汝其惟命是聽，否則有常刑。」是所謂烈風之行也，民未有不駭且蹙者。由斯以觀，公非有實心實政，饜飫斯民之願欲，安能使通都父老子弟，於其教令之頒，深信樂從，且惟恐其守之不永而傳之不廣若此哉！抑又聞之：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非萬不容已，於言則不如其無言。今公之諄諄然於百姓相勸勉者，不言勢而言理，不言法而言情，言凡有司之所不言，言衆小民之所欲言，唯萬不容已於言而後言之，言之不足，且長言之。讀者試即其言而味其旨，以之爲治譜可也，以之爲家訓可也，即以之爲公之紀傳亦無不可也。「風行」之義

殆猶未足以盡之耶？士璜游公之門甚久，故知公之心迹爲最深。今年秋謁公於岳陽之郡署，值是書告成，慨然想見公之德意流通，而亦深歡此邦之士庶之能尊其長上，而相於喁喁向化也。因綴數語於後。

嘉慶癸亥八月朔日，受業王士璜謹跋。原名鳴玉。

菊溪中丞前此秉臬楚南，予與治堂皆蒙恩睽期許。未幾，予量移監司，治堂頭銜不改。然其治行卓越，予所心傾。他日受主知登顯秩，寧可量耶？聞郡治紳士無思不服，彙其條告判牘，梓而行之，中丞遠道傳觀，於千有餘里外書賜弁言，以風勵凡爲郡守、牧令者。予亟向治堂取而讀之，見夫慰勉之深，訓詞之切，洋溢行間，予於治堂儼如面奉提撕，不獨治堂居官行政從此永垂不朽，而予亦藉是以自勉焉。

嘉慶甲子四月既望，屬吏巴哈布謹跋。